

A watercolor painting of a landscape. The background features rolling green mountains. In the middle ground, a valley contains a small village with several buildings and a winding path. The foreground shows a field with brushstrokes in shades of green and yellow, suggesting grass or crops. The overall style is soft and painterly.

最是明媚的地方

黄叶时 著



作者介绍

黄叶时

原名：黄碧燕

出生于马来西亚砂拉越州

石隆门县新尧湾镇

已出版书籍

散文集“有情天地有情人” 1988

小说集“露从今夜白” 1992

最是明媚的地方



黄叶时 著



犀鸟丛书之六十一

最是明媚的地方

作者：黄叶时

出版：砂劳越华文作家协会

PERSATUAN PENULIS ALIRAN TIONGHUA SARAWAK

封面绘画：黄晋亮

插图摄影：W.Y.Chong

封面设计：鍾莲花

版次：2014年五月第一次印

定价：RM15（马币十五令吉）

联络：527 Taman Hui Sing 5/3,
93350 Kuching, Sarawak.
H/P:012-6965150

承印：砂隆印务有限公司

SADONG PRESS SDN. BHD.

Lot 2259, Jalan Datuk Abang Abdul Rahim,
93450 Kuching, Sarawak, Malaysia.

Tel: 082-482329, 332570 Fax: 082-332930

Email: sadongpress@gmail.com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自序

有一句话这么说：“不能停止下来的人生就是生活，不能停止下来的生活就是人生。”而且，劳动人们的手，都能在每一霎那之间创造出一份惊喜和成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使日子趋向于幸福、完美！罗曼罗兰说：“人生最大的要义是尽自己的本份！”

我出生在一个人情浓厚、观念极传统的小乡镇里。又在偏远、幽静的村野中成长，接着在喧嚣的都会中生活。因为自己生活环境处在社会的基层，所以，在我的周围生活的朋友们，也大多数是以血汗换饭吃的农民和工人。

家乡是片金矿地，黄金矿源的沙道从我老家屋檐下的花盆底下穿过，可是，因为沙土内的含金量不高，不足以开采。可是，在不远处却是风光灿烂的金矿场。似乎，大地在和我们家开玩笑！

“最是明媚的地方”这是一篇中篇小说，是描写石隆门金矿工人生活里的哀愁，我们家也在其中生活，写他们的故事等于写我自己的经历。

“悠悠河水”中的打铁匠和他的儿子的故事。那是在新尧湾乡镇的河岸边的一户打铁人家。那时候，我还是个七、八岁小孩，一个小孩对于一块黑黝黝的毛铁怎么可以在被火烧红之后，再用铁锤一回一回的锤打，打成一柄柄锋利的菜刀或镰刀呢？我时常十分惊奇地站在那座拉起来呼呼作响的风箱旁边，仔细地看那段打铁的过程。至今，我还是十分敬佩那对打铁的父子，虽然他们都已经离开人世。尤其，我记得这对父子从来不曾交谈，却能把工作做好。

“不是云烟”说的是我外婆的故事。当年，乱世时代，多少人家颠沛流离。外婆的祖家亲人在戏台上唱一出又一出的戏曲。外婆自己却在戏台下，孤零零地演她一生没有剧本的，默默地唱完一出九十六年岁月的苦情戏。



目录

自序

不是云烟	1
又听唢呐声	19
悠悠河水	37
河湾旧事	51
最是明媚的地方	69
水边	137
后语	145

不是云烟

(一)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若和这里没有任何关联的人，绝不会来想像，这里竟然还存在着一一条简陋的，没有路肩、没有花卉的街巷。这个小埠头的老店屋的檐瓦、窗口的雕花门板，半闭的门扉，那不髹漆的木板墙壁。乡镇被四周的莽莽森林环绕，山麓凝聚重重的氛围，居住在当中的人们在坡上辛勤垦殖，乡民日常也靠河流的水路来与外面的世界交通，这一切，隐含着代代传承下来的朴素的生活信念。

被时光一寸一寸的腐蚀，乡镇的容颜已显得黯淡，但还是坚决、费力的整装起来。但是，这个曾经风华的小乡镇，它似乎已沉默寡言，可还是在每一天，忠诚地陪着每一个居民，一睁开眼，快乐的看太阳从东边升起，然后，又傍着西边，彩霞托着一抹夕照，慢慢地消逝。面对如此的日月替换，物种生生不息，尤其在五十多年前，这个地方也曾经有一个繁华到极点的日子。这样的精彩，似呼成了这天地中的另一番逸致闲情了！

距离街巷的后侧，大约有三十米远的砂拉越河。河岸上，一座以木块搭建的小渡头，那木桩直伸延到水中，当在潮起潮退的时间内，船沿可以靠住渡头的木板，方便上上下下的搭客。小货船也由从古晋运上来的布匹、盐、白糖、中药材和罐装猪油，运出去的是土产，橡胶和胡椒。那个以木船交通的年代。

如今，已改建了的洋灰小渡头，搭船人都是对岸居民，华人、马来人和达雅人，他们过河来，搭公共汽车往石隆门政府部门办事，顺便些买农

作物用的肥料或者看病，小孩过河来上华校，即使在雨季，河水奔流、湍急，日子还是一样过。现在，午后的阳光亮晃晃地曝晒着。渡头下的水波上，停靠着一艘小舢板，小舢板，空搁着，自个儿守着迢迢长流。它的主人也许躲在树荫下打盹去了，或者上街坊找朋友闲聊。木桨舒坦地横摆在踏板上，在等其主人和要过渡的人下来，默然堆成一圈的缆绳，正和这里的风景融合着。

现在是开始涨潮的时间，一片滔滔大水，一波推着一波赶着涌上来。形成一层层的波鳞，一层一层的堆叠的水面，犹如万片千片的碎琉璃，被一忽儿的撒在河流上，立刻银光泛起，在阳光下闪闪烁烁，看了这富丽的风景，人也在当中迷醉了，岸边低洼的河滩附着沼泽湿地，都是原有的树林风貌，缠绕的藤萝、矮灌木。当中生长了一丛丛的，墨绿色的硕莪树丛。它恶霸似的漫生而茂盛，形成一座阴幽幽的小森林，横霸住河滩岸。若有风吹来，把它那又长又尖的叶子，刷溜溜的白底，呼啦呼啦的被覆盖过来，一忽儿，又呼啦呼啦地都翻转回去。硕莪的粉浆可以养活人，渣滓养牲畜。那些最靠近水边的，一堆紧连着一堆，在互相推挤的，也是属棕榈科的拿东树，拿东树没有枝桠，坚韧的叶子长而平扁，布带子一样地垂挂在梢头，住在附近的女人把那些坚韧的长叶子刈下，一片片剖析成麻布，再把它晾在烈日下，干燥后，用来编制成背篓和簸箕。另一种爱生长在水边的植物，就是随风摇曳的芦苇了。生长在湿地的芦苇丛，这里的，也和别处的同一个模样。那柔弱秀气的梢头顶上，晾起一支支白芦花，犹如撑开的小伞，迎着风，在摇摇漾漾。那一群群爱吃芦苇米的，喳喳叫的小雀鸟，它们从从容容的，鸣叫了几声，看见天边卷起的云重风急，它们即刻躲开去了！

在这河岸上头，吊脚楼是马来棚屋，一间两间三间的，聚集成一个村落。敞开的窗门口上，飘曳着印花布帘。木栏杆下，像铅笔干一样挺直的槟榔树干上，悬挂着一把把的、椭圆形的小果子。那搭配槟榔果子来吃的佬叶藤，沿着木柱子爬。这佬叶藤的长相类似胡椒，它却不结果子。现在，年轻一代都已不啃槟榔了，时代可以冲淡旧传统和老习惯，这种更改，是时代在变。现在，村庄里，槟榔只是种来作药物用，或者，留下它为一点风景，好给小孩说往事。在医药匮乏的小乡镇里，当小娃儿睡眠不稳，夜啼，就摘它了一把，混着七色花朵泡的温水冲凉；花朵的枝干又必

须长有尖刺的。孩泡了花澡，当夜就乖了。本地人说它有神力，一般人都这么相信。其实，那也不是什么斜门事。是因为一些植物都含有镇定药液，药液通过皮肤上的毛细孔，给不安宁的情绪起安抚的作用罢了。

犹记得，当年，有一个老年马来女人，每天早上都由她的儿子，划了她自家的小舢板，过了河，上埠头来。她提了个的篮子，沿家挨户的，卖她自家里作的糕点。现在，这个马来妈妈也老了？那时候，我和大哥都爱缠着母亲，要买那一角钱三片，用柴火烧得半边焦香的竹筒椰浆糯米饭。

现在，农历七月的立秋日已经过去半个月了，太阳朝南方回归来了。依照气候的运转，也是热带的雨季又临到。运处，一重名叫新尔山的山麓，山麓被一层黛色的烟雾笼罩着，看上去一重迷蒙的，当天空里的云霾越堆越重的时候，一瞬间，山麓不见了。风越括越紧，天色哗然一变，而且变换得很快。看样子，急急的雨水堵在天上，那鼓胀的像要破裂的气球。在雨水还未落下来之前，我赶回到店铺前。这两月并列划过去的店铺，店铺中有美发的、卖音像的、修理脚踏车和摩托车的、卖燕窝还兼买卖土产的，买猪肉的，卖面食的咖啡店。这间猪肉店的木板墙，斑斑剥剥的，上头却挂着一张如真人一般大小、穿着三点游泳衣的美女，仰起下巴喝汽水的广告牌。新潮人像画贴在古旧、朴实的店屋墙壁上，显得分外突兀。

而在这条老街巷中来往的行人三三两两。站在五角基上，只用眼睛一瞄，就可以把行人的相貌逐个看过了。背着背篓的通常是达雅人，提着竹篮的是华人。他们同样是手粗脚大，腰板健壮。男人衬衫的钮扣脱落了，漏了扣钮也不要紧。女人头发不敷发油，脸不抹胭脂水粉，她们穿的粗布衣裳、黑裤子，在大卖场内的廉价摊位上买到。村民上埠头来，目的只是来买油盐糖和一些杂粮。东西买好了，他们都匆匆赶路回家去。那长期被压在生活担子下的农家人，对长住在城市里的我来说，对那一份亲切的、劳苦的感触还是保留着。

在右边一间店铺前，从那一块，横在门楣上的招牌来看，可以了解时间的流水在上面洗刷过，墨水已褪掉七七八八，字迹已模糊了。却仍然可以认出它的名号。我向店东买了两块钱，用盐巴来腌制的刺梨果。外层翠绿色的刺梨果，被盛放在一个透明的塑胶缸子内。因着记忆里的味道，那载浮载浮的，浸在盐水中的刺梨果，更使人垂涎。

这刺梨果树十分贱生，把它种到那里它就长到那里。开花结果又没有季节性，而且，那累累的果实，稚嫩的、成熟的，都可以摘下来吃。乡里人的园地里，或在住屋的后边，总少不了种上一棵，给小孩当零食最实际。

我在这家店铺前，脑子重复地想了又想，尤其，这个店东是个三十多岁的中年人，身材矮胖，身穿一件蓝色条纹衬衫褐色长裤。剪得很短的头发，塌鼻梁、小眼睛。从他的轮廓看起来，我肯定他的家人是谁了，于是，还是小心的，问了一句：

“这女店主人呢？是不是名叫林霁红，她在店里吗？可以让我看到她吗？”

“——。”

中年人紧蹙着眉毛，收紧嘴唇，再横瞄了我一眼，不回答，他还转过身，直往柜台后边走去。看来，他防陌生人如防贼人似的。我依然记得，昔日这乡镇的风气不是这样冷漠的！他真不知道林霁红是谁吗？但为什么不能答话呢？或者有什么悲情不成？我不免胡疑起来，再往深一层想了想，也不好再打听下去，免得触犯了人家什么的。于是，提着用小纸袋裹住的刺梨果，我走开了。

随着一阵风刮来，雨随着飘落了下来，和其他行人一样，我急步到咖啡店去。叫了一杯黑咖啡，坐着，看檐头上的雨水唏嘘沥沥地，一滴一滴落到街路上的沟渠里。咖啡端上来，放在桌上，这个端咖啡过来的男人，五十多岁了，穿着鱼网背心，虽然脸上添加了许多横直交叉的纹路，也还能认得他是小学时候，那念高年级的阿发。当年，在灶头前泡咖啡的是阿发的父亲，今天，可轮到阿发手上了，这间店是他祖传的，生意不匆不忙。我仔细欣赏他收了纸币的动作，把找还给顾客的散钱放在杯耳边，这是个理所当然的动作。看着那在杯口上，再起的一缕袅袅轻烟，又在此时此地，这风声雨滴中，不免因为感伤而沉抑起来了。

这当儿，那个中年人走来，和阿发老板站在店门前，用客家话交谈，他们把声腔提得很高，顿挫激昂。一会，一个老年人也走来加入谈话，老人的身材枯瘦、面容愁苦。那横过额头的皱纹，犹如被抽扭成一团的黑绳索。他的脊背上，仿佛被一大担的铅块压着，是生活的铅块罢。他们在给现今的胡椒粒，一公斤能买多少钱的经济问题作出最基本的评论。

一个男士以他的智慧，平白的口气。说：

“价钱不能固定，现在，越南的政局已经完全改变，他们也出口胡椒粒了。”

“他们的胡椒不及我们的胡椒香。”

“当然，因为我们这儿的地质好。”

“可是，我们这里呀，现在再来开始栽秧种植，六至七年的时间后，待到胡椒成熟时，恐怕价格又跌落到低点了。”

那老年人一腔的抱怨，心态几乎是悲观的。唠叨一阵后，又打住了。他翘起干瘪的下巴，眼眸无助又迷茫地，望着雨水在滴落的屋檐头。一会儿，他的嘴唇又在撇动，大概在骂那些可恶的，什么时事、局势之类。

听他们说来，在附近的村庄里，还有在种植胡椒的农户。二十多年来，胡椒价格颓落，许多农家都放弃这没有指望的营生，任园地荒芜。这时节，情况有所更改了？可是，他们又拿不准以后又会怎么样。讨论一阵子后，当然也说不出一个确定的数目。于是，他们把话题一换，说些别的了。

我静坐一角，紧望着他们，那也是我能说能听能懂的语言，却不能参与。从他们的动作和对话的内容来了解，这乡里的情谊还是浓郁的。可是，却都与自己毫不相干了。这时候，若有旧时相识人，即使额头刻上了深深笔划，坐下来谈一谈坊间的人物，说说老去的故事。可是，十六岁那年离开后，生活观念和信仰已有所改换了，共同的语言只存在过去的日子中，我觉察到，在岁月的推移中，受时光陶冶之后，还能留在乡镇上生活下来的老居民，他们的情感是无比镇定的。

(二)

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虽然，都说不管在那一个年代，岁月永远如江河水迢迢流逝，不能截断，也不停留。“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这话是谁说的呢？对了，记起了，是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这个住在大观园内的贾宝玉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根翎羽比一件绒衣更美丽迷人吗？也罢。一个人明白了，恍然大悟之后，当让自己走过来，你再也算不了什么了，那又是另一种玲珑剔透的心境。

或在旭日明媚里、或在苍茫的夕照中，若一个人独自行在路上，虽然孤零而寂寞。还好，在天与地当中，一片辽阔，或者乃是烟波渺渺；出现在身边的矜贵事物还是有的，不多，所以矜贵了！

街路上，我把轿车缓缓驶过浮动的雨帘里，铺地的水花，一声声哗然地，从车窗上飞散去！所以，现在，坐在咖啡店里，旁边有着我曾经熟悉，但又已陌生的老乡，这是矛盾的事，感伤起来就不必多说了。望着一幕幕泻落的雨水。我把苦咖啡含在口中，把过往的日子，一件件，仔细地回忆起来，回忆像一根棒子，槌响一揽子可以过去的时光。一年、或十年，在一瞬间，当回首似呼又像是一晃儿的，那空渺的时光，仿佛在天边闪过的云彩霞光，可是，只有过去的事才是一成不变的实事。

那一年，我八岁，经常流连在外婆家，外婆家里人多、故事多。还有一群玩跳房子的表姐弟们。那时候——日子已到了中秋时节。

农历的八月初，还是炎热的晴季。在这样的晴天里，天底下的万物都是干燥的。连吹来的风也是灼热的，一团一团的，像炉灶内冒出来的火烟。傍晚，天气转凉了。大舅父已把大光灯，充足了气，点燃了，吊在屋内的正中央，两三只飞蛾绕着灯光扑转。

晚饭吃过一阵子了，大舅母抹干洗过碗筷的手，喊女儿林霁红过来，叫这个大表姐送一盅巴乐子茶去戏台下，给在看戏的外婆。我摸一摸茶盅，茶是热的，还有点烫手。大表姐提着，往街巷的另一端直走，我跟在后边，戏台就搭在街巷的尽头一处。这儿两爿的老旧的木板店屋，沿着这条河岸而建。现在，太阳已落下了山，晚霞已褪掉了颜色，黄昏一过去，天色在霎那间全黑下来。夜来了，只有在高空中的星星，闪烁着、抚慰着大地。各家店屋亮起了各家的灯火，这山乡小镇，灯火，一盏盏迷蒙错杂，亮在寂静的街巷里，在深沉的夜幕下，一颗颗珍珠似的，十分珍贵。

我说要陪霁红表姐走一趟，今年才十三岁，个子矮胖、塌鼻梁、小眼睛的林霁红表姐，她一本正经地，带点小聪明似的，慢慢地说：

“我妈妈说过，那些演戏的唱戏人，都是到处飘泊的苦命人。”

“啊！”

我听了，不免暗暗地吃了一惊。

也想看它这一年只一度的热闹，看台上唱戏的、也要看那些在台下看戏的。晚风低头在吹，走路人的脚步紧快，街巷的侧旁，一个转角，就靠近戏台了。戏台搭在泥沙上，不下雨时候，踩在脚底下倒是干爽的。响着的锣鼓声，犹如急雨落下。唱戏的咦呀声，婉转幽怨，那能接续多少千古以来，人世间的纠缠，叫听戏的人都痴了心、揪了肺！

我慢下脚步，看了看远处，那一盏盏朦胧的灯火，再抬头看布满在漆黑夜空中的星星。眼前的很多事儿，自己实在也不懂。

我站在戏台下，搭戏台的木板，柱子的木材是坚实的盐树，据说如此的盐木用上五百年也不会腐蚀、不会朽坏。台下的海柳树钉成一排排、长长的条板是坐位了。若不坐这木条子，也就自己搬自己爱坐的椅子来，既是一条长板凳，也可以摆下。

木头柱子上端，横过几根木条，吊起几盏燃亮的煤油大光灯，大光灯充足了气，十分光亮。灯的玻璃外边，一群小飞虫在飞窜。范围之内，光线还是相当足够！

体格瘦削的外婆，身穿着卡巴央上衣，腰上围一件印花沙龙，这是乡镇上，极少数属于富贵人家的妇女衣装，。已稀疏的头发梳成一个髻，盘在脑后。她独自坐在戏台下的最前一排。在摇曳着手中的扇子，晃动的扇子引起的一点风，也好让自己舒服一些。这戏台下，看过去，排列的长板凳大部份空荡着。这农乡小镇，懂得看戏的人毕竟也不多。

那些住在村落的人们，出埠头来看戏，要走一道陡长的、滑溜溜的泥泞小路。散场后，夜深了，天黑地暗，提着小油灯火回家，踩高踏低的，若恰巧踩上也是过路的火蚂蚁，被叮了，像一把火在脚底烧过。

上街去看热闹呀，年轻人倒喜欢，一年到头，埠头上难得有这么的一个热闹。大人心里就十分不悦，那什么戏呵，曲呵，和自家手上握着的锄头、镰刀扯不上任何关系。于是，作父母辈的都是说：

“看戏，能看饱肚子，不用吃饭啦！”

“不要浪费时间，晴天了，明天早起割橡胶去。”

“弹琴吹唱的玩意，灭人志气！”

以他们眼里看来，戏剧表演和实际生活没什么好拉呱，抵挡过大风大雨的粗糙人，都是庸庸俗俗的粗糙人。他们不看戏，也一样在各自的戏台

上，唱一台属于他们自己生命的戏。而且，戏曲声里也带点欺瞒自己的意味！

我们来到戏台下，一眼看到独个儿在凳子上坐着的外婆。她仰着脸，双眼入神地望着戏台。戏台上，在唱戏的角色应该是小姐和梅香吧，她们的水袖在迷离的灯火中摇曳，霁红表姐把茶盅递给了外婆，轻轻地，说：

“阿婆，妈妈叫我送茶来，你喝些吧！”

“呃！”

外婆转过脸来，伸出右手接过去，再用左手揭开盖子，低头喝了几口，又合上盖子，把茶盅牢牢地握在掌中，犹如深怕有什么珍贵的物品将在手中遗失。接续牢牢地望着戏台，甩水袖、走碎步、穿龙袍的表演。这一出在唱的戏曲，我和霁红表姐两人都听不懂，站在旁边陪外婆看一会，说要复习考试题，先回去了。走开时，我不免回头一望，看见戏台的顶端横挂着的龙飞凤舞的布幔，上面用金丝线绣起戏班的名称《老一枝香》一卷卷古旧的味道。第二天，我问外婆，说：

“外婆呵，昨晚唱的戏目名什么呢？”

外婆背脊斜躺在卧椅上，藤编的卧椅摆在店屋内的角落头，年长月久被手腕摩擦，这藤椅的把手泛起一层油光。一些脱落的藤条，就用一根根布绳绑紧，免得它一再的松脱。老人家专心地在勾制花边，白线绕在指头上，钩针扣紧线的另一头，她想了想，平静地，说：

“本来，戏板上告示挂的是潮州剧曲《火烧临江楼》，临场却又换了戏码，唱的是《三看御妹刘金定》。”

站在一边的霁红表姐，她眯着小眼睛，问：

“御妹是谁呀？”

“皇帝的妹妹。”外婆严肃的说。

大舅母在店铺前打点货物，把咸菜瓮里，剩下不多的咸菜收集在一个瓷碗内，摆放好。走过来，问：

“今晚唱的又是苦情戏吗？”

外婆听了，想了一想，抬起脸庞，皱起两道稀薄的眉毛，表示极度的不满，说：

“只有叫文戏或武戏，没有叫苦情戏的。”

“哦！”

大舅母应了一声，十分敬佩地点点头，还做了个恍然大悟，表示这才明白的表情，其实，她只不过为了要讨老人家高兴罢了。不管武戏还是文戏，大家都说凡是在戏台上唱的、演的戏码。都是一台似真又似幻的幻影。也是一场喜、恨、悲、愁，缠绕难分的剧目。而且，在戏台上唱的出来的人生故事，在台下也已经唱过了。同时，还说在台上唱的曲调，台下也正在唱，只是人物背后的布景有所不同罢了。一台同样的戏曲，可以被更换的，是在台上唱戏的唱戏人！

戏海茫茫，人，还能站在那一个角落？在灯火晕黄的戏台下，外婆是在看戏吗？想来不尽是，我在一点一滴仔细分析，可以理解。外婆看的不但只是那么一场戏，她独在戏台下，看戏台上唱戏的人，她在借唱戏人的手帕，抹自己的眼泪。

(三)

十里青山远，潮平路带沙。
数声啼鸟怨年华，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邀请中国的民间戏班来唱戏，在一九二十年代开始，这乃是基层的，却又不缺少文化层面含义的一种互动。当中似乎也多少还带有延续舞台艺术的使命，当然是娱乐和赚钱的成分居多；那时候，是一段石隆门金矿采掘黄金极茂盛时期，由于情感的联系，老一辈的人都是说，往日的事儿样样都比现在的好，几乎，连白糖也是那个年代的最甜，豆腐块也是那个年代的最香。

河边的这座小渡头，长年累月的，总是这般镇定地，任由潮汐在脚下回荡。河岸边的风景，看起来，没有变化而显得枯瘦了。随着水的奔流，去去来来同在一条河上。当年，砂劳越白人统治者也从这儿上岸，再骑上骏马往石隆门、三巴丹、伦乐一带巡视矿产。一八四零年，白人拉者联合汶莱国王打败盘踞在新尧湾的叛军，然后再扩张砂拉越的版图，世事茫茫，威武的权势随着如流水的时光而逝，嘶杀声和鲜血，留不下任何痕迹！

从中国南来的新客，也由这儿下船来，各自寻找生活的门路。当中，

一般选择在金矿作苦工的年青人，大都是来自同一乡属，南来之后，住也就住下来了。大部分的人都不打算、也没有能力回唐山去。过节过年的时候，三三两两都聚到这儿来；本来如水面上的布袋莲漂浮而来的文化，停留在这小地方上，更单薄了。也没有什么玩意儿可共消遣。于是，几个生意人就合伙开起赌窟来了。

赌窟果然热闹起来了，更为了要吸引赌客，并让他们留住下来，赌窟继续下来的另一套计划，就是邀请戏班来唱戏。还说这也是传统文化，也是娱乐。当时的戏班经常在新加坡演出，把他们请过砂劳越来也是顺水而行。说是顺水而行吗？也当坐两个多星期的轮船，行过了南中国海，停泊在万福码头。搭客还要在古晋歇脚，第二天再转搭木船，沿着砂拉越河上流而行。

沿河两岸上，重重复重重的几乎都是幽幽的树林。倒影在水波上的是无尽的蓝天白云。当戏班搭的船来到渡头，已是午后时间。太阳还是热辣辣地晒着这片林野莽莽的大地。这真是忙碌的苦力，把一箱箱的行头杠下船。摆放在店屋前的走道上，有店主人租让出店屋作为戏班的住宿处。

“戏班来了，呵，戏班来了。”

街坊的大人小孩都围过来看，这些画五采缤纷的大箱子的外部，绘着盘龙画凤的图案，还有石榴果、红艳艳的牡丹花和开屏的孔雀。里边装的都是戏袍、戏冠、乐器和胭脂水粉。还有绑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布景和屏风之类的大件物品。这样的大块头，是这里的人从来没看见过的。那些一起来的女人，个个体态轻盈，走路如棉花落地无响声，讲话的声调也如燕子低鸣，轻柔悦耳。这一下子可好了，大家才晓得，这个在平常的日子里，极安静的街坊，有一场热闹来了。

又说戏班是来自中国的南方，他们唱的是潮州剧曲。是福建省罢。可是，这些地理常识对这里的乡里人来说，也实在太模糊，太难以想象了。不怪他们一伙人，手指着没边际的天空来比划，越说越不清楚，他们的语言对这些来自广东省的客家人来说，更是陌生，似呼连听都未曾听过。

“他们说的是哪方语言呀？”

“语言，啊呀，我们听都不曾听过。”

街坊上的居民，粗声大气的，竞相打报告。

“一把岁数了，没出过远门的，没见识，是潮州语呀！”

“咱们虽然远门没出过，我们的祖辈可还是从”远门”来的，没见识？轮到咱们这一代，当然承认了。”

稍微有一点见识的人，自信满满的作一个这么的注解。

所以，戏台就搭在赌窟内，赌局开在戏台下。那赌博的、抽鸦片的，卖鸦片的、闹哄哄的聚集在一处。同时，用自己的身子来换钱的女人也跟着来了。这种女人大约有两三个，她们一起搭了木船来的，暂租住在店屋的后楼上的房间内。还不时有男人进出她们的房间，把这一点情形看在眼里的痞子形的成年男人，他们额骨特高的脸上会露出一副扭曲的表情，连她们晾晒在屋后的衣裳也会多看几眼，再猥亵的、咕咕地发笑。镇上的男孩子们，穿粗布裤子，光脚板，大多数不着衣衫。他们在大人的嘴上听到一些听不懂，又使得他们好奇的话。又注意到她们的脸庞上，胭脂涂抹得很红，眉毛描得很黑，这样的打扮和他们自己的妈妈大不相同。偶尔她们也会在零食店前买些咸梅、酸李子、山楂饼分给旁边的小孩，小孩们可喜欢了，倒是大人们却给小孩警告，说零食中被下了魔，多吃会中毒。她们几乎很少开口说话，过一阵子，她们又都走了，据说她们赶搭轮船，回新加坡去了。不久之后，又有几个到来。对于这些女子，乡镇上的一些女人厌恶她们，贬低她们。一些有妻子的男人却偷偷地可怜她们，但又不敢靠近她们，嘴上又对她们呼喝几句脏话来过过瘾！

果然，石隆门金矿的工人，以及一些工作一天懒两天的浪荡仔，爱留连在这里。有者从武梳小渡口，搭小木船来，有的交通费的，就徒步走小路，也要走上大半天才到来的。然后，把辛苦挣得的薪水都花在这儿，还说花得很值得，粗鲁人说得都是粗鲁话：

“没事儿，明早下矿坑底，挖钱去。”

那说话的人下了矿坑，遇上土崩，被活埋了。

“都因他自己的嘴皮贱，咒诅自己。”

同事们都说意外死亡是死者自己招惹来的，人能老实一点就平安了。其实，作这样的解释也是他们自己安慰自己。工作中的危险，大家心里有数。

矿工死在矿坑底似呼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把被活埋的尸体从泥浆里掘起来，就在矿地附近山脊上挖个坑，两三下子就埋平了。那活着的人若还有一点人情或义气的话，就到树林里，砍来半截的木头，用刀子划上死者

的姓名，再往坟头一插，罢了。交情深厚一些的，再烧几个纸钱，或点燃一札香什么的。一段时间过去后，谁也就不再记得那人是谁了。

在赌窟内，金矿中，流传的都是这类故事，大家消极的把话说过后，嘴上也就作罢了，疙瘩还是藏在心里。每个人都有一个认为，认为那些倒霉事儿只会轮给别人，永运不会临到自己。然而，当落在自己头上的时候，连反省的时间也没有。

一年容易的，当一年的湿漉漉的雨天一过，又换回亮丽的晴天来到的时候，商店的老板们商讨后，决定依照老传统，邀请了另一团戏班来了。

这一团的中年戏班长，妈妈是团里的一名花旦。扮演的大都是柔软的金小姐。他们的小女儿也当然随着父母和戏班到处跑码头。行头箱边是她小小的游嬉场。这一趟，来到这小乡镇。这一回，一唱就唱上整个月的时间。白天没唱戏，这个戏班长的年轻妻子带着九岁女孩走街坊，在曾祖母父开的杂货店内买些吃的、喝的。也和女眷们谈谈，哎哎唔唔闲聊一番，虽然语言隔阂。

曾祖母眼看女孩容貌长得秀气、灵巧。老人家十分晓得，在这个小乡镇里，要找一个如此相貌的女孩不容易。肚子里打了个主意，就托人说个媒，把女孩买来作童养媳。她老人家还请了一个亲戚到观音庙里求过签，也得了个圣杯。而那作父母的看了看，想了想，就趁早给女儿一个归属吧，而且，这家又是生意人，环境看起来也稳稳实实，不愁住的吃的穿的。作了这家人的媳妇，总比常年跟着父母到处跑码头来得好！于是，就这样决定了。于是，选了个好日子，送过了聘礼。女孩被催促抱着自己的小花枕头、提着小包袱，根本不懂发生什么事，这童养媳就过了门。

两天之后，合约完毕了，戏班又匆匆地收拾了行头，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大伙儿都上了船，女孩的父母带着戏班悄悄地离开了。说是悄悄也不能说是悄悄，离开总是要离开的！

悠悠的河水，日夜在流逝。

不懂那作父母的，在船上的时候，有没有回头望！望一望这个被留下的小女儿？天底下，在世界的另一端，独自在陌生的环境里，面对一大群陌生的人，一个稚嫩的小女孩，从此要适应这个完全不同的生活；当天早上，女孩一觉醒来后，问起父母去哪里了？

“你的父母走了，抛弃你了呵！哈、哈。”

给答案的同时，出现的是一张张寡情的脸。那一张张冰冷的脸庞，外婆也就从此延续地看了一辈子。外婆经常这么说：

“你曾听说童养媳有好日子过的故事吗？”

当提起这些揪心的往事，外婆的内心还是万分剧痛。她的眼眶里流淌着无尽到哀伤。着这样的沉重，虽然看在儿孙们的眼睛里，无奈儿孙们的阅历浅薄，实在也想不出有什么适当的话，可以说出来安慰外婆的！

(四)

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
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

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第二次战争，日本占领砂劳越，这地方上的传统活动全都停办，同时赌窟也废弃。人们各散东西，各自以各自的办法来求生存。那当儿，本来物质匮乏的乡镇，在这种情形之下，一般民生的物质更加短少了。

一般上的日常生活中，居民在夜晚用来照明的蜡烛，因为在战争期间，中国那边没有来货。外公就用椰子油，以最原始的提炼法，自己动手制蜡烛。原料是一粒粒的椰子，从海外实务遥的椰子园内，摘下后，用木船运载回来。遥长的水路，需要行上两三天的时间。

剥椰子，取椰子肉，榨椰汁，要做的琐事繁多。那个把椰汁煮沸成油脂的大镬，炉灶设在店屋后边，柴火烧得满屋子都是火烟，熏得人眼泪直流。忙起来的时候，从天黑熬到天亮。

外祖父他手指拈着烛芯，用麻线束成的烛芯，首先把一根根的芯蕊沾上一层椰子油后，成排成排的，吊在竹杆子上。待冷却了，取下来，再一层一层的加，加到成为可以点燃的蜡烛为止。喂，说什么：“蜡烛成灰泪始干”在这个时候，都还不能成为诗意呢？

——大舅母常常爱这样的，重复又重复地，把长辈们说过的话，所做过的事，告诉小辈们。仿佛对小辈们说旧事就是她的责任了！小辈们当中，爱听的倒还听得明白，不爱听的，都认为事不关己，走开去了。

二战结束后，虽然又打起一个南北韩战争。但在东南亚这儿已和平了。土产的胡椒与橡胶价格飞涨，乡里人都欢乐起来了。在如此升平的日子里，地方上的有心士们，都认为必需感谢养活咱们的一方水土。所以，每一年的观音诞的节日里，请戏班来唱戏酬神。同时也恢复以往的风俗和习惯。可是，每一年请来的戏班都不是同一伙，外婆的父母从此不曾再回来！

每一年的戏班来了，抱着一线希望的外婆，打从心坎里、肺腑里，切切地盼望自己家人能出现。每一年、每一回，外婆来到戏台前，默默地，把唱戏人的脸庞，一张张、仔细地辨认过，可是，就是没有一张她期盼的脸。

“戏班来了哪，那女人又以为她的父母也来了，在假作看戏，其实是往戏台找人去了，憋呆。”

那些女眷们，以及街坊上的其他女人，思想迂腐而混浊，她们把外婆的行动看在眼里，一再的讥讽和嘲笑。所以，不敢把痛苦和绝望显露在脸上，外婆心里滴落的鲜血，只有往自己的肚子里吞。

又是一年空等待，外婆的悲楚与挂念比如天边的黑云，无人能了解！

“都没有捎个信来吗？”我悄声问过大舅母。

“没有，什么信息都没有。连一个听说都没有传回来。”

大舅母的娘家住在街巷后边，一个小庄园里。父亲是华文小学的老师。以年龄来推算，大舅母也没有赶上当年曾祖父开赌窟时候的那场繁华呢。至于那些已经发生过的真人真事，当听多了，熟悉了，几乎自己也在呼吸着当年的空气。所以，感觉也犹如亲身经历过似的。好在大舅母没有一般女人的庸腐，待人处世还有一些的深度。

所以，又有另一种闲话了，说这个女儿不是亲生的，是戏班在路上拐骗过来的。若是亲生，那有这么绝情的。这些话又传进外婆的耳朵里，叫外婆倍加感伤和凄切。在一旁听的人，都低头不能言语。

大舅母倍觉气恼地，说：

“说话人的嘴巴只长了有两片皮，动起来不难。”

晴季来了又雨季过去了，六十多年的时间，在外婆的一声声的叹息中，水流一样的，过去了！

到了别处，泰国、槟城？越南？马六甲？印尼？可能他们病了，早已

离开世界了。奈何无凭无据的，正如大舅母所形容说：

“连一个最渺茫的，“听说”的消息都没有！”

所以，没有谁敢冒冒失失地给外婆作任何解释，甚至给外婆说空洞的安慰话。

年复一年，外婆只能远望对着白云、蓝天、碧水，默然的引颈盼望罢了！

（五）

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染啼痕。
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

当日本战争结束的同时，拉者把砂拉越交给了大英帝国，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一九五十年代中期，也是英殖民统治的最后阶段，这里又发生一场动乱。因为紧急状态，这个小乡镇，必须面对戒严和宵禁的威胁。装甲车、军车，在公路上呼啸、奔驰。每一天，直升机就在空中打转，一份份传单从军用飞机上投下来，飘落在橡胶园里，也落到田垄上。

最叫人恐惧的是夜半枪声起，对我们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那情境犹如恶梦似的。邻居几个大哥哥大姐姐，都是在深夜里，和家人不告而别，原来他们也加入地下斗争当中。

当雨天来了，疯狂的雨，刮起的风，把橡胶树枝桠打得呼啦呼啦响，看园丘内，枝叶被风吹打，散落飘零，这草木皆兵的情景，叫人心更惊慌了。

“走吧，明天再戒严的话，又走不成了。”

这一辆公共汽车，搭客都是脸色深沉的年轻人，各人紧握着各人的手中的布提袋，尽量不让自己露出内心的恐惧。一些人的家长，他们已在古晋市最偏僻的、潮来水涨的业答笆盖了小业答屋，其宽度仅可栖身罢了。

霁红表姐因为大舅母身体不好，不能走开。我也和年龄相仿的邻居去到局势安定的古晋市，各自打着各自的小工仔，拿一份比纸还薄的薪水，寄人篱下受尽委屈，半饱半饥地过日子。当台湾的文艺电影〈意难忘〉的主题曲唱得凄凉时，听的人也落泪，也不懂该为谁落泪，泪水，偏偏就是

这般悄然落下。

这样的纷扰连续了十多年的时间，之后，新的国家终于建立了。局势终于稳定了，平静了。可是，已逃离家乡的人却不想再回来。新的社会促成新的环境，生活，一切都在与时并进，也在转变当中，而且，变化得很快。所以，唱戏——这承办了超过半个世纪的热闹，在一九五十六年之后，就从此停办。

屈指数一数，到今天，戏曲已足足停唱了将近四十多年。

阳历二零零二年六月，九十三岁的外婆，带着无尽的期望和失望，默默地离开了这个恼人的世界。我探望弥留时的外婆，在老人家的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把残旧的雕花的二胡。二胡的弦已散脱，另一根弦已断，它被尘埃覆盖，那已无生气的颜色，就像外婆干枯的白发。微风吹过红毛丹树，悄悄吹进窗口来，只有清风在切切地弹动那根断了弦。

我很好奇，那把精致的二胡哪里来的？可是，什么事都知道的大舅母已逝世多年了，现在，一些事情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想了想，凡事都可以这么无谓了吗？

——雨停了。

遗留在街道上的积水，慢慢地往两边的沟渠流去。

在雨后潮湿的水气里，我朝着街巷的另一端慢慢走去。旁边是一所警察局，警察局是一排棚屋，屋前的旗杆上，飘拂着马来西亚国旗和砂劳越州旗。

攀缠在篱笆上的茑萝藤，它的叶子细小如丝线，开着小红花朵，雨珠遗留在花瓣上，好标致的花朵、好细腻的雨珠，凝聚在这个小角落。原来，那间曾经是赌窟、也曾经是戏台的店屋。其实它除了曾经是赌窟，是戏台。它也曾经顺着时代而至的潮流，五六十年代开始，它也自然成了放映邵氏电影的电影院。林黛主演的《翠翠》，还有西片“业当与夏娃”。

曾几何时，这间建筑物已完全被拆毁了，那曾经挤满看戏人的门框呢？被遗弃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我站在这儿，看到的是一条完整的，铺上沥青的，通往河边去的行车道。在平直行车道上，没有遗留下当年的半砖片瓦！

每个人的日子都是这般辛辛苦苦、庸庸碌碌，一天挨一天，默默地过下来的。而今，还有谁能把那些往事再说起？犹如一阵风吹过罢了，有这

般简单的吗？这一回，也只有以回忆来证明存在的事实，又能问谁去呢？

雨，停止下了，终于停了，迎面扑来的风还是湿而凉的。

当我驾驶着车子，缓缓地离开这条街巷、这个小埠头，再沿着公路行去。金黄色的夕阳，静静地斜照在山颠上的云层里。

一台台催人的锣声、弦声、曲声和台下看戏人的滴滴泪水。尽管这一场换过另一场，直到谢幕之后：“人间万事消磨尽” 蓦然回首，人事、情事可也是同样的，都已云飞烟灭了！





又听唢呐声

生活中的幸福

就是确信有人在爱着我们。

——(法国)雨果

而今，这么一个清凉、明爽의早晨。

在过了秋分之后，因着这般的节气，被不均匀的风牵起的冷空气。想当然的，这习习的、轻柔的感觉，原来也是因着被昨夜里，飘落的一场绵绵细雨浸泡过的罢。所以，犹如在打起了扇子，把摇起的风扑在自己的胸襟前、脖子上。也仿佛拿着一张张的薄纸巾，蘸了冰凉的水，再覆在脸上，那一份漾在心脾的美意，许久不曾消失！

离开行人走道不远，那儿有一处面积不很大的青青草地，附近堆放了钢铁、高架车等，一批外籍技工手提着锯子和铁锤往工地走去。由此看上去就明白，该处即将兴建大商场和高级住宅。

这儿离开古晋市只有七公里。

本来，在天色刚明亮起来的时刻，跟着涌现的，是一大套、一大套的白雾在半空中任意地挨来挨去，最后，只好凝聚在同一处了。可是，只在一刹那，又因为太阳升起了，雾气只好赶忙躲开去，这一躲开，它们要待到明天早晨才能再回来聚合了。

这一刻，出现在眼前的，就是那看上去像被一条直线牵连起来，牢牢地扣在云霄上的，一大片白花花的、琉璃似的天。

别看现在的天气好起来了，这个一会儿放晴，一会儿又下起小雨来的四月天。云霾很低的时候，被掩遮的天空，那迷蒙的景象，仿佛人跌落在睡梦里。当云在高处飘浮的当儿，又出现一个万里蓝空。这是个叫人一回忧愁、又一回欣喜的季节。仿佛叫人想叹一口气之后，又叫人想轻声笑一下。

那两只珠颈鸽的习性已融合在城市的喧闹中了，它们每天都用同一个

动作，也是依照它们自己喜好的时间，敏捷地飞来了。当它们敛起银色的翅膀，轻轻地，没有声响，如一团绒毛棉布似的，投落在洋灰走道上。它纤细的颈项上的羽毛，长得像绕着一串细致的白珠子，它们的模样儿像家鸽。眼珠如黑油油的小豆子，滴溜溜儿地在转。一双鲜红的脚爪一抬起一放下，在踩着细致的步伐，犹如戏台上的花旦在走莲步，甩水袖。

另一只鸽儿斜着脖子，心不在焉似的，朝着门前的梯阶走过来，它一靠近门口，望见屋里有人，也不慌张，慢慢地走开去了。它们也走不远，还是在芒果树下走来走去。今天的阳光好，它们在吃草籽，在漫步留连！不清楚这两只珠颈鸽，是从哪里迁移过来的。它们结伴住在那棵芒果树上也有半年多了，它们选择芒果树枝叶浓密吧。那咕、咕、咕的鸣叫声，清脆得像一粒粒水珠滴落在门前的石阶上，听来就显得格外平和了！

现在，刘香月把滚烫的热水，从壶嘴直冲到杯子中，她把咖啡捧在手掌上，杯口上冒着一缕轻烟，缭绕缭绕的、一缕淡淡的，任由它飘荡在理还乱的思绪里吧，是欲罢还休的牵连吗？

早上，送报员比往常来得迟一些，因为半夜里下过一场雨，被抛落在地板上的报纸，一叠儿的，被残留的雨水沾湿了。她俯下身，捡了起来，再随手搁在茶几上，一阵子后，才随手翻过来，看了看，看这些熟悉的地方，熟悉的政治家的名字，也是熟悉的言论。再不妨多看一下本土新闻版吧，其实，对香月来说，读新闻报道不是求知识，而是了解社会情况。被刊载的新闻中，人的际遇大部分都是愁苦的。愤怒的吼叫，是弱势群体受了挤压而发出的声音！

人类是因为有智慧所以才知道愁苦，却又不得不背负着愁苦，一个人能够做到和愁苦共处而不抱怨吗？为什么人不能不付给在自己生活的人世间多一点温情呢？突然想起，当一头鲸鱼搁浅在沙滩上的时候，它还能选择什么？只好用死亡来诠释生命？

她轻轻一扬手，逾过这些版面，也顺便也望一眼讣闻版。讣告栏中的肖像，也看了一下，是好奇？或是因为人的心理上，存在着某一种心绪吧。而肖像的下端总是有不少的名字排在一处，那些名字乃是人与人之间的牵连，割不断的血缘关系。这当儿，正如看过许多黑白色的肖像，一张张肖像，都是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的人。可是，现在，她的右手沉重地把画面按住了，从眼前掠过的，不能不让自己的视线在这里停留下来，原

来，已逝世的阿治的肖像下边，那个做女儿的名字竟然叫香月。她愣住了，许久，然后再让自己镇定一下，才慢慢地把报纸仔细地折叠起来，搁置好。

她叹息吗？三十几年了，还是那个学吹唢呐的阿治？那肖像，那被时间流逝而退去的轮廓，和在眼前的所见的，一层清澈又一层隐匿。似乎一叠儿的远、又一叠儿的近。这明明灭灭的画面，一忽儿的都重叠在一块了。一时间，分不清楚哪一个是真实，哪一个是梦境！

记忆可以在渺茫中清晰起来？已经淡却了？散尽了？远去了？迟延了？丁香月抬头朝窗外望出去，那万般的魂索，仿佛和天地中的云霭凝结在一起。只那么一闪即过的，都消融在眼前所见的景物之中。

香月再提起半壶热水，再给自己冲泡一杯不加糖的，更浓郁的黑咖啡！苦一些的也好，回绝的哀伤像雨滴，雨滴把哀伤打得碎碎，然后都落在心坎深处。那吊挂在屋檐下的蝴蝶兰，只养了那么一株，也养了好些日子了，每天少不了给它浇水和期待，期待它尽快开出花朵来。现在，它开了一串白花朵，一尘不染的白花瓣，当中的红心蕊画成一点一线，在凝神痴望。抢先开放的那几朵，却已经卷起瓣儿、凋零了。当习习的微风吹来，听到的是几声深长的叹息！

这条小路本来就是这样曲曲弯弯的，以前的人行走的路都是沿着别人的园丘外边绕，年长日久的，小路形成了，一代随着一代顺其自然走下来了，曲曲弯弯就任其曲曲弯弯了。小路的右旁紧靠着溪流，像一座树林似的硕莪丛，它荫蔽着这一道寂静的山谷。这一条穿越过山谷的溪流，它急急忙忙往外边流去，一抹树荫的墨绿映在水波上，由百万条的银丝线编织而成的流水，被推向那儿去呢？往大河流去，再往海洋的那一个方向流去了！

这一年，这个名叫香月的女孩，不到十四岁吧，纤细的小个子，直线形的短发。看起来，她那一双手臂不过比筷子粗大一点罢了，粗布缝成的裙子，裙摆长过膝盖，掩护她那双瘦弱的腿。她那模样儿像一朵茑萝，稍微用手指头轻轻一弹，茑萝花瓣就会立刻掉落。她走路的姿态倒是很坚定，她提着竹篓子，迤自走在母亲的前面。

今天，已经是农历十二月底了，太阳早已向南方回归去了，本来，日子又来到雨水稠密的季节。可是，这几天的天气竟然放晴起来，阳光从云

端上没有阻隔的，直咄咄地晒了下来，是个艳阳天。田野上像穿了另一套色彩华丽的新衣裳。附近那重重被雨水冲洗过的山麓。同时，又被烈日曝晒过的山麓，此时也俊美起来了。那一环紧扣一环的翠碧色。几乎，无论任何人，只要一张开双手，轻易地，就可以把眼前的一切，全都一齐揽过来，搂抱在怀里，不让有一滴色彩从指缝中泻落。

日子的脚步像燕子飞过云霄一样的快速，眼看就要过农历新年了。今天，母亲要到邻居借石磨用，磨糯米浆蒸年糕。竹篓内的糯米已被浸泡过半天的水，手提着，因为有一些的重量，香月提着篓子，一回左手又一回右手地互换。小脚板踏着小径上泛起的，图腾似的树根，她起劲往前走。走完了这条小径，前面就是比较平坦的金矿场地了。

在这个村落里，拥有石磨的邻居，也只有这么一家。

阿治这家人拥有石磨，真是十分光彩，四周围的人家都来借用。他家不大的房子盖在的矿地上。背后耸立着一重青山，半个峻岭上，伸展开来的，原来是皱痕屡屡的峭壁。山脚下，这片虽然还算平坦的矿地上，散布着伤人脚低、凹凸凸凸、边缘锋利的礁石。挤在礁岩缝隙中生长的，形态瘦瘪的野香蕉，一身带刺的含羞草，它喜孜孜地滋生在这个贫瘠的沙质土壤上，含羞草开了紫色小花朵，花朵像小小绒毛球似的，一小粒一小粒紧紧黏在叶子底下。有一棵桃金娘树，它的小果子和小花朵，也一齐堆集在梢头。然而，在一根枝桠上，悬空挂着一圈的蜘蛛网，网的一端破了个洞，一只长脚蜘蛛，独自在线框内爬上爬下，很努力地在缝补它的破网。

在这个四围不尽山的砂南坡小乡镇，这座傍着山脚，在开采中的金矿场，矿地的范围看起来不大，矿坑却深入地底下。抽水机日以继夜在操作，为了要抽取掉矿井中，那源源不绝涌来的泉水。这个村落里，可以听到的，是那轰隆、轰隆的，在喧嚷的机械声。犹如有一只怪兽张大了口，在对森林吼叫。

中午过了之后，太阳逐渐向西边斜过去了。

阿治刚刚和他家大哥哥从山脚下的那一边，踏着被野草挤满的小径走回来。燕窝山在三公里外，这座由石灰岩所形成的山。山，并不高，他们经常攀上山巅的岩洞内，采燕窝。毛燕窝的价格不高，可以卖一些钱，不多的钱。现在，那个哥哥费力地把提在手上的布袋打开，布袋用一根线绳收紧，再打了一个活结。把它松开了，再轻轻地，往摊开在桌面上的黑油

布上轻轻撒，要把有些潮湿的、黑漆漆的毛燕窝块晾干。从他手掌上散落下来的毛燕窝也不算多，还不到五、六两重吧。那个做哥哥的已经显得十分高兴了，他嘟着嘴唇，在吹着口哨，似乎在庆幸今午有个好收获。

香月停下脚步，站在一边，看了看，看着那一个个被摘下来的，原来是小燕子的窝。那些小燕子呢？她在一时间，把一番的想像，如云烟似的，飘拂起来了。那母亲却在后边催促，说：

“忙得很呢，别以为自己闲着来浏览了。”

“我又没有说我是闲着来浏览的。”

香月只是心里嘀咕，不敢答上嘴来。于是，转身走开了，随着母亲走到屋檐下的石磨前，这座石磨刚刚有人家用过，一些白米浆还残留在缝隙里，想来，该户人家也同样蒸年糕吧。在这样村落里，当蒸年糕的当儿，年糕芬芳的气味在灶头上飘起来的时候，正是互相传递新年到的讯息。

母亲向女邻居林婶母问过好，她是阿治的母亲，一个身材肥胖的女人。香月听她们在对话，林婶母在说：

“天气竟然好起来了哩！”

“谁知道呢？天色一变化，风一刮起来，雨水又落下来了，料不到的。”

母亲束起过长的衣摆，以避免衣摆的拖拉。她边说话，一边预备推动沉重的石磨，母亲吩咐香月站在旁边，一勺子、一勺子的，把带水的米粒倒进石磨的圆孔中。当米粒的水份缺少了，母亲拿着小水桶往屋后的水池取水去。

这时候，阿治看着香月的母亲走开了，他畏畏缩缩赶紧走过来，走到香月前面，他的手掌中握了小物件，悄悄地对着香月，问：

“你吃燕窝吗？”

香月听了，盯着阿治的脸看了看，原来他手掌中还紧握住的是几片毛燕窝。阿治预备拿来给她看，或者给她带回家。同时，也要让她晓得，这燕窝是自己从很高的、很险峻的山岩上摘下来的。没有想到香月摇摇头，回答的话显得有些刁蛮了，她说：

“我不吃燕窝，燕窝是燕子的口水。”

阿治没有想到香月会这么说话，先是听呆了。还不懂应该作什么反应，倒是那个做大哥的，他站在不远处，听到这样的话，发出讥笑的口

气，说：

“呵哈，好一个小妹仔儿，你不吃燕窝？你挑剔什么来了？你配吃燕窝吗？”

受了人的揶揄，香月答不上话来，只愣愣地看着那大哥一张额下挂着的一双眼睛，是眼白多过黑眼珠的，凶神恶煞的脸。

阿治当然不会认为香月说的话有什么不对，所以，很不满意哥哥的说话，只瞪了大哥一眼，也只是敢瞪一眼而已，他也还没有与大哥顶嘴的本领。他再走近香月，侧着身子，又对香月轻着声音，说：

“你知道吗？燕窝是很难采到的呵！”

“我才不知道。”

“你当然不会知道。”

“我要知道来做什么？”

阿治腼腆地，望着香月一脸不屑的表情，他急得脖子都涨红了，还是想不到有哪一句可以说的话。这时候，香月的母亲也提了水走回来了。阿治默默地把原先那两片要送给香月的燕窝，放回桌面的燕窝堆上。阿治又失望又感到难为情，有一种受羞辱的感觉，他不由得默默地低着头向屋里走去，那个大哥却又扯高声调，喊他说：

“去给抽水机添柴油。”

“添柴油？我不会。”

“不会呀，不会也要做，去，做鬼也吓不了人的懒鬼！”

“我可是没想过要去做鬼吓人。”

“哼！癫痴。”

“有事没事的，哥哥总爱辱骂我。”

那个小公鸡似的，好挑逗的大哥哥把话喊完了，又嘘、嘘、嘘的吹起他那一口刺人耳膜的口哨。自己却坐在柚子树下，脱下衬衫当扇子，在扇风，让自己凉快。个子瘦长的阿治，只好又回转身，乖乖地往矿井那边走，香月也觉得这个哥哥太欺负人了，忍不住回头瞪了这个恶哥哥一眼。才转过身来，再仔细给石磨添加水和白糯米。母亲很费力地，用双臂推动石磨。石磨在兜转的当儿，白米浆从石磨的缝隙上缓缓地，滴落到小桶中。这样的工作直做到太阳落到西边去，那一抹橙色的晚霞，红遍了西边，归巢的鸟儿急急地飞过树林梢去了。

夕阳斜过硕莪丛林的那一端去了，晚蝉的噪嚷声从树林中传到小径这边来。昆虫们开始它们的鸣叫，就像也要赶路回家去似的。晚风吹起了，轻轻地抹过香月的额头。

她们母女俩提着米浆赶回家。

在斜坡前，阿治提了柴油铁桶走过来，他刚才去给抽水机添加柴油了。他已经把他哥哥吩咐的事情做妥当了。他不说话，微笑着。他一定是做得很吃力，样子却还要装着满不在乎。他的一双手，油黑黑的，当他发现香月在看他的手，他不好意思地，赶紧放下柴油罐子，急忙把手掌收进裤袋子里。香月见了阿治的动作，心里头也觉得那样子有趣。她只抿着嘴唇笑了笑，也不说话，跟着母亲回家了。

母亲曾经这样对香月说，她出生的那个夜晚，正是八月十五月圆的时刻。第二天，当时，那做母亲的，抱着这个脸庞如满月一样圆的小女婴，问：

“给这个女娃叫什么名字才好呢？”

祖母在厨房，正在给土灶添木柴，取了火，煲开水，她连想也不想，就把话喊回卧房里，说：

“在月团圆的夜晚出生，让她一辈子有花的香，月的圆，叫香月好啦！”

香月，这个女孩的名字这一叫就叫定了。

当太阳北回归来之后，没有多久，又转头往南方行去了。成群的白鹭鹭也跟着飞走了，感觉就是没有多久的时间，又看见它们成群地飞回来栖息在水边了，白鹭鹭如此的去去来来的飞，季节也是这么样的一晃儿、又一晃儿的来了又去，去了又来。这么一来一去，已经一年又过了一年了！

今年，年初一日，大早儿，那个历年来，都来给每家每户贴“黄金万两”的老人张伯已经站在门口了，那张伯用一小片一小片撕下来的红纸，再用黑墨水写成的“黄金万两”。用浆糊黏在门框上，老人的手掌有些颤抖，缓慢地做着这个很小的动作。这个独住在山坡下，一间方形十一尺大的亚答屋子的张伯，一年到头，他只有两件换洗的衬衫。衬衫的钮扣掉落

了，用一条绳子绑一绑。他在自家园地上种番薯，栽玉蜀黍。他自家用的水，是从山腰那边的流来泉水，用一根根长长的竹筒驳接的引回来的，不需要往溪流去挑水，而水悠悠的，长年流到屋檐下的水缸子中。

现在，母亲吩咐才八岁的香月，递一个红喜包给那老人家，香月喜孜孜的照做了。这个村落里，爆竹声，在旷野的那一边响起，零零星星的，随着连绵的雨滴洒落。女儿这么问母亲，说：

“大门框上贴字是为什么呢？”

“喜气呀！”

“喜气是什么？”

气氛是抽象的，如何对一个小孩解释。母亲只好笑眯眯地，说：

“等你长大后，就晓得了。”

那个做妈妈的当然很清楚，一个小孩距离长大的时间不会很远！离开这儿不远的园丘上，栽植了一丛丛的胡椒，雨水下过之后，被洗涤过的，栩栩的胡椒叶，层层叠叠，随着沿着木柱子攀缠而上的胡椒藤蔓。当被阳光一照射，浓浓翠绿又都回到藤蔓上去了。

当被炎热的日头曝晒之后，在山丘的那一端，焚烧杂草的火烟，还飘荡着青草的香味，在滚滚涛涛的，汹涌地升向天空。接着再缓缓地，往天边消散去。

小屋盖在山坡上，当黄昏时候，一屡屡的炊烟，在屋檐上兴起，袅袅娜娜。在夕阳下，这仿佛会唱歌的炊烟，也一样在随着晚风，跳起舞来了，真是好看极了。

时光如行云流水，日子，原来就是如此这般朴实地过了下来。

新年一过，既是元宵节。

这个乡镇上，总有一场纷纷嚷嚷的庙会。这时候的天气，偶尔也晴朗了，风从山谷后边吹来。同时，阿治的家里的唢呐声音也飘响来了。唢呐的声调一声长，接着又一声短，发出的一声高也不成音阶，一句低又不成调。还断断续续的，破破碎碎地下气不到接上气。似乎，吹了半个下午，还没有一个正确的音符，他的老师就是他的父亲。

“阿治又学吹唢呐了。”村里的人在笑话了。

香月的大哥是个年轻人，自然也有年轻人的看法。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对于音色单调的唢呐轻蔑起来了，大家都拿这件事来说笑话。偏偏，在这个幽静的乡村里，唢呐的声音可以随风飘过山腰小溪，传得很远，挡也挡不了，遮也遮不住。阿治心里想，假如学吹唢呐的丑陋声音，可以用盒子或罐子收藏起来，紧紧封住，不给别人听到。当学会了之后，再一忽儿的，拿出来炫耀，旁人也没有笑话可以说了，情形将会好得多！可是，事实又不是自己所想像的这样随心所欲，这就是阿治的懊恼。

因为乡镇上，寺庙的庙会里，唯一的唢呐手，只有阿治的父亲。所以，吹唢呐是他们家的传家本事。外表平庸的唢呐，一支铜打的乐器。那个父亲把唢呐抹得光亮，高挂在墙壁上。原来是祖父从唐山随身提过来的。拥有不能遗失的浓厚亲情。可是，大儿子对这样的乐器十分的看不起，坦白对父亲说：

“还是外国人的吉他好，手指头一拨，即使把调子弹歪了，也是好听的！”

那个做父亲的，背脊微驼紧靠着大门板站着，两眼直瞪瞪的朝着儿子望。再听了这个大儿子，如此大胆的说法，感到失望加气愤，怒吼一声，说：

“嗨！谁教你说的？有谁把外国人的吉他弹在庙会上了？谁敢说唢呐不好。唢呐，三百年后还是有人吹。”

“那就叫阿治吹好了。”

于是，这个大哥哥镇定地，随口就把这个有待相传的衣钵派给了弟弟，他嘻嘻笑着走开了。做弟弟的阿治心里也有一万个不喜欢，无论怎么看，拿在手上的这支唢呐，一点时代美感和青春活力都没有。而且，手握这么一支唢呐，还让人觉得很丢面子。可是，却又不敢说不。学吹唢呐比喝汤药还苦，当阿治的眉头皱成一堆的时候，嚼在唇上的唢呐更吹不上调子来！父亲看在眼里，认为儿子有意在装痴扮傻，板起了脸孔，吼叫起来，说：

“不要作假了，这样简单的东西，谁学不会？”

也不能说简单呀，看着这几张已经起皱发黄的、四个角头黏叨叨的“上、工、尺、下、六。”的乐谱。唢呐的音阶都还吹不上，这些乐谱对阿治来说，越看越不能懂，越看越晕眩。他急起来真想哭，却又不想让自

已哭出来。

“学它两年、三年吧，总学得会！”

那父亲狠狠地把话说完，一回身直往矿场走去。他不容许儿子还有什么话说，阿治低着头，看着这支唢呐，心里恨起来，真想一摔，把它砸在地上。可是，他绝对不敢这么做，假如他有胆子这么做，自己将会被父亲活生生地扔进矿坑里，由他给水淹死，好过被儿子丢了脸。所以，他只能自己对自己说：

“讨厌的唢呐，学它两年、三年，甚至学一辈子我也学不会。”

矿井的抽水机继续在操作。挖掘矿坑的工人把一箕一箕的沙土送到外边来。然后，用手推车推到棚寮内。棚寮内的化学池用来提炼黄金，可以嗅到剧烈的药水味。阿治的大哥哥跟着另一位中年工人，在把一块块锌片铺开，要把这些有高度含金量的沙土混合在镪水中，以便让溶化了的锌片把沙土中的黄金吸取到锌块上来，这只是提炼黄金的，其中的一个过程而已。要把黄金从锌块中取出来，那就交给另外一个提炼部去做了。

矿场附近的陡坡上，一棵榕树结了满枝梢的果子，榕树的根须从枝桠上垂下，像瀑布的水一样，直泻落到地面。这样的浓密的生长，只是一棵榕树罢了，却犹如一座小树林似的。当果子成熟的时候，在白天的里，全树林中的鸟类，松鼠们，在黑夜里却香狸跳着、蝙蝠也飞着、跃着来吃榕树果。当日子来到这个季节，已经是下半年了。

这个一九六十年代初。

在深夜里，潇潇的风打着屋外的树梢，像有谁在吹着的音调深沉的洞箫，任由那凄然的声音在天空旋转。山后边那几户人家的狗儿又在狂乱地吠起来了，是受着惊吓而发出来的吠叫声。屋外，夜鸟的一声声啼鸣，连蟋蟀唧啾的声调中，仿佛也夹带着惊慌和恐惧。在这风高夜冷的时刻，远处又传来连串的射击枪声，是机关枪？再有一声声重重的爆炸声响，是迫击炮？不懂那些是什么武器。

香月噤声缩在蚊帐内，她似乎在颤抖，不懂下一刻将会发生什么境况，她期望远处的枪声尽快停止，天，赶快亮起来。

清早，已过了六点钟。宵禁的时间刚结束，天色也明亮起来了，鸟儿

们仍然在树梢头上唧唧，昨夜的阴霾在光辉的阳光底下，暂时被泯没掉。叫人的心情稍微安定。父亲预备往橡胶园林去，他带了收取橡胶液的铁桶，站在屋檐下对母亲说：

“昨晚，他们又在驳火了。”

母亲没有回答，她忧虑地朝着山坡外的田野望去。本来是宁静的田野看来仍然是一片宁静，沉郁的丛林还是一样沉郁，眼前这一切看来，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可是，村庄里的人家，个个都是忧心忡忡。

她期望宵禁的法令尽快解除，可是，邻居的大伯昨天才来提醒，说再紧接下去，可能会戒严。戒严比宵禁的压力更加沉重，生活上有更多难处。

今天是星期天，大清早，十一岁的弟弟阿生用锄头掘泥土，他拣起混在泥土中的，一条条的蚯蚓，放在一个布满铁锈的小铁罐子中。看了看，认为份量已经足够了。小竹竿晾着钓钩，迳自往园丘边的一条溪流走去，他说：

“我去钓鱼。”

爱在溪流边兜圈子的红蜻蜓，闪着透亮的翅膀一会儿飞，一会儿又在小芦苇上栖息。

阿生向来最懂得钓鱼，所以，午餐吃鲫鱼煎酱油，或许还有蓝夹大虾炒盐巴。即使没有钓到鱼，或者钓到的鱼又太小。那就往溪流里捞一把蚬子或半筛子的草螺都好！

太阳升高了，蔚蓝的天空万里。在炎热的阳光底下，香月在帮忙母亲摊开黑油布，晒黑胡椒，两架双旋桨的英军专用直升机在屋顶上飞过，机舱的门没有关上，它们却又飞得很低，机身几乎触及橡胶树梢了。很明显，可以看见坐在机舱里面，手握住枪械的士兵。

直升机再绕了一圈，只看见纸张一窝窝地，从天上飘落。这些纸张被风一吹，散落到树林中或园地上。香月虽然很好奇纸上写了些什么，母亲却没有要去捡拾起来看的意思，自己也就不敢做声了。

这时候，阿治从小径的那一端走来了，他穿了白色衬衫土黄色的裤子，那是中学生的制服，梳了个整齐的平头，手中正拿着刚刚捡拾起来的传单，规规矩矩走过来，对香月的母亲，说：

“伯母，传单上说今晚继续宵禁。”

“唉！还是宵禁，宵禁就宵禁吧，不宵禁也没有人敢在黑夜里往外头跑！”母亲听了，忧愁地说。

阿治站在一边，低垂着头，默默不语。他的心情显得沉重，他犹疑了许久之后，才说：

“我哥哥在昨晚半夜里，悄悄走掉了。”

香月两手握牢一块木板，费力地把胡椒粒撒开，好让每一粒的胡椒籽都能晒上足够的阳光。这时候，别的事情她连想都没有想，惊奇地问：

“走去那里？为什么走？”

母亲在一边，朝着香月，轻着声音说：

“不要问，没有什么好问，懂吗？”

把话说过了，母亲再回过头，想了一些好话来安慰阿治，她说：“你的哥哥呀，他以后会回来的，年轻人呵，有一班的朋友哟，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去了，都是一时兴致的想法罢了。”

阿治虽然不认为他的哥哥是因为一时兴致的说法，但也不想作其他诠释，而且，有许多情况也不是阿治能分析出它的原因和理由的。而这边的香月反倒觉得阿治出现的目的只是为了他的哥哥而来的，于是，说：

“哦，你是来向我们打听消息的，是吗？”

阿治听了这样的话，愣了一愣，带点忧郁，对香月苦笑着，说：

“你想错了，是学校放假了，我只是来看看你们。”

香月听了阿治这么解释，也不置可否。她突然想起许久以来，没有听到唢呐的响声了，没话找话说，问阿治：

“你的唢呐学会了吗？”

阿治听了这么一问，反倒有些不好意思，想了许久，在斟酌那一句话比较合理，说出来也比较好听，于是，才这么说：

“我在古晋上学呀，住在姨妈家，在读书期间，唢呐，交给三弟在学了，我爸爸也同意。”

“哦，这个重任就顺手交给弟弟了。”

“现在是紧急状态呀，庙会已经被禁止了。”

“哦，是的！”

元宵时节，没有了庙会，阿治家的唢呐声反而叫人想念了。反而阿治在一厢情愿作解释，说：

“我没有放弃呀，我父亲要我做的事，我会做下去的。”

香月听了，只牵起嘴角笑了笑，自己并没有想了解太多的意思，就不想再言语了。她拎起刚才盛胡椒粒用的空竹篓子拿进屋里，并在厨房起火烧开水，忙了一阵子，当她从屋里走出来，阿治已经往小径走去，回家了！

被戒严的日子里，恐惧感在四周凝结，那张牙舞爪的黑影，向村落的每一个角落伸开，叫人躲也没处躲。感觉上，一天过一天的时间特别长。现在，谁家有什么短少了，只好请求张伯帮忙上埠头买一些吃的，尤其是外感散、消炎药。他老人家总拍拍胸膛，说：

“枪弹我不怕，我就不怕死。”

“当然，英国士兵的子弹都上了膛，不过，不会用来打阿伯的，因为打死你也没有用。”

大家都是这么说，这当儿，也不是在说幽默来消遣的时候，只是舒缓一下情绪罢！

一辆辆英国军队的巡逻车行在公路上，坐在车上的士兵个个荷枪实弹，车身都是彩绘上惨绿色的连罗华，外壳密封起来的装甲车也跟着呼啸而过。这儿被军车轮碾过的路面，周围的土地几乎也跟着车轮的旋转在颤抖、在摇晃。

没有人知道这样的紧急状况将延续到什么时候！

这一天，母亲忧心忡忡，吩咐香月收拾一些衣服，她和父亲在商量，似乎打算要做什么重要的事情，母亲对香月说：

“你在古晋姑妈的家住下，这段期间内，不要回家来。”

一大早，天色昏暗，风，急急地吹。看样子天即将下雨了，母亲和香月搭上了公共汽车往古晋去。

在公共汽车内，天，果然下雨了，雨水打在车窗上，窗外一片灰蒙蒙。车内，已经挤满了人，香月只好站立在一边，母亲勉强和一个熟人靠在后座。可以看见其他人那一张张惊慌和无奈的脸庞。各人两手紧捏着各人胸前的一个扁瘪的布袋子，几乎又担心会遗失掉一些重要的东西，可

是，说穿了，却又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可以遗失。同在一辆巴士车内，当中也有相熟的人，但也没有谁要问谁将要往哪里去，或者什么时候回家。

姑妈家住在汉阳街一间店屋的阁楼上。附近的一条印度街，这条街上，开了许多家布匹店铺，姑妈提议香月到一家布店铺中做个小工人，学习量布匹，那一码等于三英尺，一需固等于四分之一，技术和算术是一个人拥有的相等的本领。当布匹在手中摇摇曳曳，还要巧手拍，把它拎得牢牢。这些技巧不难，却还需要耐心地用一番心思，慢慢地从头学起。

虽然在城市不必听闻夜里传来的枪声，受着惊恐，心里可还是牵挂着家乡的境况，有传说政局将有另外一种改变，听收音机的报道称那将出现一道和平的曙光。以香月这个年龄来说，这个波涛汹涌的局势，什么地下组职、什么共产党，又说什么独立国家，听起来几乎似懂非懂。都说砂拉越的英国殖民地的时光即将过去，英国军队即将全部撤离，可是，那样的非凡时期，家里还是托人来劝告香月不要回家，以后的情形由得以后再说。

辗转的日子中，时光的飞速比如离弓的箭！

两年下来，香月也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至于回不回家已经是一件可以被淡忘的事了。这一个下午，一个乡亲行色匆匆，带来一袋子的物品给香月，说是家人交待的，当中有一封封面起了皱褶的信，看样子这封信已经被耽搁很长的一段时间了。香月把信件撕开，看了看，原来是阿治写的话：

香月：

算一算，我们有四年不曾见面了，我现在和一班朋友在汶来工作，不懂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你，家乡，可平静了？——

夕阳西下了
枝梢上的芙蓉花也凋零了
在大地如此苍茫的时刻
我感到无比的忧伤

此时此刻

我无所倚靠地，轻轻地问：

“可以让我爱你吗？”

晚风温柔地在吹

叫檐下的青草低了头

我这里，是那永无休止的寂静

你啊，你却远在天涯！

阿治

这样的一封信，拿在香月的手里，读了之后，心里只作一个轻蔑的笑罢了。看起来，这么一张小纸片，它比什么都轻、比什么都薄。总之，感觉不到它的重量。所以，香月就这么样的随手一搁，只是这样的随手一搁，无声无息的，从此搁掉了时光三十年——

今天，香月把车子停泊在公路边，缓缓地，往阿治的房子走去，这间房屋已经更换了屋顶和墙板，却没有看到当年屋檐下放置的石磨。她迟延了许久，再往前走几步，几只黑色的土狗窜出来，直朝着来的人吠。接着，一个男子跟着走来，香月一眼认出他就是阿治的大哥，这个大哥也眼明，他愣了一下，许久不言语。

大家对望了好一会儿，那个大哥挂着一份不稀罕的脸色，用不屑的口气，说：

“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们。”

那个大哥又是一阵沉默，之后，才缓缓地，说：

“阿治在工作的场地上，摔断了脊椎骨，从汶来被送回来时已经瘫痪了。这就是阿治瘫痪十二年，躺卧了十二年的床铺。”

当年，这个曾经是个凶神恶煞的，也是在一个深夜里，悄悄离开家，往森林去参加地下组织的大哥，他毕竟回来了。现在，他的右手指着被搁置在屋檐下的一个角落的一把长躺椅，长椅子已经朽坏，半边用一根塑胶绳缠绕，勉强把椅子支撑起来。

香月一下子又跌落在当年的一段时光里，许久不曾醒来！

“阿治就在上头躺卧了十二年之久。”

那个大哥哥说到痛楚处，他转过身子，背向香月，说：

“你难道什么都不知道吗？”

香月的脸颊上，犹如被人拍了一个巴掌，突然惊醒，回答说：

“我都不知道。”

“你不觉得你的人情薄似纸吗？阿治病到这样悲惨，你都不来看望一下。”

香月看不见那背转身的大哥面部的表情，只见他一头的白发，身躯弯曲，肩膀沉沉地微斜，声调低沉。他几乎不愿意正视香月，表明一副蔑视的神态，此时，香月深深感到这一趟是来错了吗？自己的心里头也确实承认，被抱怨人情薄似纸，不如说自己连纸也没有了。香月不忍心让自己，再凭空想像，瘫痪后的阿治是什么情形呢？这样的事实是太揪人心了。

不曾忘记的——就是那一天，三十多年前，仅仅的那一天的下午，在紧急状态时期，阿治匆匆来过一趟，他人站在屋外，香月到屋里斟了杯开水走出来，正想给阿治的当儿，阿治却已经走下山坡，朝着小径，走远了。

啊！如此人生，一瞬间，难道只是一个转身而已！似乎，连想再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

如今，该说的话也说完了，不该说的话就不该再说了。已经没有逗留下去的需要了，香月默默地往公路走去，坐进了泊在路边的车子，和煦的阳光晒着这个依旧沉寂的村庄。山谷中的竹丛随风摇曳，传来的音调那般柔和，似乎在和阿治那永远吹不上音阶的唢呐声互相呼应。

在不远处的金矿场早已停止操作，蔓草、藤萝覆盖了那曾经喧闹的金矿场上。藤萝、蔓草很轻易的把摆放在地上的一切物件都湮没掉了。唯有青山重重，它的容颜没有改变，青山，在蓝天底下，它从来就没有需要作任何的变化。

云朵在山巅上聚拢了，一瞬间，又从山巅的那一端消散去。仿佛做过的一场梦，梦的踪迹，渐渐地在空间中淡薄了。

香月明白，屹立在蓝天底下的青山不掉眼泪，它看过多少回流星的陨落，多少场云霞的变幻。镇定的青山俯瞰着山谷和旷野，那一幕又一幕发生在它脚下的事，它都一一看过了。它不必为人间的错失而叹息，也不必

为它掉眼泪，它似乎早已知道，今天发生的人和事，以前已经发生过，明天也将重复！

香月感到十方脆弱，在努力地让自己的心情镇定下来！

这当儿，她蓦然抬头，一看，回荡在树梢头上的，那一屡屡刚刚聚合起来的烟云，当一阵风扬起，还来不及呼唤，烟云立即向天边飘散去了，那一瞬间的景象，从此消失，而不曾投下片影只字。然而，阿治的唢呐声仿佛仍然在幽幽的竹丛深处，在随着微风回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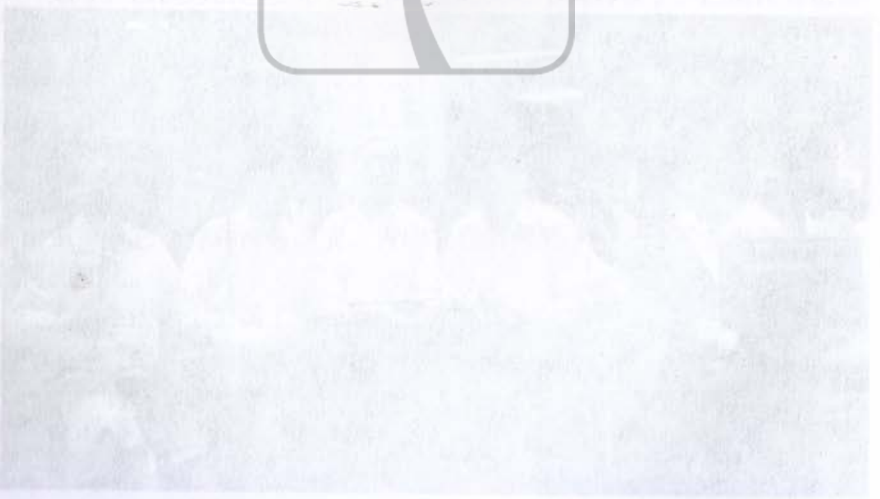
5/5/11



即，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

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

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蘇聯政府已開始對其外交政策進行重大調整。這與蘇聯早年的外交政策大不相同。



悠悠河水

农历的六月，是炎热的晴季。

当累人的雨季一过，明媚的晴天来了，大地给人的感觉真好。花草因为风的清凉而柔和起来。上头飞舞着长尾红蜻蜓、蝴蝶，又跳又弹的蚱蜢，红瓢虫也滚过来了，在卷叶菜心中下蛋。如此的万般色彩，仿佛是一幅刚刚刷上颜料的动画，轻巧而温柔。

灿烂的阳光照遍全地，样貌俊秀的山巅，巍巍地屹立在湛蓝的天空下，此时，它更显得神采飘扬。这重高高的山，容貌原来就是一把苍翠的，面对着小镇的侧旁。峭岩飞壁悬垂在山巅的一隅。看起来光落落的岩石，表面镶嵌着一道道的褶皱。在朗朗的阳光下，褶皱的边缘上端，反射起一道道玲珑的光芒。

通常，当天气十分晴朗，在万里湛蓝的天空中，只有几片精致的白云絮徐徐地在飘浮的时候，那些长在山岭上的，青葱翠绿的野竹杂树。人站在山脚下的远处，仍然可以各类树木的生长姿态，清楚地辨别各类的树木。

各类的树木都拥有各自的形体和姿态。若请教老炼的本地人，他还会那一棵是达邦树，那一棵是榴连树的指给你看。

山脊上有一片大面积的斜坡，当中除了散摊着没用的大石头，其余的就是肥沃的土壤了。

山的主人原来就是住在山脚下的，长屋里的达雅人。他们就在此处耕起旱稻田，种植玉蜀黍，酸茄子，和不用架棚的地刺瓜。他们把这些农作物一搭两搭的都种在稻田中了。待得旱稻收成后，还有这些瓜果接继成熟。这种一代又一代的传统耕植法，虽然已久远，也还没有被遗弃。

只用一巴刀子来拓地是十分艰难的事。从烧笆到播种，在每天的破晓时分，还在昏暗之中，他们男女老少背着篓子、打着火把，攀爬那很长

的、崎岖的山路，摸早劳作去了。他们带了干粮上山，都要忙到太阳往西边落去，听着夜鸟开始啼鸣，才背着夜幕，一步一步地下山回来。

当晴季之后，又是雨季。

雨季，就在每一年的年底。这时候，也是山林里的果子成熟时节，山前山后尽是九皇枳、山竺，淡杯、拉沙和榴连。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那些果子，都是香的香，美的美。于是，蝙蝠、果子狸、松鼠都在山林里活跃起来，遍地都是闹哄哄的。

同时，持着猎枪的猎人也赶来了。最叫人厌恶的是那一声声的，响在静静黑夜里的枪声，当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知道又有一只动物中子弹了。

当这块大地经过一整年的贮藏之后，到了这个时段，到了这一段风景，犹如一台戏唱到结尾，锣鼓、唢呐也吹打得特别喧闹和吵杂！

早晨时候，当太阳刚升起，一匹匹的云雾像一匹匹的白纱布，把本来散落四周的白纱布凝聚之后，再从山岭漾漾的飘，拂面是一阵阵冷冷风，这样的情形，就表示今天的天气将会特别酷热！

在广阔的天地中，只有小燕子最清高，它们向来不问世间事，自由地在蓝天中盘旋、在翱翔。

山脚下，淌着一条蜿蜒的河流。河水经小镇店屋的后门外流过，是砂拉越河的右支流。这条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安静的河水，当它因气候骤然而起的变化时，常叫人们因为它反复，而措手不及。

它在六月至七月的大旱天里，河床因为河水干枯而断流，人可以徒步从河的这一边走到河的那一边，好在这种情形延续不长。

因此，到了年底的十二月，雨水连绵的雨季，那当儿，黑云密布的天空下，几乎不见太阳的脸庞。雨，犹如倾盆的水从天空中直倒而下，又恰逢大海的潮汐又高，河水在迅速高涨，住在沿河两岸的人家都感受到被水的逼迫了，大家互相催促，赶紧把猫只狗只，鸡鸭和猪只都放到高坡树林去。再拿了米包，镬锅，铺盖，牵拉着自家的和邻家的小孩栖在用加杨叶子搭临时的小屋内。

还不到半天的时间，大雨引发的洪水，果然又凶猛，又疯狂地浸到屋檐下，立刻就淹上大门口来了。大家焦虑地待到两天三天之后，出太阳了，雨停了。河水已消退了，回来冲洗掉屋里的淤泥，刷净桌面上的、灶头上的黄泥垢。

天上的雨水下完了，雨天过去，天放晴，头顶上的阳光又是和往常一样的绚丽和温暖。

于是，大家又在老地方住了下来。园里的胡椒丛被水淹没后，根茎腐烂后，叶子落掉了，藤蔓也就慢慢枯竭。胡椒秧苗可以再培植，菜园被毁了，也可以再锄地再种植，大家都很平静地接受这大自然的刁难。抱怨和气馁很快就在忙碌中消散去，这一代延续一代的家园，谁都不舍得迁离。

也有人打比方，说这块土地原自一张荷叶，荷叶从来就撑不住如水珠似的财富；还说财富本来就是叫人捉不牢的水珠。——农家一天三餐的粗菜淡饭，一身的粗布衣裤，哪儿算得上是财富呢？财富应该是指那些人家手里所拥有的，又用不到的物质吧。——听到这些话的人只嘻嘻一笑，任其说对也罢说错也罢！

现在，潮水已涨满河面，那无止境的水，一波推着一波漫开去，漫开去的水，像渔夫拉开的鱼网，牢牢地覆过泥滩。泥滩上，沙鹭在漫步。刚苏醒的芦苇丛，芦苇茎随着凉风摇摇曳曳，轻软的长叶子低垂，摆弄着一圈圈的涟漪，直到潮汐退去！

此时，时间刚过早晨七时十分，云雾已悄悄地消散，像被清水洗涤过，看上去，这河流上的一切都那么清凉、完好。

一艘行已过好几个年头的老木船，还是可以稳稳地的行在水上。它载土产橡胶片，干胡椒。也同时载搭客，引擎发出“咚、咚、咚”的声响。远望去，船舱的窗口内有人在走动，都是要下古晋去的搭客，船只似乎由水流推着行过。这船只要行到二十几里外的古晋埠头去。水程不能说远，中途却还要在味源港，加蓝依，石角的各个小渡头靠岸，接送那儿的搭客和载一些土产和货物。

当船只抵达了，船头刚靠着渡头停下，早已等在该处的人们即刻就活动起来了。在岸边的朝着船上喊，在船上的对着岸上呼叫。苦力们打赤膊光脚板，开口骂人粗话的同时，还可以嘻嘻的笑。因为每天要扛货物，超重的包头已把他们的背部压得曲扭了，他们性格好胜，撑到脸色都发青了，还操河婆客家话说：“重吗盖，再加一包。”

已被晒干的胡椒粒装在大麻袋里，焦黄色的橡胶片一块叠着一块，用麻绳捆着。两种农产品堆放一处，散放着一股股胡椒粒浓重的辛辣味和橡

胶片的霉味。当他们把货物安放妥当后，船又开动了，向着另一个渡头行去。

河水潮退了，船只顺流而下。可是，因为河流弯弯绕绕，大约要行到下午三点钟才能抵达浮罗岸的毕大拿码头。这样的行程费时间也熬煞人，此刻，因为船行过带起的波浪，犹如河流在呼吸。

家住河岸边的人，总是熟习潮起潮落，也习惯河面上的活动。

刚过十一岁的李文平，个子矮小，脸色苍白，瘦削的脸庞，嘴上列出两颗大门牙。他挑着两个比身形大一倍的铝水桶，肩上搭块蓝布浴巾，要到河边洗澡和洗自己的和父亲的衣衫，同时也挑水回来厨房用。那只带黄斑点的小黑狗摇着尾巴，随着小主人的身后跑。

往河岸去的小径，朝向岸边斜落，凹地爬满红胆草，草尖顶端还挂着点点小露珠，走过去，露水都溅到膝盖来，每一次看到露珠儿李文平想起常听老人说：“一支草一滴露，穷人自有穷人福。”论调很无奈，也很凄恻。李文平不懂得老一辈的人为什么要这样说，通常，老人家说的话，很多时候自己实在不甚明白。

这儿聚了一堆沙土，上头长了一株岗捻树，树枝梢上开满花、结满绿油油的、饱藏着紫色浆液的小浆果。这粉红色的花朵笑咪咪的，颜色又特别秀丽，斑鸠鸟原来栖在树梢头，一受到脚步声的惊吓，张开白斑纹的翅膀，再传几声啼鸣，一飞就飞过芦苇丛，直住树林窜去了。

在梯阶边，水獭的锋利的爪子印留在沙土上。那只滑溜溜的，偏爱吃鱼的小动物，它刚刚潜到河里捉到了鱼只，衔回它的地洞里吃去了。

当河水涨潮的时候，一涨就涨到梯阶下。住在河岸上的人们，通常都用木板块钉成小梯阶，搭在临近自家房子的河滩上。在梯阶的范围内，竖上成排的坚硬的木桩，围成一个坚实的圆圈，以防备鳄鱼游近来袭击人，这条河里的凶鳄鱼很多，被凶鳄追咬的事也曾经发生过。

这邻家妇女称他为“那个打铁匠的儿子”的李文平舀起水，再把水往头顶直淋而下，常听大人叮咛，说在这炎热的旱天里，要多冲凉去暑热。自己从小就照做了，雨天旱天都不改，若那一天少冲了，会有生病的感觉。

现在，他的早凉冲过了，再拿着水桶往水中一甩，啪一声，汲了一桶

漂亮的水，这是铸铁要用到的水，要挑回来！。

打铁铸铁是李家的祖业。常听老祖公说起这一支一般人提不起的铁槌，是从唐山辗转带来了，因为它水浸不腐、雨淋不烂，好歹就留传到今天。

这周围二十多里当中，有几个小镇和无数园丘，打铁却只有他一家，耕田种地少不了镰呀锄呀斧头等，所以，一年到头来，也有他们忙的了。

锌片盖的小棚寮，中央砌一座炉灶和一座风箱，另一座用来锤打铁块的砧架子，下边放着一个盛水的大盘子。这时候，李老父弯着腰，正在给炉灶取火，他先把昨天留在灶中的灰烬扫掉，再点燃用橡胶碎片做的火引，火很快便把炭块烧了个通红。他拉起长把手，把风箱一抽两抽，被风吹起的点点火星，劈劈啪啪在闪闪熠熠。

李老父已准备了几块黑硬的毛铁，毛铁块中暗藏着黑油油的光泽。这一批毛铁，昨天才从古晋送到。看来，父子俩今天可要打上一整天的铁了。

文平把挑回来的水倒进缸里，这是向镇上的杂货店里，讨回来的咸菜缸，缸口小是小，也没法子给它切大，一路用下来，也用惯了。李文平挑了空桶再往河边走去，多挑两桶水，把大盘子也预先盛了水，水缸也灌满了。可以用上一天，不必在中午时候，工作正忙，太阳正炎热的时刻，又要赶到河边挑水，而那只小黑狗一看到主人往河边去，赶紧跑上来，一会跑在前头一会又转到身后。

炭火在热气中焚烧，一堆通红的火，越烧越旺了。李老父用长夹子挟了一块毛铁，投进火焰中，任其在火中焚烧，要一阵时间才能烧透，也不必守在烈火旁边。李老父放下手中的铁夹子，转身走过土坪，跨过小沟渠，往镇上咖啡店走去。

李文平回到屋内，把两张板凳放好，板凳也只有两张，日常里实在也没谁来作客，两张板凳也足够用。饭桌是用箱头板钉成，都是父亲的手工。桌脚虽然有一点斜，却还算牢靠。就等父亲回来一起吃早饭，李文平打开搁在灶上的饭锅，打开搁在灶上的饭锅，舀了两碗饭，热腾腾的。碗里的白饭冒着一缕好看的水蒸气。灶中的木柴火已熄，灰烬里还留着一些火烟。

这些饭菜是在早晨，公鸡啼鸣的时候，李文平趁早起来煮的。煮一天

三餐的份量，足够吃上它一天。在妈妈卧病时候，八岁的文平已学会煮饭了。妈妈也说过，争气的小孩不挨饿，只要白饭煮熟了，不会炒菜吃白饭调黑酱油也行。

好一阵的时间过去，李老父才回来。太阳晒在茅草头上了。

李老父穿的无领粗布衣衫，黄斜纹蓝裤子。原来他往镇上咖啡店去买咖啡。现在，他用食指拎着两罐炼乳罐盛的牛奶咖啡，铁罐凿个小孔，小麻绳穿过盖子，吊着，一曳一曳提回来。他一进门来就递给儿子一罐，另一罐放在饭桌上。李老父脱下衣衫，把衣衫往钉在窗沿的铁钉子上挂好。坐下来，大口喝了半罐子的咖啡，香郁的咖啡，还烫舌尖呢。

一盘酱油煮茄子和一大鸡公碗的赤豆汤，现在，他和父亲一起吃早饭。父子俩一起吃饭总是沉默的，只听到吮汤水和匙羹碰碗沿的声音。自小到大到今天，实在也找不到父子都可以谈一谈的话题，虽然文平有许多想问而不敢问出口的话，也还是始终不敢说出来。

今早，老父喝了半罐咖啡，拿了筷子扒口饭，又放下筷子，破例地说起话来了，他焦虑地说：

“车路就将开到镇上来了，铁甲车停放在侨长的屋前啦——”

这件事儿呀，大家都晓得了。做儿子的答不上话，只两只眼睛看着绘画在汤碗上的、翘尾巴的红公鸡！

老父亲继续发着他的牢骚，说：

“有大路通车了，好人坏人都混进来了，那时候，年轻人不会学好只会学坏。”

“怎么会呢？有了汽车交通，多好啊！”文平心里默默的想，但是又不敢答上来。

文平向来不懂话要怎么才能顺老父的耳朵，若说了父亲不中听的话，又会招惹老父的气恼了，可是自己又不是很同意父亲的看法。他只好把眼睛望出大门外，可以看到不远的，那两排已残旧，剥落的盐木瓦片筑成的店屋。倒是离店屋的不远一间小学校，学校门口牌匾上写着“中华公学”四个大字，此刻，学生上学堂来了，他们背着书包走在校园里，大地也美丽起来了。九岁就辍学的由平，觉得这一切和自己有着分不开的关连，但是，又是多么的疏远。

大路开到乡镇来了，那会带来许多新鲜事——许多新东西也会出

现，那多好。想着，期盼着，文平几乎在想象中着了迷！

李老父吃饱了，把空碗倒转来盖着筷子和汤匙，这样做因为可以省了洗碗、洗筷子的麻烦。反正下个午饭还要吃，碗筷洗不洗都无所谓！

“反正吃午饭时还要用，不必没事找事做。”

他对儿子说了两句话，忙着往打铁棚寮子走去。风箱下的一堆火炭，已经烧得透红了。必需即刻投毛铁，免得炭火在空烧，浪费了。

看着朝天的碗底，这种做法李文平还是不认同，也是妈妈不喜欢的。他取过来就把它洗干净了，用竹罩子罩好。水瓢边还放着余剩半片高士治肥皂块，要把它收在腐乳缸子内，免得沾了水而溶烂掉。只是多做了几个动作，这个简陋的厨房，总算打理好了，才提了开水壶，走到棚寮来，他把水壶放在棚寮里阴凉一点的角落，免得口渴时又要喝被阳光烫热的水，不好受。

太阳光亮晶晶地晒过棚寮旁的芭乐果树梢，山岭上的云雾早已消散，敞露出翠绿的山峰。潮汐也渐渐落到河滩下，退潮了，那赶早到河边洗衣裳和挑水的女人都已做完她们手中的工作，从河边慢慢走回家去了。

今天的天气果然是晴朗得很，有微风在吹，蓝天蓝起来了，树叶被风过了，它还是绿油油的。一天，就这样愉快地开始了。在棚寮里，早先投进火里的毛铁块已经烧透了，老父又拉起风箱，呼噜呼噜地，拉出来的风拨得火星飞散，李文平用长长的铁挟子，挟起被烧得透红的铁块，放在铁砧上。父亲赶紧举起槌子往铁块打着，老父说过铁块要顺序槌打，打镰刀、锄头或打菜刀，就会渐渐在槌敲下形成。这个本领，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拿捏的。

文平将一块铁烧红，嵌出来，打一阵，铁冷硬了，必需再投进火里，待铁烧到红透了，又嵌出来趁热槌打，如此重复又重复，当铁器被打成形后，又把它投掷到水中。如此锵、锵、锵的声音，给四周邻里们过的日子里，添加一些生活的滋味。

在这个小镇上，每一年中都有一个传统性的节日，李文平牢记住母亲在世时今天会做的事，自己认为自己也该代做。大早儿，他拿了父亲平日给他的，小心储蓄起来的零钱，就到杂货店来，买了香烛祭品，杂货店的

老板娘是母亲的老朋友，她看着文平，神情似乎十分感动地说：

“孝顺，真孝顺。”

“没有，我没有孝顺过妈妈。”

文平觉得这些好话听了叫人肉麻，只能以微笑作为回答。自己对妈妈的思念不是别人所能理解的，还了钱后，提了祭品走回来，向站在棚寮前的父亲，谈起上观音庙去给妈妈祈福的事。

李老父听过了，满脸不屑的表情，摆了摆布满茧块的手掌，说：

“人都死了，纪念什么？这些事吗？哼，我不信。”

李文平低头，也看着自己的手掌，又背转身来看了看手指甲，一会，心酸地，说：

“可是，那是阿妈相信的。”

李老父埋头在整理一把把打好的镰刀斧头和菜刀，心有些的不忍，想了一想，说：

“你自己办去吧，不懂怎样上庙，托给三姑妈去。”

那做儿子的低垂着头，不敢答话，父亲把衬衫往身上一套，他还是习惯不扣上纽扣，任两片衣襟在胸前飘曳，他用麻袋包捆扎的铁器，再朝肩头上一摆，迈开大步朝着镇上的渡头走去，只有在这个时间里，有一艘往乌梳去的船，错过了这一趟，就要等明天了。老父亲急急地把话喊回来，说：

“我要上渡头去赶船，送货去乌梳，午饭不要等我。”

老父说完，人也走远了。微微的风在吹，树枝儿在摇曳。小红蜻蜓搭在青草上午睡了。

“也好，找三姑妈去”

文平心里想哭，他吞了吞口水，也像是吞掉了自己的眼泪。他孤独地往三姑妈的家走去。三姑妈一家住在村内的一重山丘后边，小径绕过小学校园，还跨过那条水流慢慢的小溪流。溪流边，长了一排翠绿的梔树，还开了白纸一般的白、香喷喷的梔子花。由平想起妈妈叫这种又香又白的花名“秋香”。攀过黄泥小径，走过一个浮满布袋莲的小池塘，池塘边插着一支钩干。再上了很陡的土坡，这儿的整个土坡都栽满了胡椒，青翠的胡椒藤已爬上盐木柱子的尾梢，泥土刚翻了新，也已施过肥料，要放花结果了。

胡椒园旁边的亚答木屋，这三姑妈的家门前，栽了一株艳红的指天小辣椒，经常，三姑妈采它来调盐下饭。一撮的白盐，加一札的小辣椒，单只是用眼睛看，就感受到那呼呼的辣，三姑妈还直说香，那当然不是真的香，是不要说真话罢，由平觉得三姑妈的身材干瘪得像一根被扭曲了的干竹枝，叫人看了心里难过。

然而，头发梳得光亮，衣衫整齐的三姑丈手抱着一只公鸡，他在给受过伤的鸡冠敷药，鸡冠瓣淤血变黑褐色，尾巴也散落，这是一只经过一场打斗还存活的斗鸡。三姑丈养了五只斗鸡，都用一根根长绳拴在屋旁一棵荫凉的番石榴树下，这些公鸡各自在展翅磨脚趾，它们的啼鸣高亢而自信。

“三姑丈。”文平走向前，称呼一声。

这个三姑丈连头也不抬只“哼”应了一声，继续在照顾那只公鸡，他给公鸡吃一堆切碎的猪肝，把公鸡养壮了，三姑丈送它们上斗鸡场去，文平想起父亲曾经替三姑丈铸打过几把特别锋利的小尖刀，小尖刀用来绑在公鸡的脚跟上，在格斗时候，可以把对方的肚肠割破。当公鸡斗败了，主人输了赌注，恼怒之下，会公鸡被拔光羽毛，往喉咙灌水，再用脚狠狠踩踢，美丽的公鸡就在咒骂中滴血而死。

“作这样的事情多没意思呀！”

做儿子的文平不敢对父亲说真话，他心里存在着无比的恼恨和压抑。每一回来到三姑妈的家，当看见文强大表哥很忧愁地望着那美丽的公鸡。站在一旁的文平也忧愁地望着这个大表哥，忧愁眼望着忧愁眼，大家都静默了，风吹过波萝密树梢，疏漏的树枝在日影下摇曳，阳光的丝线透过枝叶的缝隙飘落，落到各人的脸颊上。

今天，大表哥从胡椒园走回来，把锄头和笨箕放在柴寮旁，他摘下头上的草帽，汗水像雨点滴在他的鼻头上。他一看见文平，赶紧走过来，拉了文平往屋后边的高坡攀上，说：

“去看在劈地的铲土机，要做大路了。”

“是，我知道。”

文平跟着兴奋的大表哥站在高坡上，来到这儿，可以望见山脚的另一边那叠翠的灌木丛林，推土机把树木杂草磨平，修公路工程在进行中。

大表哥盯住文平的脸，正正经经地，问：

“大路通车后，我们可以搭了车子到外边去，你打算作什么？”

“没想过要做什么，我想还是跟着我爸爸打铁罢！”

“我想到别处去，或许外地能有出路。”

“在家不好吗？”

“还能在家住下去？看到我爸爸在喂公鸡吃猪肝，我就很沮丧。”

“怎么会呢？”

“怎么会呢，你知道吗？我妈妈常常吃小辣椒调盐巴配白饭。”

这么一说，文平也感愤慨，但是，愤慨归愤慨，自己又能做什么。

十六还不到十七岁的大表哥还想嫌文平几句，嫌他窝在家没出息。但又觉得这天底下总该有人打铁才好。自己却另有打算，路从远处开来了，自己已作好打算，会跟着大路远走，他认为太阳晒在这儿也同时晒在别处。

志不同道不合，两个年轻人再也搭不上话，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太阳已靠在山颠上了。踩着树根浮泛的土坡，沉默着走下山坡来。

中午的太阳炽烈，三姑妈还在胡椒园里忙，大表哥在屋里淘米煲饭，把饭锅放在土灶上，叠起的木柴取着了火，一缕炊烟冲上屋梁。土灶一边也一并煲煮一大桶养猪的饲料。可是，三姑丈向来嗜赌斗鸡，输多赢少。经常趁猪只肥大了，叫人来把猪只扛走，卖了，而三姑妈却拿不到一分钱。因此，一家生活桎梏。此时，文平望了望檐下那株火红色的小辣椒，表哥又要采摘那些指天椒调白盐做菜肴了吗？

李文平想了想，走的文强的面前，把自己来的目的对大表哥说了。这个大表哥听了这样的告诉，觉得太稚气了，于是，十分不客气地，说：

“我妈在忙着给胡椒锄草施肥料，忙着，她没空儿陪你上庙堂，你自己的事你自己打算去吧，不要依赖人。”

文平听了大表哥如此直截了当的话，心里有些难受，但也理解，说：

“是！”

街坊的人都说三姑妈命苦，看来也是真的。虽然文平还不太清楚命苦的原理从哪里来，如何推理，但在三姑妈的境遇里，似乎还带有一点自己的感觉，但又说不清楚整个中理由。他只好独个儿转回家，走在小径上，泪水搁在眼框里，鼻腔一股的酸意，文平突然又想哭，但又想了想，对自己，还有什么好哭的？

一只黑褐色的大麻鹰飞过芒萁丛，嗜吃蜗牛的麻鹰是一种单飞的鸟，它在拍着翅膀“咕、咕、咕。”地呼叫。似乎，它在向李文平打招呼，也似乎在嘲笑。

下午，父亲还未回到家，这个时间里，河上已没有载客的船只穿行，通常父亲都从那条友蓝肚小路走回来。小路沿着河边曲折而行，也要走上半个下午时间，文平打理一下风箱、炉灶和铁夹子。看看缸里的水少了，再到河边去挑水，又觉得自己很累，很疲惫。像在发烧了，额头也晕痛起来，他走到屋后来采些车前草。挑些青翠色的，放在桶里洗净，用一个锅子，拿到灶上煲上一会儿，用来作药汤喝。记得妈妈在世时就常常这么做，自己跟在妈妈身旁，看得多，也懂了。

傍晚，中华小学校与安静下来，学校早已放学了。夕阳西落，云低了，风把沟渠旁的草吹低了头。父亲才回来了，他坐在门外的一段木桩上休息，由平把饭菜一起放在镬内，起火蒸热，再打理一下饭碗筷子。看看父亲还不想现在就吃饭。再走到河边看河水，梯阶下，河水汪汪，晚潮又涨高了，晚潮高涨最好，在古晋邦加蓝巴都打起的八点炮。今晚的八点炮，随着河水的高涨，因为水的牵引，将会很响亮，能够听到响亮的报时炮，这份奢侈，却是李文平每晚的期盼。

夜里。趟在蚊帐内，静静地等待炮声响，这个深沉的、犹如一声呼唤。可以让自己连想在外边还有一个和自己有关连的世界，那个世界美好吗？阳光灿烂吗？也许罢，文平也就在想像中沉睡。

一九五三年。道路可以通车了。

一辆老旧的行起来嘎嘎作响光头卡车，据说是英国牌子的，车斗内安装上木板凳子，用来载搭客往返石隆门。因为还未铺上沥青，一些路段还是碎石和泥巴，车子行行跳跳，难有平稳，那颠颠荡荡的，虽然给坐在车内人不舒服，却比坐船快速多了。若又遇上一场雨下来，搅成一滩的泥巴，立刻就陷车了，人们可以下车来，协力把车推上路，有被泥巴沾满身的，也就哈哈几声笑过去。

五年过去了！

李文平一个稚嫩的小少年，逐渐长成一个青年了。对他来说，那些起

初看来极新鲜的事，现在已不再新鲜了。

自从大表哥搭上买卖土产的货车离开后，他人没有回来，也没有捎过信回来。

这天下午，父亲吩咐由平给姑妈拿一新铸的链刀来，他站在木屋的柱子下，看着三姑妈在柴寮里抱一捆柴走进厨房，放了柴再走出来，她整个人像被木头压榨过似的，她又劳苦又愁烦又着急，在追问：

“你大表哥曾跟你说过什么话吗？”

而由平自己不懂该怎样答话才好，只低头不语，他不想把大表哥说过的话告知三姑妈。若说出来，那会给三姑妈带来更大的伤害。

“没事儿啦。”

在大家静默无言的时候，倒是三姑丈从屋里走出来，边说边走，还把头一甩，真的是一副没事儿的神态。他直走到屋檐下，俯身抱起一只雄赳赳、气吼吼的公鸡，公鸡给人抱驯了，乖乖的被搂在腋下，它还懂得斜着脖子看人哩。

三姑丈再弯下腰，拿了一个装着斗鸡刀的袋了，往小路走去，匆匆地赶往斗鸡场去了，听说今天的斗鸡场设在附近一户人家的园丘里。

三姑妈更加迷茫了，她驮着背站在番石榴树下，嘴里还喃喃的说了好些话，没听清楚她说什么。小表弟妹们只呆呆地在望着他们的妈妈。被拴在树下的三只公鸡在喔喔啼。这叫人揪心的事，李文平又不会说安慰话，在姑妈的面前站一会儿，只好默默地离开。

炎热的阳光把土坪晒的有些干烈了，木瓜树叶撑着一张张的薄翠。棚寮内，文平赶上前帮着父亲拉起风箱，火星纷飞，毛铁烧透了，李老父依然挥着铁槌，在打铁，锵、锵、锵的响声，给李由平听来，铁槌碰击的声音似乎成了嗦嗦碎碎的呓语。

文强大表哥去了哪里？他会回来吗？或许，有一天，文强大表哥衣冠光鲜地，兴高采烈地回来！

一天下来，本来沉默无言的由平的心情更加苦闷和落漠。晚饭后，息了挂在墙壁上煤油灯，上床睡觉去，放下了蚊帐，八点炮早已响过，自己蜷缩在蚊帐里，静听屋外的夜鸟、青蛙、蟋蟀的鸣叫声。

当这些昆虫的鸣叫听起来越来越深沉的时候，就是夜深了。

这一整夜，文平都做了一个梦，——自己和大表哥同搭了一艘木

船，文强大表哥没有清楚说明要去哪里，自己跟着他就是了。可是，木船本来完好无损的，当船行到河中央，却不懂怎么舱破烂了。天又下起大雨，淘淘的水灌满舱了，船就将沉没，表哥却突然失去了踪影，船只渐渐沉到河中，而自己却掉进水里，当自己挣扎游泳上了岸，却看见大表哥早已站在岸上。刚刚和他打一个照面，猛然一个转身，他的身影又消失了

.....

早上，潮汐又涨起了，李文平依然大早起身，到河边挑水和冲早凉。

看来，今天又是一个大晴天。云雾，依然在河面上飘荡，森森的一团水气绕在一处，那么轻快，那么美好。可是，也是一场说好就好，说散就散的风景，虽然难以捉摸，无尽的宽阔还是那悠悠河水呀！

风把水波吹皱，其实，风不吹的时候，河水也是一样起微波的哩。

曾经在这条河水上穿行的货客船早已停行了。曾经过的纷扰，却不在河面上留下任何痕迹。由平汲了两桶水，挑着，还是那样的不忙不急地往棚寮走回去。

有人说过以后自来水会接通到镇上，若能通到屋里的话，自己也不必再到河边来挑水了。要说不必再来挑这河水，自己和这条河水没有了关系，若失掉了这种依附，心灵上的失落感将是痴缠的。自己矛盾地在想，这样的情景不要太快来到才好。

炉灶内冒起一缕火焰，滚滚向檐头飘去，叫人有一种暖和的感觉。旁边平放着的槌子、毛铁。搁在一旁尚未铸打完整成铁器的铁块，李老父还是用同样的动作，十年后也不会改变的姿态，俯着身子在全心灌注地点燃炭火，把炭火烧个通红。一天的劳作，大早儿的，都预备妥当了。然后，父子两再回头去喝那盛在牛奶罐里的咖啡，咖啡还是香喷喷的。

这一天，天空飘着毛毛雨，在雨中，小表妹戴着笠帽走来，红着眼眶嗤嗤地对李文平，说：

“我妈妈病了，我怕。”

“怕什么？”

“我怕妈妈会死去。”说着，她哭得更辛酸了。

“真能说死就死吗？”

李老父在旁边听到，从来什么事都懒得管的李老父，这一回气恼了，放下手上的铁锤，对文平说：

“你看住火，我往看姑妈去。”

李老父气喘喘地，走开后。小表妹忧伤地，乞求说：

“你能帮忙找大哥回来吗？我父亲又不理不睬的。”

“我能往儿去找呢？”

李文平的见识也有限，面对这种情况，实在没有一个处理本事。

小表妹失望地转身回家去，她拉起衣摆，边走边抹眼泪。

文平实在帮不上忙，只能对着天空叹气！

傍晚，父亲才缓缓回来。他起先不语不言的。专心地把那把镰刀打完整了后，才气恼地说：

“文强这个儿子算是白养了！”

“或许他在外边工作忙，回不来。”

“废话，你也没有脑筋吗？”

老父一听文平这么说，放下锤子，转过脸，狠狠地骂了儿子一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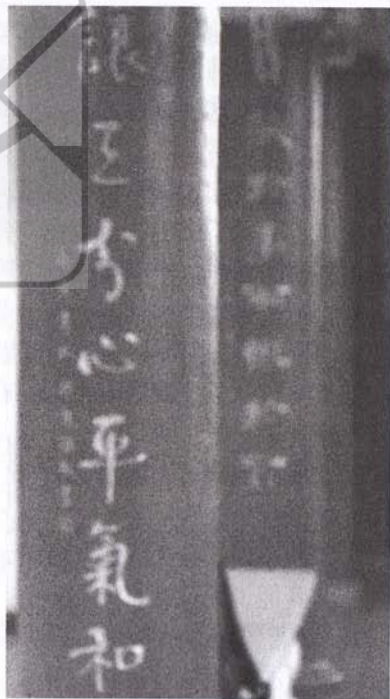
李文平知道，若不是有必要，父亲是不会多说话的。他低着头，不敢再答话，他拉起风箱的把子，赶紧把风箱灌满风，让炭火热烘烘地烧起来。

唉，身边有很多事情在发生，自己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人有能力阻止那些叫自己忧郁的事情不发生在自己身上。

太阳已往西边斜落，晚风从河岸边吹来。棚寮前的公路上，一辆公共汽车缓缓地行过！

那是今天的最后一班车。

26/10/2003



河湾旧事

这里的小河川原是砂拉越河的右上游，淙淙河水从罗港及西里京的山峦尽处蜿蜒流下，也是和印度尼西亚的领土北加里曼丹的分水岭。由平地耸立起来的，连绵不断的黛翠，一种长缠而延续的永恒颜色，重重叠起的山峦排列在蓝天底下，也就形成了边界上的一道道的自然屏障。

在那两大幅山麓的屏障下，一凹凹的深邃峡谷，而夹在峡谷的两旁，峭岩中的一道潺潺浅流。这儿的浅水清澈沁凉，成群的黑斑点小鲫鱼，一窝儿的，聚在浅水中。幼细的鱼鳍在摆弄，拨起细沙，它们在觅食也在戏耍，鱼儿们都是细瘦的，可见这条小河床的土壤投入太贫脊了。在雨天，浅流急急地流泻过磊磊砾石。即使在大旱天里，它还是断而又续的，涓涓而流，水，也不至于乾涸掉。旱季，雨水欠缺，这山涧水也不曾断流，它长年洒洒落落，漫漫长长地涌向平原、低洼处，汇聚成一条大河流，天下所有的河流，都一样，每一条河流总要回归到大海洋。当大海洋的上空，会聚了从各方流来的水，形成的茫茫水气后，又随风飘起，雨，再落回到原来的，同一块土地上。水，又流成同一条河，又再回去大海，这样美好的循环，犹如失去的又能拥有，真叫人感到欣慰！

水，这条弯弯绕绕的河水悠悠地经过古晋市，越过本岭的青山河口，直朝着三十多公里外的南中国海奔腾而去。

这里延河而下的两岸上，漫生著一层浓绿又一层淡绿的矮灌木林。地方的范围当中，还有十多个小埠头，附属于小埠头上的村落，居民的房屋有些用亚答叶子，或用硕莪叶子，编织成一大块，来盖成为屋瓦，甚至围墙也是用亚答叶层层砌上。那有用锌片盖的屋顶，当阳光晒上来，若是新盖的屋顶，那一块块的锌片会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

吊脚步屋依傍著河岸而搭起，在屋子的后门下，小木梯一搭就搭往河滩，用来过渡、挑水和洗衣服。乍看起来，它的容貌古老而幽雅，它大都

是马来人的住家，在屋子旁边，种上一两棵椰子树和槟榔树，成丛的佬叶藤，叶子很俏嫩的，直攀到木柱上，另一部分垂落的根须缱绻，嘀嘀嗒嗒的。一伙儿搭在窗门下。篱笆边，美人蕉风姿妩媚，风过时，在痴痴地望着人微笑。因为那日以继夜的，永不误时的潮来潮退，那风景，这一看也就从儿时看到年老，所以，大家对那一淌从家门前流过的水，都抱著一份难解说的感情！

山墙下面的莽莽旷野，给人的感受是一份幽幽的苍凉。乾焦又贫脊的石灰质土壤。在礁石缝隙中长起来的野樱桃树，看上去的枝干一枝枝都很枯瘦，细尖的叶子缝隙当中，它粒粒香甜的红果实，都是禽鸟的粮食。

早晨的时候，有成群的歌罗鸟聚在梢头啜食，好一份活泼的景象，人若要采摘这野樱桃果，除非赶在鸟儿们到来之前，否则留在枝梢的都是青涩的嫩果；它也是一种极平凡的树木，还有蛙子藤也一样的，遍地攀缠。在很久以前，也就是在一个个半世纪前，最初到此采金的人呢？现在，也都已老了、散却了！

在岩壁上挖掘的坑道，坑道伸延到山岗，现在，坑道已被藤蔓杂草淹没了，残留在矿地上的，都是那些黄金已被榨取掉的秃秃石渣。或者还能叫稍微有一点脑筋的过路人，把这已腐蚀的铁器工具和被时光遗失的往事，拿来和今日的世界连在一起来想！

一一靠近流水汪汪的地方，地面上的软黑土比较肥沃和湿润，收成的季节到了的时候，凡是能被太阳光晒到的土地，都是一块块绿油油的田园，那旱稻田和意米田原来是达雅族人的产业。玉蜀黍都有肥长的叶子和大簇的花茎，稻穗还当处在幼嫩中，他们不能不在田垄中。高高吊挂起，红红黄黄色的杂花布块，作为赶麻雀用，随著一阵风大，一阵风小，花布在田垄上飘曳，不懂大群麻雀有没有被吓走，眼望去，倒像是在办什么喜庆似的，在热闹。

假若能讲达雅话最好，不妨在四周游逛，随意地在褐雨燕飞上飞下的小亚答屋前，找几个老人家来说说话，他们也乐意跟你聊聊天，谈一谈那些叫得上名字的，或者叫不上名来的乡里，可以吃的果子和青蕨。最叫人泯心的，也是那生长在树梢头上的野胡姬，野胡姬花散发醉人的清香味，一缕缕，在随著清风，这儿飘来、又往那儿送去。聆听那些话，足够使你逗留半过下午，尤其，过了十月后，太阳又朝南归了吹来的北风也凉了。

早晨，一重山峦浮泛着冷凛凛的暗青色，它刚从梦里醒来，任由轻盈的白雾，回汤在山腰，黄昏时刻，灿烂晚霞飞扬，从辽阔的天边飞起，哗啦一声啦，直舞到农庄上来，农家的屋前屋后，开始燃烧起熏蚊子的草烟，这飘绕的烟气迷离。多少也有叫人情绪安定的作用。四周围都安静下来，人们都留在屋里吃晚饭了。当看到呈现在眼前的一切，有谁不倾慕这片大地的丰盛呢？

(二)

这儿，是小镇所在的地方，由古晋往石隆门去的公路走来，只有十八公里。一重巍巍颤颤的比玲瑶山，那神态显得豪迈。在山脚下，河流突然在此处拐个大湾，河湾的上端原来是华人传统坟场。河湾的侧边，满布枝叶浓密的、像竹一样的竹草。急水引起的旋涡搅成一个深潭，这个阴森森的深潭，是鳄鱼的窠臼。居民们都是这么样传说的。鳄鱼原来是三保太监下西洋的时候，郑和统帅在中国广州的河中，捉了鳄鱼，用蚊帐把鳄鱼包起，放在船里，千里迢迢地，把它们载到南洋来。所以，避免在河边洗蚊帐的嘱咐已被居民接受。否则，那回不了家乡的鳄鱼，一看见了蚊帐，会恼怒起来追人来啃，这是大家必遵守的规矩；这些大爬虫经常护着它们的儿女，横身竖尾，趴在河滩上晒太阳，令人又好奇又恐惧。

再步行十五分钟，走过中华小学和夜一政府诊疗所，沿著河岸上头，傍著这条河水而建的小乡镇，当中一条窄窄的街道，两戴面面对应的百年店铺，在垂垂老矣中发出一线活泼的生机，犹如一棵老日罗东树，还萌起嫩芽发叶子。店屋的柱子和墙壁，它的材料，大都是以珍贵的婆罗洲盐木竖起，这坚硬的木材亘久耐湿，虽然木料没有腐化的迹象，却能叫人感受到它的岁月沧桑。

从街头到巷尾，在窄窄的街道上走，你会问，这样的一个小地方，它还会再年轻一次吗？现在，旱季一过去，又是农历年底，雨季节了。这一带接连下了整个月的雨，滂沱的大雨带来大量的水，以至水自到罗港和西里京的山脉高处，直到深谷，再由深谷倾泻而来，冲入盆地，滚滚淘淘的水，由黄泥浆浑成，直奔窜到河的下流来。原本在旱天季节里的浅流泥滩，此刻，汹涌奔腾而来的水，已聚拢成了一条庞大的洪流，于是，那洪

水疯了似的，朝着低地泛滥开来。即刻，冲毁沿岸的园丘，把农作物漂走，把家畜淹死，鱼塘的堤坝崩泻，饲养的鱼只随水溜走掉了，追都追不回来。这一场的水患，已浸了将近三天了，滞留的水在泥浆沉淀后，由浊水变为清澈的，冷冷的水越清澈，表示水浸的时间越久，时间越长，破坏越大；好在这两天以来，一阵一阵南来的风，急急地把云层吹散去，雨云稀薄了，大雨已经停止了。

雨水停止落下来，地面上的积水已渐渐往低洼处退去，两天之后，都退回到河床上，倒是河面上的波涛滚滚，汹涌的奔驰嘶喊，它还很不干心似的，在人们的面前翻腾，眼望去，叫人心慌！几天来，小镇的店铺和处在低洼地带的庄园，都被高涨的河水淹过，泥浆污垢糊到十多尺高的墙壁上。现在，居民把被浸湿的家俱拿到屋外边，一件件的晾起来，把那些水浸不腐的，还可以补救的物品，大砧板也摆放在五角基上。那是卖猪肉店铺里用的，要给阳光晒一晒，房屋内，湿漉漉的，浑成一块污垢，都是水的印迹，在这场大水消退后，满地的泥泞不堪。

走在小径上，泥泞一寸加一寸的厚度，死硬地胶黏著鞋底，重甸甸的，觉得光脚不穿鞋反倒好步行。那一场狂啸之后，只要转过街头屋角，断木头、长竹竿横三竖七的堆积在一侧，都是被洪水带下来的。除了这些碍人手脚的垃圾，继续后来的，还有更麻烦的，更需要忍耐的事等着人要去。好在今天一大早就出太阳了，大地和往常一样，完整地存在著，阳光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以温柔的胸怀抚养青草，喂饱树木，斑鸠鸟栖息在梢头梳理它的花羽毛，它咕咕叫的声调。和在园丘内的喔喔公鸡啼，亲昵地竞相呼应。青山苍翠迷人，阳光从容地由山岭上晒下来，那光芒足足把整个小镇和村庄灌注得满满！似呼只需用三声口哨长的时间，就可以从跑完整条街巷，再绕进一条小路，在这儿，一些园丘也已荒芜了。但在这个范围不大的园丘内，栽种的多是番石榴树，一间洋灰墙壁，锌片盖顶的房子，是这地方上一般的住屋模式。在屋前和屋后的土坪上，女主人会找来漏水的面盆和破洞的水桶，给它盛满泥土，在上头栽种一些养眼也可入药的花卉，有祖传秘方的。或者，从亲朋好友那儿，讨些秧苗来种植，治咳嗽的、给退热的，据说还有降血压、治血糖的，去旦固醇的，几乎，你能说到的病，它都能医治。总之，起码不让住家屋前屋后空汤著。螃蟹目、七里香、尖尾凤，甚至，身份娇贵的绣球。若自己有的，别人家没有，就

赶紧拔了一把连根带泥的秧苗，用旧报纸一包，给人家拿回家去栽种，对于客家女人来说，这些花卉、药草可以成为睦邻的质源。谁家媳妇最勤奋，看看门前的植物、花卉就明白了。

今天，公路上淹的水都已消退，通车了。三十多岁的余凤凤告了假期，从古晋赶回来，呆立在屋前的坪地上，望著老家似呼还在喘息的房子，空气中，散放著发霉的树叶和刺鼻的泥浆味，她伤感地说：

六十多岁的母亲在屋外，俯著瘪瘦的背脊，在费力地整理被水打坏的青菜苗，黄瓜藤成了一团腐烂的纸。她无奈地答不上话，倒是余大哥经过几天的折腾，在按住火气。而做妻子的余大嫂又烦躁又气恼，说：

“这个地方还能再住下去吗？”

“还能住下去吗？这是我们的家呀，还能说什么呢，你大嫂整天嚷著要搬迁，想一想，又能搬迁到哪里去呢？”

余凤凤也觉得若再多说话，等于是在落井下石，给家人加倍困扰，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她转身到屋内，用一块抹布帮忙大嫂清洗沾满污泥的橱柜。

“水无情呀，你看，年糕也坏了？”

年糕？对呀，今天才农历年初五。余大嫂在挑那些可以漂洗的，或非得丢弃的物件，忙得头发散乱，脸色发青，她气急败坏的一甩手，把腐烂的食物往地上抛成一堆，嘴上在胡乱在骂，又拿不准该骂谁才适当。大地这么辽阔，那里不好去，怎么自家偏挑上这里来往呢？说不恼也是够恼人的了！屋外，风微微的在吹，中午时份，太阳光哗啦啦地，越晒越炎热起来，似乎，在蔚蓝的天空下，在这片土地上，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触摸著暖和的阳光。大家紧绷的神经也有一些儿的舒缓，让一肚子的抱怨和焦虑，也稍微压低了下来。

沿著泥泞路走去，越过一条水流喘急的小溪，攀上山岗，这山岗上有一棵巍巍斗斗的大板根树，抬眼往上看去，才晓得，这拔地而起的大树，原来是顶著天空而长的。因此，这树木的荫影当中，恰恰遮盖著一间亚答屋，亚答屋不大，也恰恰给那个“无让哥”李元叔一人独住在里头。现在，李元叔在以轻快的脚步朝着山下走来了。因为山陡路滑，举步艰难，不穿鞋反更走得稳妥。他心情愉快并不是因为大水没有浸到他家，而是天气好起来了。因著好天气，他在这大清早儿，东边彤云正飞舞，他起床

来，本来，他打算往树林里砍大木头，一截截扛回来劈成木柴。可是下过雨山路滑溜溜，不好走。于是，他坐在屋檐下，无聊至极，想吹一回笛子，舒畅心情，也练习一下上工尺的调子，但想了想，免得被人误会自己在幸灾乐祸，就赶紧把笛子挂到壁上去，一迳儿到邻居来看望灾情，都要七十岁了的老人，尽管心情很好，他的脸上还是挂著那一份永远的忧郁，镶嵌著许多劳苦、愁烦的痕迹。在唐山时候，华文书也念过几册，倒还足够用来读报纸，看帖子之类。李元叔在九岁坐船南来，跟随著接他来的叔伯们，在这片深山野岭中开垦耕植，把胡椒苗、橡胶树的小秧芽，一锄一坑，种在陡坡上。而各样农作物都需要施加肥料，才能拙壮成长。

于是，扛回来的砍截成大段的大树干，堆放成一小座山丘，取大火焚烧。再挑来一担一担硬咯咯的黄泥土，把黄泥土覆盖在猛烈的火焰中，连日继夜的在焚烧，熬成一堆堆的，焦褐色的火烧土，做施用的肥料。若储存了小山似的火烧土，可以展示这个农夫的勤奋与财富，是一件极光荣的本事，在众农民朋友中，说话的声调尽可以提高了，尤其是脆弱的不易植株的胡椒藤，需要这类有机肥料来防瘟疫。

那时候，一天三顿都是白饭咸鱼和咸蛋。除了过年、过节才是休息日。也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日子，才能吃到半片酱油焖的三层猪肉，更没听过有什么叫假期的。当时，也曾经有过娶个女人回来的念头，可是，到哪里去找个适意的女人来和自己相陪呢？年纪越大嘛，机会也就越来越渺茫，越来越渺茫之后呀，这个念头也就越来越淡了，到最后连想也不用去想。

这几十年下来，他的背驼了，挑担子的肩膊也歪斜，现今的胡椒无价，橡胶树又已老化，找份替人扛货物的钟点工来做，赚取些少许的生活费，偏偏又是没工做的日子比有工做的日子多。好在自己屋里储藏著几包乾白胡椒，必要时，提一两公斤往土产店卖去，买几斤的白米，和一两瓶风湿药酒回来，除了买养命的食物，还有些买止痛药酒的钱，就退一百步来想吧，这个世界还不算太丑陋。好在他爱吹笛子，空闲儿，就到镇上的华社音乐队中聚会，和和音，吹个曲。表现自己还有一些的素质和涵养，叫人不要忘记自己是吹笛子的，也是乡镇上的一名笛子手。若当天没其他乐手来的话，就逛到街头去，那边厢的，一间脚车店老板经常在店铺前摆一张下象棋的桌子，有同好来了，就在来下半天的象棋，棋局不以输赢来

计较。反正大家的背景都一样，没有什么家当值得拿出来矜夸的。当太阳偏西了，各自回家去，日子也从容过下来了。那管他一个小锅烧的饭菜，自己一张嘴吃罢了，李元叔消极观念和这里的许多人一样，都有一套自我安慰的宿命论，反正好事我没份，坏事全归给我。他人看花开，我注定看花落，煞风景的事都派过来了。罢了，就像长年塞在指甲缝隙内的污垢，洗也洗不掉，接受了这套宿命论，情绪上也就平静多了！

现在，他戴的一顶草帽，大草帽遮掉他半个额头，身穿补过的短黑裤子，灰黄色的衬衫上有几个小洞孔，不太显眼，暂时还用不着缝补。他赤脚站在门槛外的水洼上，嘴唇上叼一根芭草红烟卷，烟卷冒起一缕白线似的白烟雾，悠悠哉地，还近乎有理的，对余大哥，说：

“咱儿的事先放下，要给观音庙打理去，淤泥沾在观音娘娘的神坛上，得先抹乾淨，就要元宵出巡了。”

余大哥把饭桌移到土坪上晒太阳，还没来得及有回应，余大嫂的火气按不住，抬起声调，说：

“我们不敢得罪你的观音娘娘，可是我们分身不来，你有心儿就代我们积德去！”

李元叔也有反应，口气凌厉，说：

“晔，元叔好心被雷劈打，我是路过顺便来看你们的，这时候，谁人的火气不大呀！”。

“是呀，你好心，是上屎坑顺手拣咸菜，因为你家房子又不淹水，可以坐得高高的，翘著脚尖看别人的家在倒霉，你快乐啦！”余大嫂皱眉嘟嘴走进了屋内之前，更加重声量，顶了一句。

虽然李元叔在专注一株倾斜的芒果树，也把余大嫂骂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而站在土坪上晾被单的母亲听了媳妇这样的言语，感到十分尴尬。这位妈妈难为地走过来，苦笑著对媳妇，轻声，说：

“在他的头上，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任凭他说去。”

李元叔一曳头，回身就走，看来有些不悦了，大哥赶紧上前陪笑，说：

“元叔心肠好呀，我们得空会过去，反正都是大家的事。”“呐，知道就好！”

这个老人倚老卖老，说的话叫听的人啼笑皆非！受了余大哥的恭维，

他满意地点点头，态度还保有几文雅，他是必需向余大哥表示自己对万事都能理解，心胸也宽阔。所以，他也绝不和女人计较，于是，李元叔满意地走开去了。余小维念初中的学校也因为水患而放了假，在和他的母亲到后房间清理杂物，那些他为可以丢弃的东西就该丢弃了。在废弃的物品当中，有一个三尺阔两尺高的铁甲箱，黑黝黝的，那个黑锁头生了厚厚的铁锈，都被一拚儿往屋外掷，余大哥一看见，忙把铁甲箱拣起，说：

“收著它呀，老祖公在世时，常叮哼，人在活着的时候，要懂得谢天谢地，这个铁甲箱很重要，留著它，当年玄曾祖逃难去山口洋，就用它来装吃的，回来的时候，也就带著它回来——。”

尽管做父亲的一厢情愿地娓娓诉说，而这个十五岁的小儿子，自然受妈妈的影响比较深刻，他撇了撇嘴，说：

“精美的行旅箱超市内多的是，这箱子谁用得着呢？”

做父亲的还委屈地，继续维护自己的立场，说：

“收著它又不是叫你们用呀，有个祖辈的纪念，犹如做人有衣服穿呵！人，总不能光着身子走路！”

“你祖家的家传宝贝与我何干，你家玄曾祖当年逃难艰苦，可怪不得我。”

“怎么你家又你家的，谁怪你来了。”

余大嫂是累了吧，看来看去，

这些老故事重说更使她感到厌烦，就算说的是实话，可又是说得太肤浅了。余大哥低著头，有话就把话搁在心里，也不敢向妻子开口。余大嫂狠狠地，用脚尖一踹，铁甲箱滚跌在废物堆上，像个怜巴巴的小动物，她还补上一句话，说：

“就收到柴寮里去吧，反正也没人要。”

“好吧，就收到柴寮里去，唉，罢了。”

余凤凤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心里也不好受。也不免在悄悄地嘀咕：

“人的胸怀那里去了，为什么不能容纳那一点东西呢？”

母亲在旁边看了看，却又没有说话的遗地，也不能表示自己的意见，只一声轻轻的叹息，说：

“常言说啊，一代亲，两代疏呀，第三代呵——连儿孙的影子也没个寻觅处了。”

“那又如何？认他祖宗十八又没钱赚。”

余大嫂不屑地说。那余大哥手提起铁甲箱子，落寞地往屋后走去。儿子看了，又感到于心不忍，也跟在身后走来，这屋后边的土竹丛下的木寮，原来是以以前的小柴寮，现在已不储存木柴。许多年，余大嫂的厨房早已不用木柴而改用煤气，当年烧柴用的黑镬黑锅子都存放在寮里，和几把不腐朽的铁铲锄头，把那已没有什么用处的铁甲箱搁到高处，眼看摆稳妥了，余大哥还仔细地把小竹门堵上，深恐失落了。走开前，余凤凤一回转头，蓦然、在门板下，有一株开著黄花的南瓜藤盘踞在此，须蔓缭绕，叶子绿油油，她不免自语：

“嗨，开在这里的花儿真妩媚呀！”

“是祖母种的哩，要不然，南瓜由不得自己生长的。”余小维在一旁慢慢地说，余凤凤听了笑了笑，淡淡地回答一句，说：

“噢，当然是栽种的，只有农家人勤奋。”

三

当雨季过了，接着而来的旱季，晴天让大地明媚。所以，这是大家可以快乐地生活下来的原动力。余凤凤在路旁的竹荫中徘徊，想起在自己孩童时候，那一年，跟随悠悠似水流去的一年——又出现一个晴天的下午，天气烦闷、燥热，老长辈们坐在枝叶茂密的龙眼树下，蚊子和草蝇四处飞，为了驱走这些昆虫，堆起乾草，点著火，让丝丝火烟回荡在周围，嗅著焚烧的，给人一份安闲的草香味。余家曾祖父卧在摊开的草席上，草席轻柔，给人感觉凉爽。曾祖父已失明了三十多年，当年的还没有医治白内障的手术。

他后脑勺的白发稀疏，脸颊深陷。他没有太多的动作，手摸著草席的卷边，这是他唯一习惯做的动作，也是一个连续的动作，男至亲坐在旁边的给老人护理他老人家一样讲述那长长绵绵的旧事。聆听一句句的，河水流到那里，那里就有人，也就有人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的一个日子，一样是个热辣辣的大旱天！

经过几天在古晋和白人英王的格斗后，这金矿工人不满白人英王的政策，揭竿而起，一帮人马浩浩荡荡，从石隆门开到古晋，赢了第一场战

争，白人英王措手不及，逃遁去。司令官王甲留在古晋坐在统治者的宝座上。刘善邦及其他伙伴们留在砂拉越河的左，手，港，把堡垒定在巴都吉当河岸的一座山头上。这山丘不高，树林茂密。又恰恰处在砂拉越右手港和左手港的三角洲上。这儿，可眺望石角与古晋那一端的河面状况。大伙儿守在这山头，已有一段时间了，在等待首领的下一步行动，此时，没个人影捎信息来，几乎，雷雨欲来前，突不破的平静如一泓深潭。

在如此放晴的蓝空底下，眺望河面上的水波，鳞光闪闪，岸上树木翠绿，芦苇摇曳，苍鹭悄悄地滩上踱来踱去！这当儿，惊人的事出现了。几个脚夫划舢舨来了，他们很费力地把酒肉杠上山头来。对方解释说是白人英王，给你们华人送酒菜来了。动作勤快的脚夫，两下子，把香喷喷的酒肉留下之后，不动声色，打起桨，迅速地划船离开，小船即刻消失在河岸的树荫中。

这一帮年轻的勇士们眼望着蔚蓝的天空，心内喜孜孜的，兴奋地享用这一份胜利的荣耀，他们天真的在臆测，带着万份得意，说：

“那白人王敢情是来投降的吧！”

大家也只能看到这个层面，又是许久不闻酒肉味，这些食物来的正是时候，自古以来，勇士再英勇也难抵抗饥饿的袭击，揭开酒瓮喝酒嚼肉，同时又可以说粗口。用那“嗒啦喇啦”三条沟的语言，来说几句咸湿话，发泄情绪。对长年在金矿场上劳苦的工人来说，能酒醉吃饱原本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也是勇士队伍中的余民琅和林亚志两人意识到事有蹊跷，白人英王凭什么要送酒肉来呢，这不是预谋是什么？他们在提醒自己，现在不是喝醉的时候，蹲在旁边的林亚志也不喝酒，他最重要的食物却是鸦片，他们两人吃了些饭，饱了肚子，就靠在陡坡上打盹。引颈观望，等待上头发下另一道命令。可是，四周除了啾啾鸟声，唧唧虫鸣、飕飕风声之外，四周围都极其平静，但在这平静的氛围中，显得局势吃紧，可以感受到，当中暗藏著令人难以解释的恐怖感。

即将日暮，太阳可还是亮晃晃地挂在西边，这凝结在四周围的恐怖感越来越重，大伙人都感烦躁了。林亚志抬起头，眺望着河的那一端，首先看到河面的情形，手一指，呼喊，说：

“看，有小船来了，朝着我们这方向过来了。”

果然，该来的终于来了，苍茫的暮色里，斜照的夕阳的遗光，浮荡在

不远的水面上，有船只沿著河湾划过来，一艘两艘三艘，来势即凶又猛，从河湾直冲了过来，还可以清楚看见船上的人都手捉武器，大家猛然明白，来者没有善意，可是大部份的勇士已喝醉了。当白人英王的兵士围攻上岸来，虽然也开火反击，直抵抗到天亮，但是浓酒把勇士们的气力拖了，当死尸横卧，血、淌在山头上的血，直往河里流，对这批义勇军来说，这场战斗似呼已是彻底溃败了。血，染红了奔流的河水！眼看大势已去，在混乱中，群龙已无首，

林亚志往河边逃去，余民琅也催促说：

“亚志，走快些，被他们赶上，没命活的。”

他们逾过一档档坚实的芦苇丛，翻身潜到河水中。他们再沿著河岸颠簸而上，避开被发现的危险，当来到加兰依村落，天黑下来了，又冷又饿，林亚志的鸦片瘾跟着发作，他腿无力，全身瘫痪，他几乎支持不下去，本来瘦削的身子，像一团着水的棉花扒在河水中，载载沉，他绝望地，乏力地，哀求地，说：

“你自己逃去吧，我走不动了，不要牵累你，你走，快！”

“亚志，快走吧，逃得及，我们就有命。”

“民琅兄，你逃吧，我走不动了，我宁愿死。”

余民琅紧紧拉著林亚志的臂肘，说：

“走，一起走，别放弃呵！”

林亚志摆摆手，一双脚瘫痪似的，动弹无力，他就任自己的身体往水里沉下去，芦苇竿子托他不住，也一齐横卧到水底。余民琅上前想把他拖起来，霎那间，林亚志已失了踪影，只见水面一片沉寂。夜深了，迷迷糊糊的上弦月挂在树顶，四周幽暗不明。夜鸟在梢头深处凄啼，萤火虫闪闪熠熠聚在矮树丛中，鬼火似的，近乎恐怖。没有明月的夜晚，水面上反映著天际中的一线冷冷银光。没有时间让自己回头观望，余民琅原本拥有一股灼热的战斗精神，此时，已骤然下降，他本能地晓得，他不能有片刻休憩，他又涉水、徒步，第二天下午，他拖着犹如万斤重的双膝，疲惫的回到家。在土灶边烧柴火，妻子在煲开水，铁镬中焖著已熟透的蕃薯，一见丈夫的的狼狽样，她被吓呆了，手提著水壶愣了，他在屋内，翻起一个个铁甲箱，收罗一些食粮往箱内放好，他手抱起刚三岁的儿子，催著惊慌失措的妻子，说：

“再多拿一些食水，快，不能慢了。”

“他们呢？事情怎样了？”

“不要问，快走！”

看见丈夫那紧迫惶忙的神色，妻子再也问不上话来，她的一双脚如负著万斤铁块，难于迈步。

“那边有山洞，就进去听不避一下吧。”

“不行，山洞太不危险了，我们得越过这重山林去！”

作丈夫的脚不停步，直往树林里走，妻子在后不能不跟著来。余民琅一家人，一迳儿往西里京印尼的的三发镇方向逃去，后边发

生什么事，他没有时间去想。这当儿，砂拉越的局势一下子恶化了，白人拉着派系下的追兵已赶到石隆门来了，见华人就挥刀砍杀，不留活口。

那是一八五七年。

到罗港的山峦，也是连绵的，它永远都是说不完的黛翠色！几年来，余民琅一直都留意打听砂拉越的情况，几年后，余民琅独自悄悄的，回到石隆门乡镇上看个究竟，那时间，局势已完全恢复平静，金矿也逐渐重新开采，商店也开始做起生意，没有争斗的迹象了。他赶回与石隆门邻近印尼的三口洋，思考了许久，才打定主意，这一天，就对在厨房内，俯着腰板取木柴火煮晚饭的妻子，慢慢地，说：

“我决定回去，那边没有乱事了。”

承担劳苦愁烦的妻子，神情十分忧郁，当听了这句话，几乎吃了一惊，她盯着丈夫望了许久，然后，镇定地回答丈夫，说：

“是，我们回去吧！”

妻子当然十分同意，他们收拾了一铁甲箱的食物和孩子们几件衣裤。兴奋地带着满脑子的计划和抱负。那天一早，在晨曦照耀之下，田园内，公鸡啼过好几遍了，昨夜的露水沾在草上，透亮的叶脉被下过雨似的潮湿，在闹喳喳的鸟声和蝉鸣中，中年的余民琅携带家眷，辞别在这许多年来，接待他们一家人的表亲，缓缓上路。径直朝着石隆门的方向走来，他们越过边界，翻过林野、小河、高山和峻岭。夜晚留在达雅长屋里借宿，此时，正是庄稼收成的日子，达雅族人还送一些食物给他们带着，免得走在路上的孩子们饿肚子。经过三天两夜的徒步，才返回砂拉越这片属于自

己的土地上来！

然而，余民琅没有回到石隆门的金矿场去，却走多一段路，来到新尧湾，这依人的小地方，背山面水，住户不多，傍著河岸有座小渡头，渡头原本是给人们往来的交通驿站，小船往来上港乌梳和下港的古晋，行在砂拉越河流上的船只，把远方的人客带进来，也同时带来货物，交易可使穷乡僻壤的地方繁华起来，于是，做土产买卖，垦荒种植，余民琅就在此地把家安顿下来。坚强地把日子过下来，自己也已暮年，余民琅还是念念不忘当年生死与共的同胞们，但又不能对不了解当时境况的人说起，那是一场深切的哀思。也曾经把当年的情形从头说起，却又被人问起来，说：

“你们这一帮英雄呵，志气是高涨的，如今，叫人往哪里寻觅去呢？”

当年的年少义愤，在世人的眼中看来，它已经悄悄的流失在时光的零落中，尤其，受过被报复和迫害的无辜者，一肚子的挣扎。赏识他们的付出的人已不存在。战场上叱喝声已湮灭，从此之后，不想再招惹自己内心的酸楚，却只能把这份心事埋在心坎底，当想起来的时候，也不免声声叹息。

李力虽然没有参加队伍攻打白人英王，这个留在金矿原地上的后备人员，也是从那场屠杀中死里逃生的，他一家人也没躲进山洞内，逃过被集体熏死的劫数。李力由印尼重返石隆门来之后，却又回去金矿场工作，因为在断崖上收采黄金矿体样本，一失脚，落断崖底，人没死，腿摔断了。被同事扛回来，邻居家刘伯在野地里采来药草，把药草春烂后，再加一只活活春死的公鸡，包裹在伤口处，说是接骨生筋，可是，接下来发炎发烧，整整躺了半年多的床，不死还算命大。断了的右脚跛拐著，于是，李力带了一家人搬来镇上居住，给人家耕地养猪为生，地方上有添加新住户，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李力生性虽然鲁钝，但讲义气，每年的三月清明到来，他总先提起，说：

“老余，清明了，我们得去给刘善邦的坟头上个香。”

刘善邦的坟墓在半里外的牛栏肚村落内，在河岸上。这段往事一被提起，就叫人顿感悲伤，当年，在巴都吉当河上那一役。死的死，逃的逃，还有谁留下来给领袖修坟呢？

“你知道坟是谁修的吗？”

余民琅不免又问。已经问过几十遍的，搁在脑海中的老问题，今天，仍然在问，因为他很想知道，当时还有谁存活下来。

“说起来，那个修坟的人，可真的是有情有义。”

“在这大蓝天底下，有情有义的人还有。”

“是呀，有情有义的人还多的很！”

走过一湾河潭，河潭水深邃，岸边的硕莪树丛，那一把把翠绿的叶子曳在水波上，水波把时间牵拉的很靠近，也同时推送到很遥远。李力手提着媳妇给他预备的简单祭品，不外是香烛和三牲，他忧郁地，淡泊的心情，说：

“当时、刘善邦阵亡后，妹妹刘珍珠就在这儿投水自尽，可怜她一个女孩子，太孤单了，也给她烧一柱香。”

李力在河岸边敬虔地燃上一扎香，冉冉升向天空的白湮，霎那儿全都消散去，没留下半丝痕迹，他望著悠悠河水在脚下流过，凭吊一会，他以感触无限的心情来过这个每年的清明节，这时候，他都会做的一个动作，那也是他的固执性格。李力回转身，他又矛盾地说了一句。

“我没见过这个妹妹，你见过吗？”

“应该也有一个这样的妹妹吧，这天底下，谁没有妹妹呢？”

说罢，他低下头，沉默着，仿佛在细细咀嚼人生中的酸苦味！湮烟尘杳杳，问谁去？历史是凝固的，而岁月却是流动的，两个年衰老迈的老人，没有太多的话可以说，其实很多事儿，原本就难说明白。这段回忆，是痛苦的，也是揪心的，他们沉默地，步履蹒跚地往树林走去。大地辽阔，除了两双脚踩在泥地上的声音，在周遭，只听闻树梢头上，那纯净的，几十年之后的，不曾衰老的，不会沙哑的，风声、蝉鸣、鸟叫。世事茫茫啊……

(四)

给祖辈一个逃生的能力，而生命活下来，是天生的本能。

余大哥望著搁放铁甲箱的小木寮，喃喃地说：

“我当然清楚，时过境迁的冷酷呵！”

在池边洗青菜，青青嫩嫩的尖尾凤、苦刺心、一筛儿的，在滤干菜叶上的水滴，做擂茶用。余大嫂在厨房内，煮沸一大锅的水，往水里抛下了一把盐，用来泡豆腐干，她嘴上没好气地说：

“家里有谁今日吃斋的，就吃这个菜了？”

这句话的苗头分明是冲着这个家婆说的，母亲拨著指缝中的水珠，委屈地吞著声音对女儿说：

“唉，想当年，我们做媳妇的，那敢用这种口气说话呢？”

“大嫂年轻呀，妈妈就包容一点，也就没事啦！”

母亲背转身，轻声，说：

“年轻？已不年轻气了呀。她没听过檐前滴水的老话吗？”

余凤凤想了想，轻声对母亲，说：

“妈，媳妇虽然不称自己的心，一天三餐摆在饭桌上的饭菜，可都是热腾腾的哩！”

热腾腾的饭菜呀？每天都没有短少，母亲也觉得女儿说的是实话，自己也就收了口，站起身，把一筛子的菜拿到屋里，预备下镬煮炒起来，还说：

“阿凤，你把蒜片爆香，把白米粒炒一炒，再煲。”

元宵节吃斋饭祈福，这是地方上历来的传统习俗，现在，守住这个习俗的人也还有一些，也都是老一辈的妇人家。过元宵，可还是在一年当中，在期盼中盼过来的一个节日。

当然，游行队伍上，是李元叔的笛子打头阵，的啦啦的，他吹得可起劲了。余凤凤看了小维稚嫩的脸，这个侄子竟然还随在李元叔的左右，感到愕然愕然也就愕然吧！舞狮子和扮彩妆游行的角色，一律都是通俗的神话人物，孙悟空、猪八戒、蜘蛛精、七仙女等等。历史故事里的人物角色众多，也不是每个老乡都认识他们，要不然，扮彩妆的人不懂，看的人也更不懂，也不讨好的。所以，大体上来说，大家看得懂的故事人物也只有这些了。

平时不出门的，只留在庄园内，打理自家门前杂草泥沙的农家妇女，只有在这一天到乡镇上来，聚到店铺前，看热闹、看表演、看人。日头高挂在屋顶上，亮光光的，没有任何邪气，此时穿著粉色红花布缝的过膝裙玉花小表妹，她在人群中慌忙地走过来，附著耳对余凤凤，惊慌地，说：

“我爸来催我们回家，你不知道吗？有人看到榕树精化成美丽的女仔，搭舢舨过河来了，在街上逛来逛去看热闹。”她顿了顿，气急败坏的，继续说：

“我爸爸警告我们，说那妖精会害人的。”

呃，在这大白天，这个时代竟然有这样的讹传，余凤凤望着小表妹的短小的脸盘，稀奇地问：

“什么人传说的？”

“我不管是传谁说的，你不怕我可怕了，我爸爸的话你不信我可信了。”

玉花小表妹说罢，就紧跟著家人，跑过散满鞭炮红纸衣的小巷口，慌慌张张地往村里的小路走去，赶回家去，好躲起来。看来，她们把讹言当真了。余凤凤虽然不信，视线也不免在人群中搜索，看看是否有类似榕树精的美丽女子。在乡镇上，此时没看到真能够的上妖精一样妖艳的女人，余凤凤回到家，问起母亲这件事，母亲还在弄斋菜，做午饭，听了这番话，笑了笑说：

“姨丈他呀，还不是为了要欺骗妻女，吓唬她们以后不敢再出门罢了。”

“为什么要用欺骗和吓唬？”

余凤凤问，心里十分反感。母亲却淡淡地回答，说：

“欺骗和吓唬是最好用的土方法！”

“哦，那小表妹和姨妈也相信呢。”

“还能不相信吗？拳头大，谁敢不服。”

冲击性很强的神话传说，在故事中，人物的行为，或被惩罚或受报答，已被居民转换为待人处事的手法和标准。明智愚昧，不是可喜的现象。余凤凤望著小镇店屋上，那褪了色的，已生满绯红色绣花纹的锌板屋顶，独自在发闷，这是长远以来的一脉民情，余凤凤晓得，这儿的信仰和这儿的日子和人们的生活已成了共同体。

人会在时光中成长，也就在时光中苍老。母亲吃了半片撒上幼细盐的白豆腐，喝了半碗青菜汤，轻轻放下筷子，叹口气，摇了摇头，矛盾地说：

“小维跟了李元叔学笛子，我没话说。”

余凤凤记起刚才在游行队伍上的情景，想了想，也觉得那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也不好再提其他意见了，便说：

“哦。”

“唉，什么不好学，去学这个没有出息的东西。”

“会吹笛子和一个人有出息与没出息有什么关系，大嫂怎么说呢？”

“你的大嫂向来瞧不起李元叔，只得气在心里头，又因为疼儿子呀，儿子坚持要的，她不敢说不。”

余凤凤心中突然有一股深深的感触，也不想对母亲说，只低著头舀起一匙匙的，甘涩味很重的尖尾凤菜，留在口中慢慢啃，慢慢嚼。母亲见女儿静默不语，自己也不必多说了，收拾碗筷，放在洗涤槽里，开了水来冲洗，让一溜儿的水滴在手指头上落下。元宵节一过，热闹也随即过去，人散了，各自回到各自的庄园去了，在平庸的年月里，又是各人流各人的汗水去了。那斑斓的、遗留在街道上的、包过糖果的彩报纸，鞭炮响过后的红碎末，静静地 在风里翻飞，刚刚在响著的锣声，鼓声和人的喧哗声；仔细抬眼望去，一切都不会停止重复，那般层层叠叠的烟云，尽都留在一处，不曾消散去！

傍著的悠悠的流水，小乡镇，身态虽然衰老，她的精神还是光彩的，将来也一样，尤其，那水悠悠的一曲河湾呀，长长远远的，没有顾虑的在流……



最是明媚的地方

十二月，正是进入雨水繁密的季节，雨幕，这间隔在天地、田野之间的一块透亮的屏帷。也把这一带的山峦和溪流混合在迷茫的氛围里。

似乎，今年的雨量缓和许多，三天两天才下一两场不算太大的雨。虽然不是连续的豪雨，而漉漉水份已经累积在地底表层中了，却又再添上阵阵落下来的雨，水，糜烂了这条穿越过山脚下的黄泥小路。这条又被昨夜的大雨打过蜿蜒小路，地面更滑，走在上面的人像泥鳅过河似的，脚底一溜，人就滑倒了。可是，每到了下午时分，太阳几乎要用它那一股脑儿的灼热，企图迅速地把土壤烧起火来。同时，又有一堆黑云覆盖在南边，正在渐渐酝酿成雨云，很明显，一场豪雨随时就会打下来，或者，雨云又被风吹散掉，天气急速得如翻转手巴掌一样，即刻又将更换为一个艳阳天了。现在这午后时间，眼看飘浮在天空中的片片白云，当它跟着刮来的风，白云忽然变换成黑云了，看样子，雨，随时就要打下来了。

天色即是如此的忽晴忽雨，没有谁有心情去管它了。此时，身上披着陈旧的黄袍的法师，头戴着一顶夸张的法帽，他右手向天空挥着一面也是橙黄色的幡旗，领着出殡的行列经过小镇的巷口，朝着一里外的墓地行去。

一个站在街道旁，在观看的中年男人，他在巷口的角头开一间咖啡店。他腹部肥圆，衣衫整齐。在两天前。他已经听到在附近的一个金矿场上，发生的事故，在峭壁上的一块大岩石，突然坠落，砸死了一个在场上工作的中年男人。他脸上露着哀悼的神情，说：

“这是个意外，是个悲惨的意外。”

“不能说是意外，这是命运，是天注定给人的命。”

说这句话的是另一个站在旁边的，五十多岁的女人。她的额头阔而短，眯眼睛。肤色黝黑，手脚粗大，碎花布料衣衫裤，袖子灰了、衬领斜

了，明显是个勤劳的耕作人，她说起话来粗声粗气，可也是一副恳直的神态。这身为咖啡店老板的男子回头望了该女人一眼，想了一想，用轻蔑的口气紧盯着女人的脸，理论深长的，说：

“我不相信命是被注定的，命，既是人生。是一项宝贵的生机，是正确的事实，不是传说也不是神话更不是讹传。”

这两人显然是熟悉的乡里，那女人听了，立刻横起了脖子，嘴唇一翘，一副势不两立的样子，还带着挑战的口气，说：

“这样的事已经发生了，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大道理？你能解释给我听吗？人，要有怜悯心哪！”

“我不是来跟妳胡说。”

这个开咖啡店的男子，两眼直勾勾地望着那三个跟跟跄跄的，跟在法师后头走的，披麻戴孝的孩子。大的女儿还不到十四岁，最小的大约八岁年纪。男子意识到现在不是和这个婆子争论的时候，即刻转身走开了。

还是一个晨早时刻，在迷茫的氛围里，东边的太阳还晒不进山谷中来，昨夜浓雾留下的湿气把山窪地带抹上一层撕不破的冷意，凝结在树梢头上的露水，如雨点一般滴落，这滴落的露水打在脸上，感觉特别冰冷。

林瑾明跟着比他年长二十岁的同乡叔辈老林一道工作，现在，他们已经走了两个钟头的莽莽丛林，丛林这儿的一道峡谷伸延至悬崖的那一端，当中的矮灌木和荆棘层叠，瘴气凝重，像一个特大的被封紧的麻袋，他们奋力地挣扎着要从麻袋里钻出来似的。然后，才在一段比较平坦的立脚处，站定了。开始用锥子挖掘土壤，把一把混杂着砂岩的土壤，堆放进布袋内。要用做勘测黄金的含金量的样本“班头”工作了半个上午了，老林坐在一根横卧在地面上的树根板上，喝着水罐里的冷咖啡，挥了一挥手上一张绘着图案的，皱褶累累的白纸，说：

“我们要依照这指示图的路线走，这是矿脉的基本蓝图。”

因此，在这片沉寂而深邃的山林里，开采金矿成为拓展生活的一项追求。瑾明来上班不到一个星期，心里也带着切切的感动和期盼，说：

“以后，这儿也开金矿呵，我母亲说能在附近工作最恰当。”

在金矿场上找饭吃的老林，在十几岁时候，就跟在祖辈们的背后走，此时，他一双有老鹰的视力的眼睛，眨都不眨的，望着这个入世尚浅的年

轻人，有机会可以炫耀一下自己的人生经历，对一个中年已过的男人来说，是一件极可欣慰的事。即刻，他以教导后辈的口吻，说：

“这要看矿源本身含金量的密度了，黄金这个东西，本身是一种无与伦比，极其奥秘的宝藏。”

璩明也明白，在这无边无际的蓝空底下，莽莽山川之中，自己不懂得的事儿，可还多着呢。于是，他以待教的心态，点头回答，说：

“哦！”

这母亲向来很少对儿女们提及在十年前，发生在其父亲身上的那场金矿意外，尤其近年来几乎只字不提，她认为，死者已逝，活下来的人还要过日子，不要让凄苦像苔藓那样蔓延下去才好。所以，对于初中刚毕业，成绩没有什么特出的璩明来说，这些专门的，靠经验才能明白的作业，不是很了解。现在，他坐在一旁，看了看老林那张眼神虽然锐利，却是褶皱累累的脸庞，再低头望着脚尖下的，这个爱缠人脚后跟，绊人跌倒的野藤，他用折下来的枝干，泼打着爬了一地的藤蔓。听老林说来，璩明先前的一番期望，原本不能预测，他沉默了。

他们在树林里穿梭，像猎人打猎，一心一意地嗅着野猪的气味似的，在寻觅可以挖掘样本的矿脉位置。他们把午饭也带进山林里来，直工作到太阳偏西时刻，晚蝉开始在梢头上吱吱吱吱地叫响了，山林里的暮色来的最快。老林背着装了采集到石块和泥沙的袋子，他们快步走出山谷，往公司的办事处去。

办事处原来是一座屋顶用白锌片覆盖，简陋的、用亚答叶围成墙的寮房。旁边一棵挺拔的达邦树，高而笔直的树干肃立在西斜的阳光底下，闪闪金光拨弄着的树梢，更显得它英姿翩翩，犹如古希腊神话故事里，那名普罗米修斯的英雄的气概。然而，相对的，寮房却像一个戴着草帽的老人，疲惫地，无言地蹲在那里。如此画面使人联想到什么叫做意气风发，什么叫做畏缩与失望。看守寮房的管工阿安，黑黝黝的衬衫，两块衣襟都破了，年纪刚过两个二十年，相貌看来有五十多。他站在斜了一边的门板前，收下袋子，还在一本记录簿子内，记上时间和日期，之后，再把铅笔夹在簿子内，端放在高过头顶的木架子上，然后，回过身来，以丧气的口吻对老林，说：

“坐下来，喝杯热水吧！在下午时候，头家来过一趟。”

端坐在这一截木头上，这一截削开来的木头，被用来当凳子，它的表面已被坐在上面的屁股磨得光滑，可见时间不短。老林听了阿安这么说，有所期望地，紧紧盯着阿安的脸，问：

“那头家他交代什么了？”

“他什么话也没说，只称赞黑头长得很肥。”

黑头是一条白色的公狗，头是黑的。它本来蜷伏在屋檐下的泥地上，此时，它听到主人提及它的名字，立即翻身坐起来，张着眼睛看人。

老林的心情几乎被山头上滚下来的石块砸个正着，突然沉重起来，四个月来，薪饷只是零零星星的发，犹如在放鱼饵钓鱼。现在又接近月底了，他很不满地又问：

“黑头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这样说话是什么意思？”

安望着西边那橙色的，就将落下的太阳，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我不晓得头家的心里在想什么，看来，开采的前景并不乐观。”

“开金矿不开金矿我不管，应当还我们的薪饷应当还。”

“哎，我的也被欠了不少。他们的做法是还来一些，又搁住一些，像放线钓鱼。他们知道我们逃不开。其他事故老板有他个人的解释，我却只能信一半。”

五十多岁年纪的阿安，瘦削的腰板像一根被扭起来的藤条。他沉默了一阵子，张开漏掉了几颗门牙的嘴巴，继续说：

“我也听说这可能是一个骗局，头家利用勘测矿源为饵，向新加坡那边有钱的投资人收取资金。”

“生意人可以叫投资失败，对我们来说就叫上当。”

“我只是听说，可能是同行中的谣传。”

“不是谣传，我早有听说，这件事是有迹象可寻，只是大家不愿当真，在妄想空的东西会变成真实的。”

老林的脑袋越想越烦闷，阿安的想法也一样，此时，正是烦闷人看烦闷人，一时间，再没有什么突破性的思维，没必要再逗留下去，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在分叉路口，老林吩咐瑾明说：

“明天再来看看情况。”

瑾明不答话，只茫然地点了点头，眼前，事情一个转变，出现在身边的画面，不是自己原先所想像的，霎那间，没有出主意的能力。于是，他

们踩着斜照的夕阳，各自回家去了。

回到家，这家的小房子坐落在山丘上，一间锌板盖的屋顶，墙壁用竹子围成，门槛特别用一根上好的木头贯过，显露家教的范围，正是一般住屋的款式。此时，一把把翻飞的晚霞，恰巧越过屋顶，像被拉紧的弹弓，一弹就朝着西边弹去。夜幕，即刻就要拉下来了。那只多疑的花母鸡，喉咙里咕咕地，带着一窝鸡雏，上了小棚子内的鸡蒔里，一家子预备睡觉去了。只是那只颈毛水蓝色，带头冠的鱼狗，不懂为什么，每个傍晚，都是它独个儿，在溪水边的一棵山布惊树顶上，发出几声长长的哀鸣之后，再掠过田垄，闪电一样快捷，往灌木林深处匿隐去了。

在厨房内，灶上的柴火烧得正烈，炊烟袅袅地，冲出竹墙的缝隙，飘上红毛丹树梢。瑾明的母亲搅洗饭锅，淘米做晚饭。一个满脸忧愁，心情苦涩的女人，外貌看来，比实际岁数老了十多年。像现在这样的紧缩眉头，已成了她每天必然的表情。她每天都同样从园地里回来后，做好了晚饭。并且把菜摆放在桌上，用罩子盖上。菜肴一些是自家园地里种植的，一些是从山脚下的溪流旁，采摘回来的青蕨。瑾明到溪流洗过了澡后，回到厨房，坐下来低头吃饭。母亲见儿子沉默不语，肯定儿子受了委屈，问：

“工作辛苦？受气了？”

瑾明即刻想到不应该再让母亲添加忧虑，围绕在生活四周围的，叫一个做母亲忧愁的事情已经太多了。再说担负忧愁的心境，仿佛一个人孤零零的走进黑暗的洞穴里，摸不到出路，心灵枯槁而憔悴。瑾明认为自己一个人在洞穴里走，好过母亲也跟着，于是，他赶紧说起在采集矿源体样本的过程中的笑话，他故作轻快地，说：

“没有受气，也不辛苦，叔叔对我很好。妈，告诉你一个趣事，中午时候，我们坐在树下吃饭，一尾穿山甲在我们的面前爬过。”

母亲听了，也淡淡地笑着，说：

“穿山甲不是晚上才出洞的吗？它是迷路了。”

瑾明静默了许久，想了想，问：

“许久了，大姐和小妹星期天会回来吗？”

“昨天我在路上遇到桂希，她带口信，说你大姐这个星期天回来。”大姐瑾珍和瑾珠小妹在古晋市的印度街上，在一家布料店里当店员。

要是她们每一个星期天都回家，一个月的薪饷大概也都消耗在车资上了。所以，她们只能到一段时间之后，才回一次家。这样的情形，母亲当然理解。

母亲沉默了一阵子，对儿子说：

“明天我去石隆门诊疗所复诊，讨一些止痛药丸。顺便也送韭菜去菜市场给大姨妈。”

“早一点出门，天气凉爽一些，病卡记得带着。”

瑾明对母亲说。母亲难得出一次门，总习惯把许多事情堆放在一起办，却又经常拿了这又漏掉了那个。

晚饭后，瑾明走到屋外，晚风在田垄上回荡，晚霞的余晖像一堆将烧尽的炭火。被像栅栏一般的山峦环绕的名叫格罗港的村镇，山峰雄伟而嶙峋，山脉后边就是印尼的北加里曼丹。峡谷中，水波汹汹，急急的赶往下游流去，溪水，将汇集成悠悠的砂拉越河。这幽静的小村野方圆十公里之内，也不过十几户人家。山脉的另外一边是印度尼西亚边界了。距离家门前不远，那几座峥嵘的青山，仿佛成了一只只蹲在夜幕里、瞪着两眼的大怪兽。天空中，千颗万颗星星，一颗又一颗，在跳舞似的，一齐从幕后跳出来，密密麻麻，摆放在大地宽广的肩膀上。昆虫的鸣叫声由甘蔗丛内的蟋蟀歌唱起，到树梢头上的夜鸟。先是一句一句的开了头，然后，渐渐地形成，这一重又一重，犹如海上的浪涛声扑来，把整个大地覆盖在层层叠叠的弦音里。

一大早，喜鹊还未鸣叫，天色还未全亮，母亲燃起煤油灯，一盏小煤油灯放置在灶台上橙红色的火舌如小花猫的舌头，在一闪一闪的轻轻摇晃。已经把儿子的午饭做好了，她舀起白饭放在铝罐子内，再放下小鱼干，给瑾明带着上班。

瑾明的在母亲自言自语，在屋里走来走去，她又开始焦虑了。

“现在是什么时候了？都快到七点了，你还不上班？”

“不急，妈，早得很，我给你提那一篮子的韭菜到路边等巴士。”

出门前，母亲把木门上挂上一个锁头，其实，这屋内没有任何值得小偷垂涎的物品，小偷家里没有的，瑾明家里肯定也没有，然而，这瑾明家里有的，小偷家里也有，品质可能还比瑾明家里的更好。在一边的瑾明看了母亲这个一本正经地挂起锁头的动作，禁不住笑着说：

“妈，上埠头去罢了，何必这么为难呢？”

“锁一锁呀，放心！”

瑾明带上磨利的刀子，提着自己午饭吃的饭盒，一手提起盛满韭菜的竹篮，往小路走去，格罗港距离石隆门镇，也有十几公里。这是一条乡间小公路，路边杂草覆盖了半边路脊。母亲站在路边等巴士车，瑾明嘱咐母亲上下巴士车要留心，即往自己工作的方向走去。他一边走一边抬头望着前面的重重青山，这一脉群山峻岭，犹如昨晚都做了一场好梦，苏醒后，这般的明眸皓齿地在晨曦中微笑。

行走了半个钟头，瑾明来到办事处的寮房，山峰的影子铺陈在山丘上，此时，阳光还在山脊的背后，野地一片阴凉。老林已经等在这儿了。他的脸颊扭曲，眼珠里闪着一股不安的情绪，很明显地展露他内心的气焰。倒是那只黑头的白狗的下巴贴在泥沙上，两只脚朝前趴着，然后，又坐起来，专心地用舌头舔着它受伤的脚蹠，对旁边的人视而不见。这时候，阿安提着冒着水汽的水壶从厨房走出来，在缺了边口的杯子内倒满了热咖啡，仔细地摆放在一根桌脚生了蛀虫的桌面上，粒粒细细的蛀虫屎落在桌子底下，成了一堆。

在一旁的老林呼了一口大气，似乎，他好不容易把事情想通了，对阿安说：

“大家商量一下，要不要上古晋市找头家去。”

阿安有些畏缩地，扯了一下衣襟，问：

“有作用吗？我不知道头家住哪里，古晋地方不小呢！”

“我去过，我知道，他家住在青草路。”

老林环抱着双臂，两根眉毛紧皱地打量着阿安，一会，再端起咖啡，吹掉冒在杯口上的热气，说：

“总该有行动才行，好过大家呆着望天，要不然，我们的薪饷呢？找谁付还？”

阿安当然也有想到这一点，只是不敢先提出来。商量后，最后决定让瑾明留下，暂时看守这也是办事处的小屋寮。他们身上带着的也是只有足够付还车资的散钱。于是，他们急步往公路走，要赶搭九点钟的那趟巴士往古晋去。当走到达邦树下，老林才猛然回头对瑾明，高喊着，说：

“我们中午之前回来，午饭自己先吃。”

璀璨目送两人的背影消失在小径的湾角处，再回头看一下空荡荡的四周围，这样的困扰使他一时间感到无所适从，他切切已开始感受到，自己生活担子的沉重。这时候，一片静谧的深山里，鸟儿们的鸣叫声就是天籁。强烈的太阳光不拐弯的，直溜溜的从天空中照射到寮房的檐头上来，屋顶那干燥的、排在一块的白锌片，被晒得哗哗作响，几乎即刻就会冒出火烟来。璀璨找来镰刀，把附近的，挂在小树上的野藤刈掉。然后，回到屋里，等待老林他们回来！

从这里来往古晋市区，若搭公共汽车顺利的话，四个钟头的时间也够用了。果然，未到中午，老林和阿安回来了，热辣辣的太阳晒在他们的头顶上，额上的汗水犹如山涧水一般地泻落。从他们两张紧绷的面孔来看，显然，这一趟行程没有得到预期的收获。倒是他们都一样饿了，一起坐在寮房外边，开了饭罐子，吃着早已冷却的饭菜。阿安一边吞饭，嘴上念念有词，心情十分愁闷，说：

“说什么虽然含金量有足够的浓度，不能开采是因为矿藏的范围广度不理想，经费大，盈利不高。”

老林本来低着头，把饭粒一匙子一匙子的往嘴巴里塞，情形叫他食不知味。他日常挂在嘴巴上的粗话也已经骂完了，一时间还找不到更尖辣的新字眼。于是，他把手中的匙子停在半空中，抬起眼，愤然地，说：

“不公不义的做法，天公也同意吗？我才不信。”

这一下子，阿安也答不上话来，他一双眼睛直愣愣的，盯着屋寮的角落看，像是突然发了痴呆病似的。好一阵子，他才回过神来，十分忧郁地说：

“发来不到半个月的薪饷，又说欠着的说以后再结算，说的天花乱飞，头家的意思是送我们走，省得由他自己开口说话，其实，他把所有的工作都完结了。”

“老板还不打算早些把情形告诉我们，你以为他心怀好意吗？”

“我认为他没必要对我们心怀好意，他们每个月还要向那些投资家报账，领钱的。”

“这些人的良心都掉到粪坑里去了，他不想一想，工人替他做工不是为了一口饭吗？”

“他们的良心生在他们的肚皮上，提醒如何让自己得益处罢了！”

左思右想的，一时间里，阿安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可以让大家一起来骂的话，于是，大家沉默了。一会，老林把瑾明叫过来，给了他应得的工资，打量了一会，沉重地，说：

“你明天也不用来了，这是我的认为，头家的拖拖拉拉是一种阴谋！”

就这么简单两句话，两句简单的话而已，已经足够让瑾明感到失措了。老林见了于心不忍，想了想，对瑾明说：

“阿明，听说乌梳一带已经有一个金矿场在开始勘探工作，我们不妨去打听，或者有空缺。”

阿安情绪低沉，听了这话，冷笑一下，反唇相讥，说：

“老林，我看你们就算了，又给自己的路上画圈圈，叫自己在圈圈里跳呀！不妨用膝盖来想，那儿的矿工还轮得到我们去做吗？”

老林的心情当然也是沮丧而又激动的，他盘起一支脚，半蹲在凳子上，挂在桌子下的另一支脚，把桌子踢的嘟嘟响，也嘲讽地，说：

“嘎，阿安，你还有心情把找饭吃的事比如跳圈圈，奈何呵！”

自幼在生活上打滚的阿安，穷一辈子遇到的好事和坏事都一样多。他明白，不管在自己身上发生什么事，反正，头顶上的太阳天天都是一样在热辣辣地晒下来，从年头到年尾都不曾有偏差。因此，他早已学会很快就把事情看开的本领。他站起身，倒下一把白饭在一个盘子内，叫黑头过来吃，黑头很兴奋地摇曳着尾巴，吃饭去。阿安自己却摇一摇头，平平淡淡地，说：

“哎！我们不是在跳圈圈，是翻筋斗。”

“是呵，生活上的，一个又一个的筋斗，我们可都是翻惯了呵！”

距离石隆门镇只有十几公里的路程，弯弯曲曲的一条小公路，前往乌梳村镇，绕着重重复复的陡坡行去。这个小乡镇，一片百年木板店屋临近砂拉越河岸，店屋的楼板下，衔接着短短的一条街道，空旷而寂寥。比邻而居的华人和马来人的村庄。零散的、一间间房屋如在午睡般的寂静。而新开掘的金矿在三公里一处山崖下的沼泽地带。附近的村庄里，这片平坦的旷地上，硕莪树丛撑开了一扇扇的大叶子，每天在漂亮的蓝空底下，婆婆娑娑地迎着阳光和风，有事没事的，只顾着炫耀自家的风采！

隐藏黄金的讯息是由地质专家探测得来的，投资家似乎十分积极展开

勘测工程。据专家勘探的结果，预测矿脉延伸到山峦脚下的深谷里。由于这座由岩石堆积而成的山峦，山体内涵盖的泥沙不多。所以，采集矿源体必需用炸药把峭壁炸开，再把石块轧碎，冶炼之后，以提取含在泥沙中的黄金。

恰恰好，这份装置炸药和引爆的工作有空缺，老林和瑾明正好填上。阿安暂时留在原来的老屋寮内，矿地上还有一些事情需要收尾。临走时，老林抚摸着黑头的头，黑头拼命在摇尾巴，抽动着鼻子，喉咙里还发出吁吁声。它似乎也了解到有一些事在发生似的。达邦树的影子，长长的覆在屋檐上，仿佛在作一个深沉的苦笑。阿安冲了一水壶的咖啡，喝了，他还笑着，说：

“祝愿你们顺心胜意！”

“感谢了，请不要讽刺我们了，这个新锣鼓能打多久，有谁知道呢！”

“若新锣鼓真的有一天打完了，不响了，少不了再换一个的，再来打过。”

“那是当然的。”

因为工作性质的关系，把年轻侄辈的瑾明带上，老林还是有所顾忌的。但是，年轻人“学多一点本事”总是不至于吃亏的。而且，他们已经得到同意，打了包袱住在工作处，省掉了往返的车资。今天，第一回上班。他们配合着另外两位能手，在仔细整理钻头和炸药。老林在他年青时候也做过引爆手，当年，也是在另一个金矿场上，由于引爆后，急急闪躲的当儿，在陡坡上，一个摔跤，被石块扎裂了大腿骨。因此被老妈妈唠叨了大半年，不能不换了另个工作到现在，已经有一段好长的时间了。

将近六十岁的阿中，家住在山峦后边叫砂南坡的村庄里，有十二个孩子，是一个以自酿白米酒来替代开水喝的粗糙人。他习惯打赤膊，一把瘦削的腰背，弯得叫人担心他能否支撑得住自己的身子。可是，他问候人先用一句脏话，以表示亲切。然后，打了几声哈哈，笑着说：

“你干过这一行的，老林，我知道，你也是炸矿高手。”

老林也哈哈地笑了几声，因为祖母的家教严格，他倒是没有染上讲脏话的习惯。把左手搓了搓右手，轻轻松松地回答，说：

“来来去去都在同一处，除了杀人放火抢劫，咱们那一行没干过？”

打点好了，老林和阿安及同事把沉重的工具扛上肩膀，背着钻孔道用的头端器、风泵和发电机，一个脚跟连着一个脚跟往山脊攀爬，行过陡坡，松散的石块哗啦啦的沿着峭壁滚落。在陡坡的一端，出现在他们的脚下的，都是经过上几次强烈的爆炸之后，把丘陵轰成的一个个深洼。几个工人在深洼中挖掘沙土，一箕一箕的倒进推车内，再由另外几个工人把泥沙推送到冶炼场去。

有三座排列下去的冶炼黄金的场地，用洋灰砖块筑成，凸兀的屋顶，耸立在四周围都是苍翠的树木和青草当中，它昂然的傲视全地似的，俨然一座牢固的英雄纪念碑。从这势不可挡的气魄看来，这金矿的开采物业，已经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不住在矿场屋寮内的瑾明，在傍晚回家后，几天来，母亲都在儿子的耳朵边，絮絮不休的，翻来覆去的总是提起同一件事，她从天亮的时刻直说起，现在太阳下山了。她带着无尽的忧愁的口吻，说：

“我们向大伯父租借那片山坡地，种胡椒，大家都说现在胡椒价格高涨了，再不种就来不及了。”

本来已经是郁郁不乐的瑾明，心里想的是别的事，此时他更觉不顺心，烦闷起来了，可又不解，说：

“妈，这天底下，来不及的事情还有很多哪！而且，为什么需要租借呢？他是父亲的大哥呵！”

“兄弟是兄弟，血比水浓，要知道，我们妯娌可没有血肉关系呵！”

听了母亲的这一番话，心里倍加悱恻，要是母亲不是寡妇，情形肯定不一样。瑾明心里起了一些反感，是一种对人性与亲情的疑惑。他沉默无语。母亲还是继续说：

“租借有明文说定呀，可以省掉听妯娌们的歹话呵，日后大家好相处。”瑾明明白母亲内心的苦楚，想起几年前，三伯父娶媳妇，新嫁娘进家门，母亲在一堆亲戚当中，被大伯母提醒，说：“你是寡妇，新嫁娘进门，你可要闪避的。”母亲避开到厨房后边，瑾明陪着低下头的母亲，看在眼里，疼痛在心坎。

他很小心地提醒母亲，说：

“砍伐山坡上的大树林吗？妈，我每天一早要回矿场，傍晚才回来，你一人的气力恐怕挨不来啊！”

母亲听了儿子的话，也沉默了，她低头看着自己一双瘦削的手掌和双臂，似乎在估计自己的手臂上的力气有多少。她想了想，又说：

“挨不来也要挨呵，再说砍伐树木也不是难事！再说，把阿珠叫回来帮忙。”

“不难，可是，那还是需要大力气呵！”

真的是一件又一件令人无可奈何的事啊！生活是一种折磨，又必须打起精神来把这折磨抗拒掉。瑾明激动地走出屋外，伫立在屋檐下，天空徐徐地把黑屏幕挂了上来。他让冷冷的黑布幔层层叠叠地，把自己紧紧裹住。最好任自己的意念凝结在空气之中，再一刹那间被习习的夜风溶解掉。他抬头望了望，原来月亮竟然升起了。夜鸟的啼叫声越叫越喧嚣。他又被茫茫的夜色迷糊了，不知不觉中，让一段很长的时间过去了，直到母亲在屋里唤他，他才恍然惊醒，进了屋里。屋内的煤油灯那微弱的光，把一截矮矮的竹墙壁照亮了。

母亲把受培植的胡椒秧苗，一株一株整齐的排放在阴凉的枯草盖的棚子内，天天浇水护理着，这一百多株秧苗是她用了四角钱向胡椒园主刘伯买回来的。刘伯为了表示感谢，还附送两株瘦弱的，栽也栽不活的。一个多月过去了，苗茎已萌生出稚嫩的芽。在日光下，嫩芽很快地形成了一片片绿色的叶瓣儿，根须也长到一个程度了，再施一些鸡粪肥，让它茁壮。日后才好种植。

当清明节过去之后。天气逐渐转晴了。之后，很快的再进入干旱季节。母亲开始在丘陵上砍伐，她首先用镰刀，把莽莽的杂草和矮灌木一齐清除掉。再给它曝晒三四天，而瑾明每个傍晚放工回来，再一斧一斧地把大树木砍伐，大树木哗啦一声横倒在地。再削去虬枝。眼看这是个炎热天，于是，她擦了一根火柴，用干草起火，烧了一阵，在火焰经过之处，遗下灰烬，灰烬被风吹散去，像刚被掀开毯子似的，露出来的是一片上好的，赤黄色的土壤。那样的工作需要用上半个月的时间，开垦的工作也是要分先后的。然后，还是放一场大火来把大树木加上泥土烧透作肥料用。以清理园丘。准备翻土，堆成畦。在火烟滚滚窜向天空的当儿，火焰激烈地在焚烧，瑾明在火焰旁边，嗅着所散发出来的，那像青草香味又不是香味的烧焦的木炭味道。当风吹过，那迅速的，毁灭性的冲力，真令人又惊又怕。

小妹璀璨今天留在家，她提一水壶的茶，走过来，说：

“这是妈要你喝的茅根茶，火，热呵！”

璀璨用一条面巾拨开复上脸来的火烟，走过来，额上的汗水潺潺流下，淹过睫毛，视线也模糊了。他伸手接过水壶，平静地对妹妹说：

“开辟这么一块园地，这是妈的意愿，我只是顺从。”

“妈希望胡椒成长后，家里的收入能安定，至少，你不必在矿场上流浪似的。”

“妈的想法也太超过了，流浪不流浪，大家还不是一样把日子过下来了吗？”

璀璨心里明白，母亲的心愿是蓄一笔钱，娶个媳妇。

一双脚底踩在似乎还有点微烫的泥土上，灰烬沾黑了裤子，像被泼上淋淋的墨汁。用锄头掀开的土壤，堆放在一处，折折转转的，终于到了可以种植秧苗的阶段了。母亲手掌中的茧，一块块的添加，已经坚硬到不会受伤流血了。手脚的筋节也有些僵硬了，她在夜晚睡觉之前，用臼捣烂姜末，往痛处敷一敷、揉一揉，就对儿子说：

“没事，没事。”

儿子已经想了半个月了，才趁此时向母亲提起，要买一辆电单车的事。璀璨说：

“这样我来回矿场也方便。”

“可是，妈手中没有多少钱。”

“我自己有打算，妈，不需要你过多的忧心。”

中秋节一过，即进入雨水季节。雨水多的日子里，泥土将会潮湿一些，母亲赶在这个时间植下秧苗。种下泥土中的胡椒秧苗还是软绵绵的，小婴儿一样脆弱。母亲到山林里采割桫欏草，一把把的桫欏草叶复盖在秧苗的上头，如一把伞。免得秧苗被突然出现的狂热阳光，晒到枯干而死，也同时避免过大的雨水把秧苗打坏。这一圈圈的遮蓬内，温柔的光线如舌尖，将会把秧苗舔得茁壮起来。

刚翻过的泥土很松软，母亲也顺便在空旷的园丘旁边，插下一根根的玛利菜梗。璀璨也过来，撒下一把鸡屎菊的种子，这鸡屎菊是重瓣的，几天前，向邻居大姐讨来的；之后，任凭它们在蔚蓝的天空底下，在微风之中。自由地，爱怎么生长就怎么生长，这也是大家都不会去计较的事。

和每个早晨一样，公鸡早就啼过了。喜鹊和花蜜鸟及其他鸟类才聚集在屋外的树梢头上，用它们那嘹亮的、清脆的声调，甚至沙哑的喉咙，叫得满天响，似乎像是有人在一大早儿的，在人家的屋前屋后，使劲地摇晃着铜铃，吵吵闹闹的，在催促每个人趁早醒来。当被小动物们一催，起身也躺不下去了。起床来，朝着东边望去，那红彤彤的太阳，恰恰高过山脚下，再那片绿油油的田垄，田垄上飘浮着一张张的，像新蚊帐一样洁白的薄雾，薄薄的雾很快就将消散掉。这一片苍翠的田垄并不辽阔，但在瑾明的心中，它已经很足够。

这时候，母亲在厨房里，她把早饭和午饭都一并儿煮好了，用大镬盛着，搁在灶头上保温。瑾明明白，时间是走动的，不能停止下来的生活，它就在前面向他们招手，热情地等待着他们。

在这么一个早晨里，瑾明骑了他刚买下的电单车上矿场去的当儿，母亲急忙赶往山坡后边的邻居何桂希的家，要向她的父亲的神坛取得一份符咒。在一边的是神坛坛主的女儿桂希，她悄悄地问：

“伯母，你向瑾明提起过吗？他同意你的做法吗？”

母亲听了，想了一想，慢慢的，说：

“不需要他的同意或不同意，我是一个妈妈呵，我这样做对儿子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何桂希这个女子，瘦小的身材，脑后束了一条不长不短的马尾发，额前一道刘海。瓜子脸，可惜鼻子扁了一点。她和瑾明同年龄，在这个乡镇上，唯一一间华文学校，他们是学生。山脚下，家门外，一条通往学校的小径，晴天时候，在空中翻飞的燕子，它那支像剪刀的尾巴，剪过溪水，再剪过云端，剪得风都笑弯了腰。所以，她了解，对于一些事情的想法和看法，瑾明有他自己的固执。尤其，把存在的事实寄托在冥冥的迷信中，他更不以为然。同时，他还会嗤之以鼻。然后，又感到母亲受了欺骗，瑾明的心里会藏着些微的不悦，这会让自己尴尬，于是，桂希轻声说：

“伯母，我不陪你了，过一回儿，我父亲出来见你。”

桂希一边说着话，一边快手快脚的把她的父亲扶乩时穿的黄袍置放在神坛前。一个转身，急急忙忙往半里外的公路走去，赶搭上小巴士。她必须在七时之前，来到巴士总站内，她是来往石隆门和古晋的售票员。

母亲在神坛的门外边，来来回回地踱步，她等了好一阵子，法师才缓

缓走来，问了一下事项，再给了母亲要求的符咒，母亲还了香油钱，她想也没有多想，赶紧回家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贴挂起来。

长到三尺高的胡椒秧苗，给它修剪残枝枯叶，施肥。再给它竖起盐木柱子。好让胡椒藤蔓往上攀绕。

今年的冬至日，总是摆着大架子，它一挥手，大雨大风一起跟着来。它毫不顾虑地，把叫人担忧的破坏力，笑嘻嘻地搁在人家的大门前。如一个张牙舞爪的恶霸。节日，矿场照例休息，吃过午饭的瓏明本来斜靠着板凳，看着横扫过山丘的雨。突然一阵泼进屋里水滴，才意识到今天的雨可真是大了。母亲匆匆戴上一顶竹笠，要往胡椒园丘走去。已经不当店员而留在家的瓏珠，喊住母亲，说：

“妈，雨小些再去吧。”

母亲忧心忡忡回答，说：

“刚竖上去的木柱子，要看它们牢固吗？如此猛烈的风雨啊！”

“妈妈，我也跟你一起去看一看吧！”

瓏明套上雨衣，和母亲往胡椒园地走去。大雨把下在地上那过多的水，积成一小条一小条的溪流，从丘陵直奔下来。冲过他们的脚板，往低地流去。他们在风和雨中，打理一些胡椒藤蔓，捡起被打断了的枝叶，看看可以放心了，才冒雨回去。

雨水，像在找谁报仇似的，直下到第二天下午，犹如大地即将沉没了。当喜鹊在树林间吹了几声口哨，湿漉漉的微风轻轻吹过，天边像被髹上一大桶白油漆，即刻，蓝天撑开来了！

这个曾经到古晋市上过华文中学的李佩真，住在距离石隆门市镇三英里外的燕窝山的山脚下，这一带村落里，有机会上中学的女子唯数她是第一人。她家里拥有大片的橡胶园林和胡椒园，邻居们都喜欢夸大形容词说：“犀鸟若要飞过她家的园地，也要在树梢顶上休息两次。”

她二十二岁，高个子，从不抹脂粉，在这个只接受福态相的女性的身材应该是小腿短肥，臀部圆润的乡俗来说，她不是一个多子多孙的上佳女子。但她可有一脸的聪明相，眼神锐利，思想敏捷，说话可以不用停下来呼吸似的流畅。今天，烈火一般的太阳光晒在屋前的长春花的枝叶上，晒得淡紫色的花瓣都冒出火烟了。田垄的尽头，运山，耸立着一重连续着另一重，那叠翠的山颠，像一个个酒杯，被斟满了醇浓的糯米酒，可以举在

唇边，细啜。细啜，不会使人醉！

此时，她们坐在红毛丹的树影中，红毛丹的树梢头上正在开着茂密的花串，当风吹拂，细碎的花朵撒落，像撒渔网似的。李佩真用一个下午的时间同着这个邻居母亲在谈话，她还带来各类时髦小巧的编制和裁缝手工制作样本，她还承诺，一个星期来教学两天，也不拿酬劳，璀璨在旁边听了，原先有些不好意思，觉得为难了这个邻居姐姐。后来，她也邀请何桂希一起来，桂希说工作时间要工作，休息时间要休息，不能参加学习，倒是住在山后面的三个女孩也来了。每个星期一和星期四的下午，李佩真身着粉红碎花蓝布底，又不长不短打起一排皱褶的裙子，加一件白色长袖衬衫。脚底踩一双青绿色的分叉带子的日本式拖鞋。并且，她还有一项漂亮的本事，就是一手控制脚踏车头，一手捉阳伞，行在疙疙瘩瘩的石头小径上，竟然还那么平稳。顶着大太阳，脸颊都晒得红里转为黝黑了。摆好车子，合起了阳伞，抹掉额上的汗水，她还表示淡定地，却又热情地，说：

“女孩子嘛，总该学会一些手艺，本事和学问一样，归自己，日后好使用。”

这个属于大时代女性的观点，女孩们决然同意。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十分欣赏这个女青年的作为，说：

“你瞧，佩真姐姐心地多好呀，她还是踏了脚车老远过来的，辛苦她了。”

在一旁的璀璨也十分同意母亲的说法，当看见璀璨的眼眸停留在空洞的墙壁上，那漠然的反应，心里有些不说，说：

“她还教我们唱艺术歌曲，唱“青春舞曲”，噢，哥哥还看不起人吗？”璀璨也不回答，此时，他的手上虽然拿着筷子，把停留在墙板上视线转移到碗里的白饭上，脑子里却想着今天中午，在矿场上，放置炸药的当儿，因为一个粗心，失误了，好在没有把老林炸死。那场惊险，吓得璀璨的一颗心至今仍吊挂在半空中，还没来得及找回来。母亲和妹妹在耳朵旁边讲了什么，他根本不曾留意。

明天是星期六，今天一整天，母亲在菜畦上采摘青菜、掘番薯，把菜蔬清洗过，把一个个混着黄泥垢的沙葛清洗得又圆又亮。都整理好了，预备明天一大早，拿到石隆门市镇上的巷口去贩卖。早上，在上班之前，璀璨给母亲的菜篮子放上电单车，搬动着这个大竹篮子，发现这样的重量不

是一个女人可以承担的，瑾明禁不住对母亲说：

“妈，这沙葛又重又没价钱。搬动起来又费气力，种来不划算吧！”
虽然是个清凉的早晨，习习微风拂在脸上，像被水沾湿的帕子。母亲已经忙得满额头的大汗了。听了儿子的话，她的心里也忧愁，无可奈何的，叹口气说：

“哎！这天底下，若要一一计算，不划算的事儿可太多了呀！”

母亲赶忙用一块烂布，把沾粘在衣摆上的泥浆揩拭掉，好让衣摆看起来干净一些，她继续说：

“这些菜蔬，最好尽快卖完，我会顺便上政府诊疗所讨取一些止痛药丸。”

瑾明听了，知道母亲的背脊又发痛了，唉，他只能同一句老话，说：“复诊的病卡片要记得带着呵！”

瑾明把母亲和一大篮子的菜蔬载到市镇去，在这段轻爽的早上时间，市镇上的街巷里，来来往往走着来办事的人，有带着孩子上登记局的父母，还有到邮局拿信件的年轻人，更多的是趁早出来购物的村里人，也有住在附近的政府雇员们的，秀里秀气的太太们，此时人们都聚集在街上。把一篮子的菜蔬搬到店屋前的五角基上，再找一个人流多的地方，又在地板上铺了一面大油纸，把菜蔬摆放好。自己才往矿场去。

一路上，明媚的太阳照着山地，同时，也晒着骑在电单车上的瑾明的背脊，这样的感觉是暖和的。山颠上的云雾早就散却了，蛙子藤的黄花明明亮亮的，爬满矮灌木的梢头，璀璨得如彩色玻璃似的。不必看时钟也晓得时间的喜鹊，一声声清脆的口哨吹得遍地响，村前村后，一切都温煦起来了！

老林不计较瑾明上一回的鲁莽，现在，他把风泵的长管子仔细清理过，还特别叮咛瑾明在一些小动作上的危险性，他说：

“小心，一些重要的小节眼要记在脑子里，不是记在膝盖上。”

阿中开了原是酱油瓶子的酒罐子，下巴一仰，骨碌碌把他自己酿制的白米酒当白水喝，听了老林的话，打个哈哈，故作轻松，说：

“我说阿明呀，都一起牢记在脑子里，膝盖上，拇指上，最好。”
这样的教诲，令瑾明听了十分感激，当然只好拼命点头，连声说：

“是、是。”

午休时间，来了阿中的三个朋友，他们在矿地的一个阴凉的树阴下，在谈论许多让人感到极度陌生的，却又是重大的事情。近些日子来，原先曾传闻，在地方上，正酝酿着一股反英殖民地的浪潮。现在，从他们的对话中听来，这项传闻已不能说是传闻了，似乎，它即将成为一个事实，成为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在当中，一个年纪大约二十七的年轻人，神态豪迈，有英雄一般的，不畏不惧的英勇气概，他以坚决的口气，说：

“这是我们这一代的重任，付出生命也值得，我们要朝着光明的世界看！”

虽然耳朵听了这样威武的语言，阿中还是照例把喝空了的瓶子收进布袋内，要带回家，重复使用它。现在，他紧蹙眉头，怀疑地，懦弱地，问：

“英国这么大，你们的武力能起什么作用吗？”

一个面貌比较成熟的，大约三十几岁，浓眉大耳，嗓子洪亮，说：

“你说的对，我们的能力就是去争取，这是前提。”

另一个中年人，身材高而瘦削的，领袖型的，一份得理不饶人的神情，他的手腕上套了个盛着饱饱的牛皮纸袋，镇定地，说：

“枪炮这个部分，这不是问题，办法是人想出来的，路是人走出来的，主要是有民众支持。”

阿中听了，还是晃了晃脑袋，搔了搔长满白汗斑的脖子，结结巴巴地回答，说：

“路是人走出来的，这个道理我懂。可是，事实上，有很多道理可不是能说得出来的。而且，有很多人一辈子也走不出路来的！”

而这边厢的老林仰着脸，愣愣的，两粒镶嵌在他的鼻梁上边的眼珠子，在他那两个眼窝里转，像一个听不懂老师讲数学课的小学生。一时间，他找不出适当的话来说，也许，他的智商也还没有达到某个程度。而且，他也评估不来，要是说错话将会得到什么后果，若让自己平地陷落在不明不白的问题里，更没必要。要不然，会被人笑话自己见识浅薄。于是，选择沉默无语是最妥当的了。反而在一边的精明心里起了一份好奇，可是，这份好奇也只是好奇而已，他却不懂该怎样把话问下去。恰巧，已到了午后一时正，工作的时间到了，大家起身处理手中的工具，预备明天领取炸药爆炸矿床的时候，石隆门警方照例会派出值勤人员来监视。而今

天必须忙完今天的事，也就各自散开去。

上午时份，笑吟吟的阳光把村落晒得像有谁在办生日筵席似的，线条起伏的山野，就像打扮整洁，一齐来出席筵席的宾客。重叠的苍翠，仿佛是一章章弹奏的乐曲，鼓手是那一阵一阵吹过的风。

此刻，警方的值勤人员驾了深蓝色的连罗华，也准时把炸药送到矿场来，阿中和他们一起点算药物。其中一个新来的中年人员，他的肩带上的扣子在阳光下闪着银光，他抽起两边的脸颊，似笑非笑，说：

“据说从前，有人把炸药窃了一份带回家，拿去炸鱼，结果炸掉自己的右手掌。”

“不是据说，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他是我们邻居一个阿叔。”

阿中和老林慎重地把炸药和引信作一个结合，也一同回答，又觉得自己被怀疑，心里很不是滋味，说：

“我们可不敢犯法，私藏军火是会被判死刑的。”

另外一个人员听了，也笑了一笑，露出一排大牙齿，似称赞又像是揶揄，用本土的马来语，说：

“你们懂得可真多！”

“这条法律，三岁小孩都懂！”

今晚，是天狗吃月夜。时间还未到上半夜，起初四周围一片冷而静，连最爱叫的蟋蟀也不敢出声音了，这样的冷静，似乎，世界即将沉落到地底下去了。唯有萤火虫的火仍然留在草丛上闪闪熠熠，显得它们也在焦急。接着，运处的达雅长屋内，附近的华人村落，传来敲击各类器件和铜锣的声音，他们齐心协力，驱赶那头长有一条长尾巴，牙齿尖利，在一口一口啃吃月亮的天狗，以抢救月亮。在纯朴的老百姓看来，月亮历来都是大家的好朋友，它温柔、安静。不及太阳的勇猛，所以，它迫切需要人们保护。璀璨走出门外，仰望漆黑的天空，月亮被黑影遮掩掉二份之二，看来情况十分危急了，几乎，大家也有一个更完整的默契，敲击声也越加越紧急。

“进屋里来，阿明，不要在外边。”

“我看月亮。”

母亲以恐惧，命令的口吻，说：

“今晚没有月亮看，进屋来。”

“哎！”

瑾明不免叹口气，随手扣上门板，走进幽暗的屋里。在屋里的一角落，瑾珠在煤油灯火下阅读书籍，她抬起头，她以严肃的，又不屑的口气，对哥哥说：

“嘿嘿，妈担心你会像月亮一样，被天狗吃掉。什么时代了，还不懂以科学的角度来看月蚀，民智封闭，这是大时代的悲哀。”

好一个大口气，瑾明听了有些的不满，冷飕飕地对妹妹，说：

“是吗？我不觉得有什么悲哀，也不是什么民智封闭，生活的内容根本应该如此的多姿多彩，干干涩涩的大学问，任由各人去做吧！”

“佩真姐曾指出，这是严重的错误，我们需要建立智慧人生。”

“哗！佩真姐可真的成为你的老师了！”

“不要讽刺人，她可没有得罪你。”

“我可没说她得罪我。”

“天狗吃月亮的腐朽神话，真差劲，原来你也相信这一套。”

“我认为这一套不腐朽，这是人类最直接的怜悯心。”

“怜悯月亮吗？你这个观念太肤浅、太愚昧，简直可笑。”

瑾珠给哥哥一个回答，还怒目相视。瑾明不愿再多说，转身进入房内，放下蚊帐，躺着，细听远处、近处的敲击声。时间不到午夜，敲击声渐渐稀落，直到完全停止。这时候，蒙住月亮的黑影，终于全都消退去，明月重新挂在穹苍上，像刚刚洗过脸，扑上粉的少女的脸庞。月蚀已经结束，夜鸟和蟋蟀们又一起高歌了，一切恢复正常。不晓得当年盘古开天劈地的时候，有安排到今晚的这一场月蚀吗？科学、神话、传说三者之间有冲突吗？神话和传说不也是出自人类的思想与智慧吗？不是也有记载说宇宙是造物主用了七天的时间所创造出来的吗？若要诠释人们的生活意义，不能不用多个角度！瑾明在蚊帐内，挣着一双眼，东想一回，西想一阵，想得都是许多连贯不起来的事物，直过了午夜，才沉沉睡去。

墙壁上，那个在傍晚时候，才被瑾明上紧发条的老时钟，在滴答滴答响。在这安详的夜里听来，仿佛是一颗心脏在依序着规律，平和地在跳动。可见，在天幕底下，在这片谧静的大地上，它还是一个活生生的，把生命气息延续下来的夜晚。

今年的旱季格外燥热，普照的阳光强烈，那股热量，犹如恶汉手中的

长鞭，在抽打着大地。从大清早一开始，母亲就往溪流去，用扁担挂了两个铁桶挑水，好给胡椒秧苗浇水，若任胡椒秧苗在烈日中，缺水枯黄了之后，很难再成长起来，那会萎缩在那里，不能复原。这个陡坡上的土壤倍加干烈，母亲望着硬邦邦的泥块，禁不住抱怨，说：

“今年的“通书”上的牧童，那个放牛郎是打赤脚的，应该是雨水多的年份，怎么说歪了？”

遵循“通书”上的天气预测，是一般农家子女的关心所在。头戴草帽，在一边抓着勺子舀水往胡椒秧苗浇去的璀璨，停下手，回头对母亲说：

“妈，那个不合逻辑的旧东西，不要相信咯。”

“什么不合逻辑，几百年来，大家都是这样的相信，我不识字，图画可看得懂。而且，每一年都说得准。你不信就去问有上过几年学堂的小姑娘。”

“今年不是已经说歪了？你自己刚刚说过的。”

“说歪了不能等于是说错，就像胡椒柱子，竖立的时候不牢固，歪一些，它却没有倒下来。”

母亲的辩护也近乎有理，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心态吧！璀璨的心里有一点吃奇，能使到一个人这么坚持的信念是不是就叫封闭？当一个人还没有得到可以代替这种信念之前，这种微妙的精神寄托和注解，反而使她自己静默下来。

已经整整两个多月了，天，一直处在干旱的灼热和郁闷中，吹过的风也带着一股滚烫的感觉，像被柴火焖煮过。气象科学家们指明是所谓的热气流周期性循环现象，科学名称为“阿尼若”。溪流里的水濒临枯涸，泥沙堆积的溪底，一群小鲫鱼都躲到仅仅剩余的浅水坑内。好在山脚那头有一个长年都有泉水涌流的水潭，母亲只好走一段崎岖小径，到那儿去挑水。这样的辛劳到了中秋节之前，几场骤雨降下后，干旱才慢慢舒缓。

今天中午时候，刚刚下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雨，雨后，周围凝聚着潮湿的气味。许久没有回家的璀璨，今天下午，打着包袱，突然回来了。她抽着微弱的气，呼吸沉重，她把自己瘦弱的身子，缩在屋子的一角，原来她的哮喘病发作了，气咻咻地，说：

“我必须回家，老板不让我病死在他们的店屋里，要我病好了再回

去。”

母亲刚从树林里采割麻草回来，她要吧的麻草的叶子剖开，抽取纤维，结绳子。她慌忙把一大捆的麻草搁在屋檐下，拿了一杯子的热开水递给女儿喝，好暖一暖肺部。又说或者揪痧能舒缓一点，母亲十分忧愁，说：

“明天一早，妈给你问神去，桂希她爸爸的神坛灵验。你自小就患上这个病，松鼠的肉、大蝙蝠的翅膀、穿山甲的肝，人家说什么好就找什么来给你吃，也都吃过了，就是治不断根。”

“妈，不要烦劳了，我睡一觉就好！”

母亲别无他法，又一声长叹，说：

“现在，不是榴莲开花的季节，打猎的人又打不到蝙蝠。”

在一边的璀璨，忍不住提醒母亲，说：

“妈，不要相信蝙蝠的翅膀可以治气喘病了，那是说来唬唬你。”

哮喘病一发作的当儿，不能睡一觉就会痊愈的。这情况像被绳索绑紧了喉咙，有即将断气的感觉。纤瘦的璀璨躺着不能呼吸，只好起身在屋里走来走去，让被阻塞的气管顺畅一些。过了两天，病情一过去，精神即刻又恢复了。

璀璨收拾衣物，正预备回到工作岗位去。母亲建议她暂时留在家。原来这个母亲的心里也自有打算。今天，她找上在小镇开杂货店的，这个曾经是个可以谈心事的表姐妹。出嫁后，因为生活上的境遇各异，平常鲜少往来。今天，可还是把心事带来说一说，拜托好姐妹代为留意，那儿有好人家，说个媒。

表姐妹五十岁年纪，衣着适时，印花布高领唐山装，神态悠闲。她家虽然说不上是荣华富贵，却生活条件安逸。她一双眼睛白多过黑，仔细打量着这个眉头从来不曾松开过的表姐姐。一会，斜着半边嘴唇，似乎在讽刺，是不是想高攀什么的，用一口尖酸的语气，说：

“好人家自然有，这要看阿珍的八字和人家的合不合。”

听了表妹的一番言词，母亲把眉头锁得更紧，明白这几句话里有嫌弃她不自量的意思。赶忙向表妹妹陪上一个笑脸说：

“是，是。要看阿珍自己的命有几两重了。”

通常，一般来说，喝粥人家，总渴望女儿能嫁给吃饭人家，至少，吃

白饭总比喝粥饱得多。可是，事实不是想象的那样顺心顺意，当一个人处在逆境里，连一个小小的起码请求也是奢侈。母亲无奈地告辞，这个表姐妹依然坐在躺椅上，连起身相送的动作也省掉了。踏出店屋的门槛，走一里多的路回家去，灼热，让这个母亲感到晕眩了。回到家，她喘着气，汗水像溪流的水往下流，她看到女儿在梳理头发，旁边放着一个刚刚整理好的布袋子，知道瑾珍不打算留在家，心酸地，嘱咐说：

“你回去工作要小心，不要过劳和着凉，省得又犯病了。”

“是呵，知道了！”

瑾珍听了，手拿着梳子，低下头，心里明白，过劳的人不是我而是母亲自己呵！瑾珠刚刚和李佩真在一处，学唱艺术歌曲，分享苏联史大林的国民建国大理论。其他几个女孩也刚散去。她现在的精神亢奋，站在一边，望着姐姐，一后儿，才说：

“古晋有华文夜校，你不妨报名上学去吧。”

“我的工作时间长，啊！能上学最好，我做不到。”

“真没出息，一点小事都做不到。”

“就当我没出息吧！我认命算了。”

瑾珍叹口气，说着，转身拎起了包袱，走出大门，往公路走去，她必须赶上往古晋去的最后一班公共汽车。揪心的母亲默默无语地陪伴着女儿走一段路，来到大路边，太阳已经向西边斜下去了，日罗东树拉长的影子横躺在草芭上，今天，就把园地上许多要做的工作搁一搁。等了半个多头后，一辆公老旧的共汽车才嘎嘎嘎的来到，望着女儿上了车厢，母亲才慢慢走回来。

今天，太阳光似乎和缓起来了。中午的休息时间，吃过午饭，凉风习习，老林和他的伙伴们正在树阴中打盹，各类鸟儿在树梢上轻唱。在半梦半醒的当儿，上一回，来过矿场的三个青年人，他们带了另外一位朋友，又回来拜访老林和阿中。其实，近些日子来，阿中早已风闻这一伙青年人拥有广大的抱负和计划。很明显，世界正处于中、美、俄三国的冷战时期，这三股不同的主义，正在向世界各角落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向来平静的周遭，当前可以感受到，时势已经酝酿着汹涌的暗涛了。尤其，现在，在他们的谈话里，更是来势不可挡。虽然，当中也有许多深奥道理，在阿中和老林听来，的确是模糊不甚理解，可是，模糊尽管是模

糊，阿中还是绞尽脑汁，然而，空脑袋也越绞越空，更加绞不出可以了解超越一个主义的理由，只好结结巴巴，说：

“老兄，我家有大堆孩子，都像一窝还没长粗毛的雏鸟，只会张口要吃的，除了找小虫子来喂饱他们之外，别的什么大事小事我都办不了。”

那个新来的朋友，四十多岁，剪个特短的头发，阔阔的下巴往上翘，眼神锐利，肯定了建国大业人人都有责任，他以严厉的口气，说：

“我们不需要每个人都进森林里去拿枪杆子，后援也重要，所以，你们能做的事很多，比如提供食物、药物和金钱——”

接着说了几项要他们下手办的事，阿中听了，感觉得到自己的颈项在冒冷汗。璩明听了，也呆了。这些指示，无非是强人所难。阿中不敢直视他们，转脸望着在拼命用两支手掌摸额头的老林，希望他有一些话可以拿出来说一说，把大家的处境交代清楚。等了许久，老林还是只顾着用他那双长满厚茧的手掌，一回又一回扞着自己的额头。终究，事实再一次证明，大家都不是什么胆大心细的、有脑筋的、出得了主意的聪明人。给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就等于无条件承诺，三个青年人大大有收获，离开之前，他们斩钉截铁地，说：

“每个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有人会到你们的家，领取这些物品，你们预备了。”

目送他们三个人走远了，背影消失在小径的拐弯处。头顶上的太阳依然热辣辣的朝着地面上晒，那滚烫的酷热，太阳犹如在欺负人似的。现在，阿中这一伙人，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反省刚才的那种场面可以形容为势不可挡，也可以形容为势不可当，阿中懊恼地对老林说：

“省点功夫吧，老林，额头都扞到闪光了，你什么话都不敢说。”

“我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说的，何况，说话也不能不看时势。我们属于弱者呀，只能做弱者做的事。”

九月初九的端午节已经过去了，又是进入湿漉漉的雨水季节。而，在不下雨的早晨里，田野上的雾气凝重，外边有些冷。璩明还躺在蚊帐内，想多赖一阵子，却听到母亲在屋子外边，惊慌地喊叫：

“阿明，起来。”

璩明吃了一惊，赶紧掀开蚊帐，睡眼蒙眬地走到母亲面前，母亲弯着背脊，焦急到眼泪直流。说：

“昨晚，有几道灯光在屋外闪了几次，原先我不在意，原来那些人来把阿珠带走了。”

瑾明先是一呆，想了想，再用抱怨的口气，说：

“妈，外边的情势不太好，你当时怎么不叫唤我？”

“我怎么会想到阿珠也一样呢？她都是和李佩真一班人在一起，昨天下午，罗阿婶才来告诉我，说她的两个女儿也在半夜里离家去了。”

瑾明听了，十分恼怒，一时间又弄不清楚应该恼怒谁，说：

“那就由得她自己负责自己吧！”

母亲又抹泪，又叹气，又添加许多埋怨自己命运的话，说：

“你倒说的轻易，啊呀！这半辈子来，怎么不好的事都轮给我！”

看着母亲的焦急和悲怆，瑾明于心不忍，为了安抚母亲，说：

“妈，别慌，待一会儿，我上李佩真家里，找阿珠向来敬佩的佩真姐来问一问。”

“去吧，尽早去，把阿珠追回来。只要阿珠回来，我们家再穷都不要紧。”

听了母亲如此慌乱的许愿，瑾明的心里感到不是哭也不是笑，嘴上又喃喃的说：

“妈，咱们家已经穷到家徒四壁了，还有再穷的空间吗？”

现在，薄薄的雾在田野上飘飞，瑾明早饭也不吃了，开了电单车，奔驰到李佩真的家。才发现，她家房屋的窗门紧闭，大门扉已经锁上了。两只大黄狗在屋外徘徊，红毛丹树梢头上，累累的果实已经熟透，却没有被采摘。在这静悄悄的园子内，等了一阵子，没什么动静。瑾明回到家，不敢把实况告诉母亲，只好东拉西扯，说一番让母亲放心的话，自己上班去了。

开着电单车，赶着上班的瑾明，在他的心头上，妹妹的去向成了一块的重重的铅，似乎，越承越重，推又推不掉。这当儿，在天空上，两架涂上青绿色彩绘的直升机在低飞，嘎嘎嘎的声响，十分吵杂。在公路的十二里陡坡处，又遇上一连的英国军队和成排的装甲车，当轰隆隆的车轮碾过，把路旁的树木都震得摇摇晃晃，他们直朝着石隆门市镇开去。那急速的驾驶，冲锋陷阵的场面，叫路人的心脏紧缩。眼看着，天上的太阳都变了颜色了，这支英国陆军部队就驻扎在碧湖边的山脊上。

今天，矿场附近的硕莪丛似乎也和所有人一样，也环着一份复杂的心情。当风越过硕莪丛林，它发出舆论般的沙沙声。这当儿，人们的舆论成为事实的时刻，每个人已经在这种局面里，作不同程度的挣扎了。

瑾明独自坐在一块岩石上，茫茫然的，一时间，头绪还理不出来。眼前，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黑影子，重重叠叠在脑子里急速地转动，像轧石机器里的输送带上的石头。他的一双眼，迟钝地朝着小路的拐弯处望。好一会，老林和阿中才急急忙忙地走来，他们显得万分焦虑，看样子，他们大概也是遇上一些不顺心的事情了，来到瑾明的面前，安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对瑾明说：

“局势已进入紧急状态，炸药，原来属于军火法令，被禁止在平民当中使用，矿场不能领取。头家交代，我们这份工作暂停。”

这一来一去，情景犹如一棵单独生长在旷野上的小树，在风雨中摇晃，只要它没有被连根拔起，总还有机会茁壮的成长，那可是要看时间了。瑾明对这种变数似乎有所预料，有随时可以接受任何变化的准备。不妨说，在心态上，多少也带着要死也是只死一次的悲观和沮丧，只是没想到变化竟来的这么急迫，他表面平静地点了点头，回应了一句：

“哦！”

今天没有把酒瓶带在身上的阿中的心情沉重，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家里有一窝等喂虫的雏鸟”，于是，他拉直腰板，朝着蔚蓝天空，吐一口大气，带点嘲讽，对瑾明说：

“哎，阿明，你可“哦”的好轻松，我可烦死了！”

“哎，阿中叔，眼前出现这样的情形，你以为我在轻松吗？我是急也没门叫呵！”

这当儿，又一架直升机飞来，在附近作一个低空盘旋，大概在窥探地面上的一些情况吧，那嘎嘎的响声，几乎，把树林里的鸟儿们都吓得缩起舌头，不敢鸣叫了。没有人能知晓，如此不安的趋势，会到什么时候才结束。

这一段日子来，每个夜晚，不论晴天或雨夜，瑾明沉默的陪着母亲。她在微弱的煤油灯的灯光下，伸长颈项，一双深陷的眼睛，紧紧地朝着向门外小径的那一头望。一会，又在屋外来来回回地踱步。眼睛，还是盯住小径望，她在期望璀璨的身影，出现在黑漆漆的小径上，在一步一步朝着

家门口走回来。可是，在草丛中的蟋蟀们，唱的还是同样的歌，一阵阵在耳边掠过的风，也还是同样的风。夜已深，月已冷，这当然又是一个陡然等的，母亲还是等到困倦了，才睡去！然而，在半夜，还是听到母亲在屋里走动的唏唏嘘嘘声！

又一个深夜，在四周向来宁静的村庄里，人在蚊帐内，可以听闻到在西里京的边境处传来的，起先是一连串的枪声，之后，接着就是紧密的迫击炮的响声。虽然，那是一场小规模的大火，很明显，接下来，可以形成大规模的。乡民们已经感受到局势已经紧张了，惶惶的人心度日如年。然而，自从璠明离开矿场后，一直处在彷徨的情绪中。今天中午，他往老林的家行去，打听矿场的最近情况。老林家的房子搭在堤坡上，房子的侧边储了两个饲养鱼类的池塘。今天的天气晴朗，微风绵绵地吹拂，池塘的水面泛起一片好看的涟漪，涟漪好看归好看，这和天下事可没什么相干！两人起先七七八八的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后，老林才归回正题，手指了指池塘边的黄土泥泞上留下一列的大靴印。他说起昨晚，一队十几个身长肩阔的英国士兵荷枪实弹的，进屋里来搜索过了。于是，老林请璠明进了屋子内，再把大门板扣住，深怕隔墙有耳似的，才慎重地，说：

“我家必须搬迁，我知道，在古晋的南边有一处荒芜的沼泽地，叫亚答芭。在那边随便盖个屋顶避风雨，住下来再作打算。”他又接下去，说：

“局势如此恶劣，我不能不为我的两个女儿着想呀！”

璠明听了这样的一番话，立刻想起每天翘首望女儿回家的母亲，心里在盘算，或者，给母亲更换一个新环境，缓解她那份等待女儿的心境。于是，急忙问：

“在那样的地方盖房子，你有门路吗？”

“当然有，你有如此打算的话，找我。”

璠明打定主意，也在摸索，对于搬迁这回事，要怎样做才能做的好。回到家，见母亲不在屋内，他来到胡椒园，母亲弯着腰，在刈草。几天来，下过几场雨，土壤湿润了，胡椒的嫩叶像玉石一样晶莹。同时，青草也一样得着营养，跟着长得又密又肥，这真是烦扰人的事，必须被清除的。陪着母亲刈草的当儿，直升机一架接着又一架在头顶上飞过，璠明抬头朝着直升机望去，直到直升机消失在树林的那一端。于是，他很小心提

起老林家将要搬迁的事，试探母亲的反应，母亲听了却没有什麼意见，认为这是他个人家里的事，不要管。瑾明想了想，把话说得如此拐弯抹角，难怪母亲不明白，不如直接了当，讲个清楚，说：

“妈，我也如此打算，不如我们也搬去，暂时离开这里。”

母亲听了这样的话，两颊的皱褶更加深了，像泥土被锄头锄过。她本来两道稀松的眉毛，此时，却锁成紧紧的一簇，像用针线密密缝住。她盯着儿子的脸，一声吼叫，恼怒地，说：

“把家搬走，要是阿珠回来呢，不见我们，叫她怎么办？”

瑾明晓得，外边的风声这么紧迫。边境那儿的机关枪的响声也越来越繁密，驳火的范围也扩大了，也越来越靠近家门，情况已经接近宵禁和戒严了。在这样的时间内，当一名森林游击队队员的瑾珠不可能回来。于是，瑾明只好遮遮掩掩地，说：

“向桂希交代一声，反正我们可以几天回来一趟，打理园丘。”

母亲大概气上头了，她的脸庞扭曲，两鬓散落。她一会低头看着地，一会抬头望着天。沉默了许久，之后，才和缓地，却又心酸地，换了一个口气，缓和地，说：

“就由你自己看着办吧，或许——，在外边住下去，往后，你能过上好日子！”

很少叹气的瑾明，此时，也不免深深的叹口气，才安定一下情绪，平静地对母亲说：

“哎！妈，日子不能分它好或不好。因为是日子，所以，终究都是要过下去的。”

母亲不再说话，俯着身，用食指和拇指扣紧，把一株株肥油油的青草连根拔起。此时，母子两人的心情格外沉重。刈过野草后，母亲拿来麻草叶的纤维打成的绳子，把胡椒茎绑在盐木柱子上，使到胡椒的茎节紧靠着柱子往上攀爬，不至于掉落。这样的一个下午已过去，晚风吹起了。当歇下手中的工作，他们从园地上走回家。夕阳已西沉了！

这一片荒凉的沼泽湿地，它距离古晋南区大约八至九公里，原本不算太远，因为地势不讨好，又是一块保留地，所以偏僻。刚迁徙到来的居民们给它按上一个名符其实的名称“亚答芭”。这儿四周遍布漫长的亚答树丛，丛生的亚答树，它那梢头顶端上分散开来的、密密麻麻的条形叶

子。模样儿虽然粗陋，那重重叠叠的叶茎，复来盖去，拥拥挤挤的，看上去，整个丛林显得密不透风。殷红的亚答果子敞露在泥浆中，的确有几分讨好。

每个月的初一日或十五时候，当潮汐高涨，滔滔地涌上来的水波，尽是混浊的半咸淡水。潮水似乎是一忽儿的，一声不响地漫溢至丛林之中，像一块大布幔，夸张地平铺在那里。赤红色的大螃蟹兴致勃勃的，它们随着潮水，来去自如似的，举着肥大的螯子，瞪着眼，在泥泞上横着爬行。体积细小和螃蟹同宗的螳螂也栖息在亚答丛下的泥淖中，它们的习性却是成群结队，虽然长相和螃蟹一个模样的，却又自成一族。它们在泥沼上嬉戏的时候，还一齐举着较小的螯子，在兜兜转转的。当中，畏缩而又显得嚣张的，是那一批染上硃砂红的招潮蟹，也在混在一处。当潮汐退去后，遗留下泥垢黏附在亚答枝干和外壳坚硬的，赤铜色的亚答果子上。这时候，也出现一尾尾眼睛生在额头上的弹涂鱼，在玩泥浆滑板。

这寂寥静谧的湿地上，成天凝结着一阵阵驱之不去的，刺鼻的泥腥味。尤其，在太阳越晒越浓烈的时候，味道更加浓烈，当然，长久住下来，嗅觉也就适应了。总之，这儿的一切都悄悄地在白云飘浮的蓝空之下运行，比如，这一大片泥沼地，在等待十二个钟头后，依然又有另一次的潮汐涌现；这是生生不息的追随，自古亦然。在这样的植物生长环境中，偶尔有一两棵夹杂在草丛中长得很华美的番人碗叶树，它的叶子如盛菜的盘子一样大。它那在树梢顶端绽放的黄花，连花瓣到花蕊也和汤碗一般大。她们在太阳底下迎风点头，那敞亮的容颜，犹如在向过路人问安。黑黄色条纹相间的黄蜂在花蕊中闻闻嗅嗅、寻寻觅觅，那一副紧紧张张的模样，仿佛在寻找被密封起来的宝藏。也有紫色圆点的小白蝴蝶，在青草上闪动着翅膀，在飞跃。大地本来一片安详。在此情此景中，看上去，小昆虫们都是那样自我的，积极地活着，它们各自的忙碌，在阳光之下，展露着一份令人对生命的喜悦！

在一时间，不免有些彷徨感的瑞明对着老林说：

“阿叔，你去那里都好，我就跟背了！”

然后，他想了想，又单纯似乎又老成的问，说：

“在那块土地上盖房子需要给脚路吗？”

老林听了，犹豫了一会，才放开收紧的眉头回答说：

“没听说要给脚路的，以后有什么变动就不懂了，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能走到哪里就把棋子下到哪里！”

于是，这一天，晌午时分，约了一位熟人领路，他们一起来到这里，各自认定一片荒地，劈掉一簇簇的，名唤水浸鬼的灌木树和一丛丛缠人膝盖的铁线草。然后，再牵了一圈绳子，做了个分界线的记号，表示这片空地已经有人家定下了，请别来打扰；然后再向住在小河岸上的马来男子购买了编织成片的亚答叶，和几根用做柱子的峇高木料，亚答叶片用来盖屋顶和钉围墙，只要能抵挡风雨和烈日就足够了。他们两人互相协助，用上几天的时间，就把两间相距不远的小棚屋搭好了。

这新盖成的小棚屋，看上去，正是空空荡荡的，家徒四壁。当风大雨大的时候，一串串雨水排列着队，从亚答叶子的缝隙中直线落下来，直落在卧铺上。似乎，大雨，倾盆的大雨总偏偏爱落在穷人的屋顶上。好在棚屋的卧铺是镂空的，不会积水，雨，从屋顶真落下到棚屋内，像透明的光线一样连连。好在雨水一停止落下，竹子片铺成的卧铺即刻就干爽了。

在瑾明这一家里，还散发着青涩气味的竹片卧铺子，还是母亲在山后边的竹林里砍回来的竹竿，剖成片，编制的。瑾明还特地找来一根木棒，把它削得光滑，摆在门框下方，钉牢，作为门槛。母亲嘱咐说：

“住屋可以什么都没有，可不能没有门槛。”

还指明门槛就是表明一个家庭的家教。若一间房屋没有设下门槛，就等于说这个家庭没有守家教。那将是一种十分严重的错误；瑾明心里虽然觉得这样的传统想法有点好笑，可又不能完全否定这个中道理。许多古旧的想法，也有它存在的价值。何况，这是母亲的最高信念，不妨都尽量依照母亲的心意做了。

昨晚，从深夜直到凌晨，附近印尼的加里曼丹边境一带，又传来激烈的枪炮声，可以想象那是一场接着一场凶猛的交战。对附近的居民来说，那又是一个长长的夜晚，大家都是在心惊肉跳中入睡，也是在心惊肉跳中醒来。

今天，一大早，天蒙蒙亮，阳光的金丝线刚从树叶的缝隙中飘落下来。那嘎嘎嘎声响的，双旋桨的直升机在屋顶上急急的飞过。一阵子后，又急急的往古晋市的方向飞回去。有人说直升机里头载的是英国士兵的尸体，也就是昨晚在森林里与砂共武装份子驳火时被打死的，用直升机载到

古晋，再运送回英国去。这当然只是一些居民们的猜测，这样的猜测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也有一些自认脑筋比较清楚的居民都保持缄默，认为把话说多了或说少了都不能改变事实，反而还会遭遇到如藤蔓牵扯到野草一般长缠的质疑，受一些没有必要的干扰。避免“你怎么会知道？”这样的责问。于是，索性好话坏话什么话也都不要说，宁可做个活哑巴。

老林和瑾明两家人共同租用了一辆小旧货车，载了细软，人也一同搭在车斗上，要赶在政府颁布戒严令之前离开。老林尽量让自己能乐观和积极来面对前面的生活，而内心又是处于关乎民族生存权利的大观世界和柴米油盐的小我之间的挣扎。他反反复复、矛盾矛盾，大课题又小课题在脑子里转了又转，想了又想，然后，郑重地，说：

“我把女儿和妻子安顿好，我会回来的，这儿本来就是我家呵！”

“回来做什么营生呢？如此的紧急时期，我们似乎已经走在死谷里没有什么出路了。”

“附近阿黄家的橡胶园要请割胶工人，我就填上去了，我原本就是手捉割胶刀长大的呵，这一回就像孙悟空七十二变，最后变回猴子的原形了！”

这个曾经是个出色的金矿勘探人员和老练的炸石工人的老林，苦苦地笑了一下，继续说：

“唉，还能不顺势呵，尽管别的什么大事都大到天上去了，我还是得先找一些买米粮的钱。”

“在橡胶园林里跑动的时候，恐怕你会受到袭击。”

“有谁会来袭击我？”

“谁会袭击你？这种事还有谁不知道呢，你自己可是心知肚明。”

“我们已经被时势所左右了。”

“当今，看到清清楚楚的，摆在你鼻端下的事实，就是这种状态了，你有能力把目前的时势更换回来吗？回到以前的平静世界。”

“我没有这个能力，更没有这个本事。”

“我们这群胸怀无大志的人呵，只好各自承受各自的委屈，各自低徊着各自的哀恸呵！”

如此的你一句、我一句、又她一句的，转弯抹角的谈话，似乎在隐藏一些什么实情，可是，乍听起来似乎又是没头没尾的，像空着手在奔流的

溪水里捞沙钻鱼。认真的说来，事实的现况正是如此。

这辆老旧的小货车，跌跌宕宕的，在半操作半熄火的状态中，必须行走将近三十多公里弯弯曲曲的石隆门路，才能到达“亚答笆”各自新搭的棚屋前。此时，各人有各人的打算和担忧，是一股说不上来的复杂心境。母亲的心情更没有人有时间去了解，从头到尾，她只默默地收拾碗筷、锅子和镬。还带来两只刚会下蛋的母鸡，和那本封面红彤彤的，习惯用来挂在房门上避邪的“通书”。

在老林这边，老林的妻子把她家屯养的两头猪卖了。本来，也要把一对鹅带来，大家都说公鹅、母鹅都喜欢伸出长脖子上的大嘴巴，揪啄人的脚踝。在新地方有新邻居，免得还没和邻居打上交道就先黑了脸，到底冤家不好结。虽然老林的妻子心里万分舍不得，也不能不把公鹅和母鹅一起以贱价卖掉了。老林的妻子叹口气，略带委屈的，十方郁闷地，说：

“我真舍不得我的鹅呵，养了它们两年多了，我是养它们来看家！”

老林望着妻子那张悲伤的脸，感受时事逼人，心烦了，没好气地冲着妻子的脑门，说：

“要真说起舍不得，叫人舍不得的东西可多了！”

在当空的烈日底下，十分燥热，老林吩咐的两个女儿搭公共汽车。他们四人蹲在车斗上，任由车子颠颠簸簸。他们像一颗颗被撒开在土坪上曝晒的胡椒粒，没遮没挡的。阳光再猛烈，却不能把人们额上的汗水晒干。一个多钟头后，小货车终于开到棚屋前。司机把车煞在小径的杂草丛旁，沙砾地上。每个人的额上汗滴如雨，现在，在松了一口气的当儿，接着又不由自主地倒抽了一口冷气，是一种看不清楚前面道路的焦虑感。母亲默默地把物件搬进棚屋内，把用作烧饭、放碗筷的一个小角落和用来打铺子睡觉的位置隔开，稀里呼噜的用具不多，看上去会让心里舒服一些。

这里不是森林，不可能有树木可以砍劈当木柴，扛回来烧火煮饭。所以，在没有出发之前，瑾明和母亲已经在石隆门商店内买了个外壳青绿色的煤油炉子，用做烧煮的灶头了。现在，把新买的煤油火炉和碗筷摆了上去，勉强还像个厨房。这般的环境就是这般的简陋，简陋虽然是简陋，在当中，安全感也还是有的。现在，大家可必须老老实实的，先安定自己。所以，现在不是一个表现感情的时候。

可是，瑾明深恐母亲面对这般枯燥的住处心里难受，在忙着摆放家用

物件时，看着母亲郁郁不乐的神态，心理十分不忍，于是，想了一些给母亲安慰的话，说：

“当我们住下一阵子后，也就会习惯这环境了，或许，附近还有同乡人，也就好相顾。”

母亲望了望屋外的陌生风景，也淡淡地对儿子，说：

“那当然，时势如此不堪，在这里能有个安宁住处，不习惯也必须学会接受和习惯了。”

在静谧的夜里，大家却在疑疑惑惑的情绪中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大早儿的，天色蒙蒙亮起，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太阳可还是以同一个模样和方式，笑眯眯地挂在东边，然后渐渐地，朝着屋檐上的亚答叶子的边缘一处升起，这样的循规，千万年来都不曾改变。吃过极其简单的早餐后，璩明带了母亲走一段凸凸凹凹的泥沙小径，这条小径上散布着零乱的野草、荆棘，明显是刚劈开的。靠近小径不远处，还有人在竖立起柱子，预备搭盖新房屋。母子俩沿着小径走去，这矮树丛中，竟然生长了一棵看来眼熟的树木，枝丫上开着桃红色的花、结了一粒粒的，如指头般大小的紫色浆果。母亲首先是惊奇，而后又平静地，说：

“真想不到，这儿也有桃金娘呵！”

“怎么会没有呢？妈，你也太大惊小怪了，它们都是生长在泥土上的植物呵！只要有泥土，它们都能生长。”

他们先到路口的一间小杂货店铺去，和杂货店铺的女店主打个招呼，好让母亲知道有一个所在可以买些吃的。女店主大约六十多岁，庸庸俗俗的，她倒还是热心地对待新搬来的住户。原来，她们一家人是从石隆门十五里的单绒罗列搬来的。都是河婆客家老乡，家里老人们都是吃苦擂茶饭的，又说越苦越妙。所以，一见如故。更尤其，大家也有一个为什么要离开家乡的共同点，自然而然，话也就好谈多了。

然后，再搭乘巴士车往古晋市中心去，他们在砂拉越河边的车站下了巴士车，走过两个街巷口，在印度街巷的商店内，找到在布匹店工作的璩珍。她正在布店里，招待几个顾客选择布料，然后度量、剪开，折叠好，交给女顾客。顾客付了钱，走出店门。璩珍再把在顾客挑选布料后弄乱了的布匹、五颜六色的布匹排列好，璩明知道此时不便逗留太久，在一边直截了当，嘱咐璩珍说：

“你下班后，即可回来陪伴妈妈，不要在外边寄宿了。”

天生好性情的瑾珍，答应说：

“好的，我会回去陪伴妈。”

瑾明把话说完了，即刻离开印度街，往搭巴士车去。在巴士车上，瑾明才告诉母亲自己已经决定好了，要往一艘渔船上工作，出海捕鱼，要在几天后才能随着渔船回来一趟。母亲听了儿子这样的话，吃了一惊，一路上，心里惶惑不安，却只能沉默无语，她的脚步向一边倾斜，本来已经弯曲的背脊几乎更加弯曲了，可以感受到，肩膀上挑负的担子虽然画不出形状，也称不出斤两来，而她已感精疲力竭了。

在肯雅兰附近的车站下车，走过这一段泥沙小路，拐个弯，回到棚屋，已经是下午时份。瑾明拿了铁锤和铁钉到棚屋外钉补墙壁，神情疲惫的母亲在卧铺上躺了好一阵子，傍晚，才起身来，燃了炉火，在淘米煮饭。桶里的水，还是从老家那儿提来的。在棚屋旁边刚挖掘的一口水井，泥浆还未沉淀，水，一团的黄乎乎的污浊。母亲说应该用明矾来净化，明矾，这样的化学物品，那可还要到古晋市的海唇街上，华人的杂货店里去购买。在这段日子里，只好拉长脖子，期望老天及时下一场大雨，他们早已预备了盛雨水用的桶子、罐子。

在老家的厨房里，土灶内都是用木柴烧火，母亲根本不晓得如何使用煤油火炉。燃起的炉火，一回熄灭，又一回冒起黑烟。煤油呛人的臭味叫大家都不好受。相反，木柴烧出来的火烟却有一股自然的清香气，这煤油炉子的功能，又是不一样的做法和果效。好不容易的，把一顿饭煮熟了。吃饭的时候，母亲眉头紧蹙、忧虑的，带着一些的不满的口吻，却又显得万分无奈地，说：

“什么工作不好做呢？出海捕鱼，浪里来浪里去的，这样要命的工作怎么找来的？”

瑾明也不想多加解释，免得母亲心里更加担忧和不满，于是，只装了个不在乎的神态，淡淡的回答，说：

“妈，你放心，桂希的二哥和我一起，这一行，他熟悉。而且，我想去看看大海。”

“大海就是一片茫茫大海水，没有花没有树木，有什么好看的，当船只行在大海上，起风浪的时候，船上的人会晕眩，会呕吐的！”

瑾明一时间没答上话来，只默默地低头吃饭。许久许久后，才说：

“出海捕鱼的薪饷高一些，晕眩是一时的现象，可以克服的。妈，或者，以后，赚了一些钱，回乡去，至少，也能盖一间像样的房子。”

“盖一间像样的房子”这倒是事实。母亲听了，不再做声，她在碗中的白饭上，倒下一瓦罐的，泡了浓浓的番石榴叶子茶。白米饭添加了一股茶的甘苦味，她慢慢的吃，仔细的咽，一会，她把两手按住膝盖，才说：

“明天，我要回去一趟，看看胡椒园，同时，到石隆门诊所拿一些止痛药丸，也要去看看阿珠有没有回来，啊！”

不敢急躁的瑾明想了想，唯恐母亲心里难受，轻声地，说：

“妈。暂时别回去，早上的报纸有报道，那一带还处在戒严法令中，阿珠暂时应该不会回来的。至于止痛药丸，就在杂货店里买现成的吧！”

“可是，那要用钱来买的呵！”

瑾明望着母亲的瘦削的脸颊，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唉！妈，买止痛药丸的一点钱，我还有的。”

母亲听了儿子的叹气，也觉得儿子受委屈了，她低下头，提起衣衫的下摆，抹一抹眼眶，把悲怆深深地压在心头上，说：

“唉！时势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平静呢？要在十年、八年后吗？难道阿珠要在十年、八年后才会回来吗？”

“谁知道呢，妈，你耐心等我回来，再陪你回胡椒园去，千万别自己行动呵。”

瑾明把吃吃完饭的空碗筷放在水桶边，待一会，由母亲和其他用具一齐清洗，现在，必须小心节省用水。今天，天气依然闷热，空旷的天际，不见雨云，还未到下雨时刻，看来，下雨还要等多几天呢！母亲点起小煤油灯，让棚屋内亮起一线光明。

瑾明转身站在门口，心中忐忑不安，无论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不对称的事，每天都在连续发生，更尤甚，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这当儿，可也要让自己挺直腰板来面对现实。看着母亲突然衰老的神态，他暗地里一声长叹，再努力地让自己的思绪平顺下来。

几乎，一眨眼，太阳一声不响的，又往西边斜去了。在金橘色的晚霞中，亚答丛林如栅栏似的，搁置在天幕底下。晚风轻轻地吹拂，亚答叶尖儿积聚起来的皱褶痕，像那些雕刻家们的雕刻刀下，那一条条人体肌肉中

的脉络，一种艺术的美感吧！当风吹拂过丛林，众多的叶子碰撞时发出一声声曼妙的、清雅的声调。

可是，当黑幕从西边覆盖下来，一切都跟着沉寂下去。接着一群蚊子不客气的冲进屋内来，在耳边咆哮。母亲赶紧点燃香树皮，让烟雾在屋内缭绕，说法是可以用来驱蚊。于是，母亲打开了竹篮子取出蚊帐，她在为儿子挂蚊帐，打地铺。然后才是自己的。瑾明抬眼往远处望去，夜了，在深不可测的黑夜里，周围人家的灯火，在相互呼应着，一盏接着一盏，点燃了！

今天，一大早，瑾明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搭乘两趟公共汽车，往浮罗岸的毕打拿河岸去，渔船，大多数停泊在那一带的岸头上。现在，他往工作去了，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来到这个兴化渔村，河岸边，停泊在这里的“格达”渔船的船形都是类似的，一根根桅杆竖立在船头上，像挺着腰板，眼朝前头望的英雄。

这个晴天里，在眨着眼睛的河水明媚而瑰丽。眼前，这一片闪闪发光，荡漾的水波，仿佛刚刚穿上过年的新衣裳。

瑾明在众多渔船中认定了一艘名称“雄伟”号。他靠着滩头，朝着这艘渔船走过去，原来，桂希的二哥桂平已经在甲板上等着了。他一眼望见瑾明，赶忙过来带了他向渔船船长报到。渔船长是个中年男人，高个子，皮肤黝黑，两眼炯炯有神。他的左右手臂上各刺上一个完整的龙头刺青。他客气地向瑾明说了一些提醒和警告的话。然后，带着大家到附近的庙堂里上了香。这时候，渔船该起锚了，他们必须赶在潮水高涨的时刻，开船出海去。

今天，天气分外美好，阳光透亮，穹苍万里。白云回荡在黛蓝色的岩当山麓上。当船只朝着青山港口平稳地向大海行去。此时，还没有到达放渔网的水域，在渔船上工作将近两年的桂平，他暂时也空闲着。受着海风海水沐浴好长的时间了，他的皮肤由赤红色转为黝黑。他走过来，凭着船头的栏杆，对瑾明说：

“船只和人在茫茫大海上，四周围空空荡荡，当风大浪大的时刻，没有什么好牢靠，所以，打鱼人家有很多忌讳，记住，旁人不做的事，你不要自己找来做，话也不要乱讲。犯忌是不被准许的。”

瑾明也十分警觉，他明白，海洋上危机四伏。它和一片平稳的，人的

一双脚可以踏到的实地的陆地来比较，是两面完全不同的环境，于是，他坦诚的，说：

“哦，我若迷糊，你要提醒呵！”

现在，船，已加速行在大海上。眼前的碧海浩瀚，既是风平浪静。竖立在蔚蓝的天空下桅杆上，旗帜在风里飘荡、飘荡。不能测量的碧海蓝天，那无边无际的空旷，偶尔，白色的海鸥在船头上飞过，它们高亢的鸣叫声，让海浪的都颤动了。它们展开了翅膀，逾越而去，恰恰犹如璀璨的一颗在飞越的，满载憧憬的心。

傍晚时分，在千里外，一团黄金似的灿烂的夕阳，往西边的海岸线急速的落下去了，像有人用一根绳子把太阳捆绑住，再用力往下扯似的。今夜，东边的天空里出现下弦月，海面上，即刻一片漆黑了。渔船，就停留在这一带，船长以他的大嗓门喊话，指挥员工，预备放渔网了。此刻，可以遥望到周围的渔船也聚集到这一处的海域来。一些渔船已经放了网，虽然夜色已深，仍然可以看见白色的浮标漂浮在浪涛上，渔火，闪闪烁烁。海浪承受了夜空里照下来的淡淡的月光，因而泛起了层层叠叠的粼光，在和天空里的星光比好看！

渔网的下端繫上成排的铅块，成了一串一串儿的，沉沉的重量直逼着往下垂。打着眼结的渔网，它连连的长度，几乎从这一头摸不到那一头。不管渔网的头尾长到哪里去，都一并儿顺序地放进海里。璀璨第一次在海上，起先有一些晕眩，身子摇摇晃晃的，几乎站立也站立不稳，一个失去平衡，肩膀撞击在围干上。很快的，意志力令他克服了呕吐的感觉。镇定下来，犹如大病初愈。然后，打起精神和其他人一起工作。在强烈的探照灯的照明下，把渔网放好后，看着浮漂在随着波涛载浮载沉。这当儿，已经是深夜了，带点温热的、咸涩的海风在耳边刮过，像踩尽油门似的紧凑而急速，不给一个空隙来容人舒缓一下，看起来，海浪也一样的，不留情面给任何人，它使到船只在随着波涛摆动，一刻也不曾停息，停息一下也好呀，好让璀璨喘一口气。此刻，大家仰脸朝着夜空，躺在甲板上歇息，等待下一回收网时的忙碌！

傍晚了，母亲已经做好晚饭，焖在锅里热着，她等女儿璀璨回来。眼看夕阳一寸一寸往西边沉落，天色一回比一回深沉了。母亲心里焦急，靠

着棚屋的木梯坐着，一双眼睛直盯着小路的尽头望，几乎经过十年一般长的时间，才见到女儿朝着门口走来。母亲回转身，提起衣摆，抹了抹眼角，赶紧进入屋内，拿碗筷，盛饭。嘴上说：

“先吃饭，饿了呵！”

瑾珍进了棚屋内，放下手中的袋子，让疲惫的身子轻省下来，对母亲说：

“妈，以后的日子里，你自己先吃饭吧，不要等我了，我赶巴士车，不能准时到家！”

母亲给女儿的碗里夹菜，深怕女儿饿坏了，同时，也尽量让自己的心情快乐一些，说：

“不急，不急，妈就等你回来一起吃！”

看见母亲的固执，瑾珍也不再坚持，只好温和地，说：

“哎，妈，你不要再亏待自己了！”

火红的太阳一沉落下去，天色即刻黑暗了，接着，明月在东方高挂，日夜循规而行，这是万年不变的真理。似乎，细小的蚊子也懂得嚣张，每个晚上成群的，在屋内飞窜。为了避免蚊子的叮咬，母亲还是用老办法，燃起烟雾滚滚的香树木皮，只望着烟雾缭绕。母亲一边煽风，一边向女儿倾吐琐琐碎碎的家常话，也是母亲的万般苦情，瑾珍听着，劝慰着，最后，自己倒先迷迷糊糊地，躺在蚊帐内，睡着了。

昨夜，下过一场雨，今天一早，太阳光显得特别妩媚。母亲先到屋檐下，提起盛满雨水的桶子和铁罐子，放在棚屋内。桶内储存了亮晶晶的水，心里有一种富足的感觉。

今天是星期日，瑾珍照例没上班，一大早，她在盘算自己上基督教堂作礼拜的同时，该如何安排母亲个人的活动。吃了白粥和小咸鱼后，母亲倒先说话了：

“我们一起上亩堂去拜观音娘娘，求保阿明在海上平安，也求个签，问问你的健康和阿珠的情况。”

听了母亲的说话，瑾珍先是愣了一愣，再仔细想了一阵子，认为自己务必向母亲交代清楚，坚决而又婉转，说：

“哎，妈，我已经信了基督教，我的事你不要在亩堂里问了，我的生命与寺庙没有关系了。而且，这一段日子来，我的哮喘病也减少了！”

女儿这样的一番说话，叫母亲听了之后，不免眉头紧蹙成一团，一时间不能接受，也不能理解，她几乎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气愤地说：

“嘎！谁叫你这样做的？信了几代人的大伯公、观音菩萨不好吗？你们这些孩子，个个都独断独行，为什么决定事情之前，都不先跟妈说一声呢？”

为了避免母亲的不愉快，璀璨即刻沉默下来。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才对母亲说：

“妈，你不必气恼，我们可不是做什么坏事呵！何况，我只是想换过一个信仰，走一条新的路罢了！”

“还说这些都不是坏事？阿珠不声不响离家，她所作的是对吗？阿明上渔船出海，事先也不跟妈商量，你自己又信什么基督教去了，把历来祖宗相信的都抛弃，你们这样的做法还要辩护说是对的呵！”

璀璨见母亲恼怒起来了，她沉默了，好一阵子后，见母亲的气焰较缓和了，才轻轻地说：

“阿珠的做法或许是她要实现她个人的最高理念，我不敢指她对或者有什么不对。等她回来，听她自己怎么向妈解释了。至于我自己的事，我自己选择的，就由我自己承担！”

母亲不再抱怨，她转过身子，依傍着门框，面朝着门外站着，她眼望在天边一卷卷飘浮的云朵。人嘛，还是往好处想多一点吧，毕竟孩子们做的不是坏事，独断独行总比意志薄弱好得多。

母女相对无言，许久之后，母亲才转换话题，说：

“反正我闲着，日子也漫长着，我打算做糕点，托放在路边小杂货店贩卖，数量或多或少都无所谓。”

璀璨也了解，母亲在生活上能忙碌一些，能转移掉许多叫她挂虑的事，于是，说：

“妈，要是你不觉得疲累，不妨按你喜欢的，去做一些事也好。”

“那个女店主凤凰姐答应我了，原料是糯米粉，芝麻、花生豆和白糖——。”

璀璨听了，心里头笑了一下，才说：

“凤凰，这个女店主的名字好富贵。”

“名字是她的妈妈取的，她还告诉我，她的妈妈小时候在大陆，上过两年学堂，而且，她自己上也过学堂的。”

璩珍理解母亲心中最大的悲戚就是没有机会上学堂，所以，她十分羡慕有上过学堂的同龄女人，于是，安慰母亲，说：

“上学堂和给孩子取名字没有多大关系，妈，我现在就陪你去杂货店购买这些原料回来，妈，你一个人可忙碌了！”

母亲计划做小吃买卖，小买卖必须节省成本，这是基本原则。这当儿，太阳温煦地照在绿草丛上，像一张柔软的被子铺盖着大地。母亲拿了刀子到附近的丛林里，这儿兜那儿转的，砍劈许多可以当作木柴来烧火的枯干了的树枝和残叶，一捆一捆的搬回来，搁在棚屋低下。璩珍帮忙在棚屋脚下，用石块砌起一个土灶，好做蒸笼用。

中午时份，母亲在舀水洗菜，昨天在小杂货店铺买回来的咸菜咸过了头，现在用盐水漂洗一下，好让超咸的盐水把咸菜里的盐份淡化一些。璩珍也有些累了，回到棚屋上，生火，淘米烧饭。这时候，听到小径上有人在喊自己的名字，熟悉的声音，她朝着前面望去，原来，桂希在向她们的棚屋走来。璩珍迎着出来，还开心地对母亲说：

“妈，桂希来看我们。”

“好呵，一起来吃个饭。”

母亲还特别加菜，开了个罐头沙丁鱼，炒洋葱。

饭桌前，桂希显得忧患重重，说起话来也欲言又止，午饭吃过了，母亲习惯小午睡，桂希把璩珍拉到一旁，说：

“我们到外边去，来，去看桃金娘的果子。”

璩珍跟着桂希走到棚屋外，她们并没有去看桃金娘树，桂希深怕吵醒璩珍的母亲，她轻声地说：

“我带两个不好的消息来，或者，阿珍呀，假如要让你听来心里好受一些，也不妨当做是误传。”

“为什么？”

“几天前的一个晚上，一个围剿行动，李佩真被打死了。他们已经把佩真的手表和其他遗物交还给李佩真的家里人了一——”

璩珍听了，先是吃惊，而后感到一股寒意直冲上背脊，脸色都变白了，嘴唇在颤抖，赶忙问：

“阿珠呢？有阿珠的消息吗？”

“带消息的人指她在边境上的一次围捕行动中被捕了，被关在印尼北加里曼丹的昆甸监狱，那是上个月的事，好在她没有和李佩真一起，要不然情况就难说了。”

这要命的消息，让瑾珍感到全身一阵发冷，许久，她才镇定下来，说：

“要是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母亲，我担心她承受不起。”

“等和阿明回来后，再商量，找个合适的时候才告诉她，女儿的事瞒住一个母亲也是不妥当的，而且，没有人能预测她被关的时间有多长。”

桂希往小径走去，边走边说：

“政府颁下通知了，今晚还是宵禁，大概明天又要戒严了。我必须在傍晚六时之前回到家。”

瑾珍陪着桂希往肯雅兰住宅区的巴士车站走去，这亚答芭一带，不到三百步的小径两边的空地上，添加了好几间新盖的棚屋。有几户人家门前堆放着一件件散乱的家具，看来又是一批刚刚仓促逃离家园迁移来的新住户。

巴士车在车站停下来，让搭客下车或登车，瑾珍目送桂希，叮咛说：

“在这个时候，路上千万要小心呵！”

“哎，面对这样的局势，我们已经学会遇到巡逻士兵队伍的时候，如何保持镇定和自在的神态了。反正，活在什么时代就当做个适合什么时代的人！”

瑾珍的心里流的血液几乎凝固了，万般悱恻地，想了想，说：

“我不同意你这样的宿命论，我认为不合理。”

桂希听了瑾珍这样的说法，笑了笑，说：

“面对事实也是宿命论吗？你信的殖民地基督教不也是另一种宿命论吗？”

瑾珍苦苦笑了笑，轻着嗓音，说：

“论调应该不尽相同，而且，你把一个国家的殖民政治强加在我的信仰上是个严重的错误！”

桂希不回答，只意味深长的给了瑾珍一个摇头，然后，才登上巴士车的门梯，回头再向瑾珍挥挥手，车子随着开远了。

地下组织直接与政府军的武装斗争，一再延续着，驳火、围剿，种种歼灭性的行动，使到边境和附近乡区范围内的局势越来越紧迫。乱世多谣言。新迁移来的住户们，像被捣破了蚁巢的蚂蚁群一样，四处走动，四处散播消息，消息也都是听来的，而且，传讲的时候少不了再添加许多自己的想象和猜测。一时间，不清楚一个消息的内容里头，确实性的成份能有多少。

只有这个每天都送自己蒸煮的花生糯米糕到杂货店铺去的母亲，由此听了许多犹如一声声风打枝丫似的传言，她担心女儿璀璨的境况，几乎夜夜失眠。璀璨见母亲脸上那揪心的忧愁，更不敢把妹妹的实况告诉母亲，只等到璀璨回来再说。

今天傍晚，璀璨终于回来了！

他的脸颊、手臂像换上一块赤红色的橡胶皮肤，一双眼珠子在炯炯发亮。他提了一些鱼货回来交给母亲。

母亲见儿子回来，高兴得赶忙要生火，做晚饭，嘴上在说：

“海上辛苦呵！这时候，起风浪吗？”

生活是一艘舢板，双手是桨——璀璨心里明白，说：

“风浪总是存在的，不曾停止的呀！”

“啊！平安回来就好了，平安回来就好了！”

接着，母亲似乎用和缓的口气，把在这一段时间内发生在她周围的事都讲完了。儿子点着头，表示专心地在听。母亲的娓娓倾诉，璀璨听在耳里，心情可还是沉重的。晚饭后，乘着母亲在屋外给鸡只的小寮子关上小门，璀璨咕哝地对璀璨说：

“阿珠的事由你去向妈说清楚吧，我没有胆子说。”

“嚯，我们都没有让妈痛心的胆子，但是——就直接告诉她吧，反正迟早妈都要知道的事。”

一会儿，母亲回到屋内，璀璨把煤油灯点燃了，母亲在给热水瓶添开水，再给儿子冲泡一壶解暑的凉茶，当母亲坐下来之后，璀璨在一旁开口说话：

“我们有阿珠的消息了——”

“啊！阿珠回来了？”

“阿珠还不能回来，事情变化太大了，我们预想不到的。”

于是，瑾明把讯息一一说清楚，一边说一边注视母亲的脸色。出乎意料之外，母亲倒先静默了，许久后，才以颤抖的声调，担忧地说：

“我去昆甸监狱看阿珠，总可以吧？我决不麻烦别人”

“等合适的时候吧，目前局势还混乱得很。印尼那边的政局我们又不不懂，据说因为他们的政府的政策改变了，抢口更换方向，直指砂共来了。”

“我不怕死，我必须去看一下阿珠，阿珠一定是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

瑾明不想悖逆母亲的心意，但不能不给她一个安慰，说：

“去看阿珠当然是可以的，妈，等局势平静一些再前往比较方便。”

母亲忧患重重，她软弱的呆坐在卧铺上，好一阵子才说：

“我可以从西京走路过边境，过山口洋再到昆甸。”

瑾珍听了，不禁惊叫起来，说：

“天哪！妈，你知道那条路有多长吗？水运山高的呵！你徒步走三个星期恐怕也走不到呵！”

“以前的人不也是这样行走过来的吗？从印尼辗转徒步到石隆门来开金矿的吗？家里的祖辈们也是靠一双脚走路的呵。”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情形不一样呵！尤其，现在的世界不安全。”

在这边，瑾珍本来想安慰母亲，一时间，吐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

“其实，阿珠在监狱里比在森林里安全。”

如此的言论，给母亲听了，不免瞪大了眼睛，又惊讶又气愤又焦急说：

“哎呀，这样的鬼话，亏你们这做哥哥、姐姐的讲得出口呵！”

陷在这种情况当中，要空口说几句让母亲欣慰的话真不容易。于是，两兄妹索性静默了！大家都不能肯定的知道，西里京山脉的那一边，在发生什么事情。

这一个夜晚，雨水不留情的下，那几乎是山崩地裂的响声，雨，像专程来找谁报仇似的，亚答屋顶几乎倾斜了。凶猛的雨水在警告式的告诉人

们，又是临到雨季了。瑾明一家人在风雨声中难安眠，这黑夜距离天明的时刻是多么的遥远，这样的磨难，叫人心里加倍忧伤。没有人能数算得来，人的一颗心，能容纳多少忧伤呢？

今晚，屋外在下着滂沱大雨，打在屋顶上哗啦啦的雨声，叫人有一种莫名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瑾明躺在卧铺上，睁着两眼，翻来覆去睡得不安稳，尤其，当他在迷蒙中睡了，又在梦中惊醒，一时间，还以为自己仍然躺卧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的渔船甲板上。当醒觉后，睁开两眼，望着黑黝黝的亚答屋顶，再仔细辨认四周环境，才弄清楚自己现在在哪一处。大概因为在渔船上的时间久了，渔船在海浪上漂浮，身心的感觉上还停留在那里。人的适应能力，还必须随着环境的更换再作一番调整。

第二天一早，东边，刚露出白布一样白的天色。虽然在昨晚的夜半时分，曾经下过一场大雨。现在，在棚屋脚下，那遗留在屋檐上的雨点，依稀地像断了线的珠子，在半空中稀稀落落的滴落，也即刻在随着雨水打过的痕迹而消散得无影无踪去了。当阳光一曝晒，地上的水渠即刻干结了，又恢复和往常一样的贫瘠沙砾地！

同时，晨早的风有些微的凉意。母亲却起得特别早，稀里哗啦忙了一阵子，早餐吃的白粥也已经煲好了，热腾腾的搁在桌面上。开了大门往外看去，那东方的晨曦如白银似的，叫人的这份好心情，悄悄地浸润在冉冉升起的阳光中。瑾明知道母亲心里正焦急，她吃过白粥搭配红腐乳的早餐后，没有头绪的，对着儿子唠唠叨叨地唸了这个又唸那个。几乎恨不得即刻长了翅膀飞回乡去。母亲总是重复地说要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胡椒园，她更记挂着那在梢头上，第一回结上的胡椒籽。

中午，太阳高过了山崖上那棵山布惊树的树梢顶，瑾明陪着母亲回到老家。母亲迫不及待的赶忙开了大门，大门的木板和竹片都有些歪斜了。她在屋内取了镰刀，就匆匆的径自往胡椒园走去。

胡椒藤的梢头上，一串串的胡椒果籽，当中一部份即将成熟，母亲在园内看过一遍，赫然见到一些枝叶已被以手臂的力量拉扯而折断了，零乱的枝叶掉落一地，稚嫩的果籽粒被抛掷在梢头下。很明显，一串串胡椒籽粒已经被他人偷窃过，留在梢头上的，零星星的果籽粒，已没剩余多少了。母亲气愤地，却又凄然的，说：

“那些贼人，可恶呵，把我的胡椒籽粒都采了去，什么心肝呵？”

无人守护的园地，由得他人蹂躏了。此情此景，母亲不禁跌坐在泥地上，双手撑着脸颊，气愤地自言自语，她的眼泪几乎落下来了，凄然地说：

“天哪！我辛辛苦苦的成果，反给别人先得好处去了。”

在一边的瑾明见了这情景，也陪着母亲坐在地上，劝说：

“偷窃这行为不端，不能说那是给贼人得了好处。妈，这里的一切就放开吧，反正我们暂时不想回来。”

“阿明呵！你不替我想一想，胡椒秧苗种下后，还要到五年后的今天才开始结果籽，当中，我晒了多少的大太阳，流了多少的汗水，呵！就这样任他人采摘、就这样任它荒芜吗？你的话倒说得轻松！”

瑾明心里更不好过，如一根绳子被打死了结，解不开，唯一的办法就是一口气，狠着心，把绳子剪断。但因为母亲精神上挑负担子，使到心灵疲惫了，似乎成了一片薄薄的玻璃，指头稍为碰一碰就碎掉了。此时，瑾明也不懂得该说什么话才能让母亲心宽，一阵子后，说：

“谁不知道妈的辛劳呵——！我们又不能把这一片园坵彻底地围上栅栏呀，既是围上栅栏未必能使用！”

母亲还是愤怒加上抱怨，再又是自怨自哀的，淌着眼泪，说：

“当然不能围上栅栏，即使围上栅栏也不一定管用。说来说去，都怪咱们的命不如人。”

瑾明也感忧郁了，静静地坐在红毛丹树下，任由微风在额上吹过。也坐在一边的母亲停歇了一会，在不甘心的，继续说：

“我求上天惩罚那个偷摘我胡椒籽的恶贼——！”

瑾明听了，觉得母亲心中的怨恨重重，不能不让她有一个发泄的管道。要不然，诸多的冷酷事实会把一个弱势女人逼疯。一阵子过后，瑾明无可奈何的，软弱地，压抑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听过母亲抱怨了一阵子后，见她心情较安定，才缓缓地，说：

“妈妈，不要咒诅人了。如此想来，我们今天的这般光景，是不是也被他人诅咒在先呢？”

本来想给母亲一个提示，劝导她想法要实际，实践人生的意义不是一种绝望，可是，相反，母亲的反应出乎瑾明的想象，只听她一句长一句短，幽幽怨怨地，说：

“呵！那是老祖宗在世时没积德，所以，连累我们这些为后代子孙的过日子艰难呀！”

瑾明听了，苦苦笑了一下，说：

“哎！天空还是蔚蓝的，太阳光依然壮丽的地照在我们的头上，妈妈，不要过度想像和悲观呵！”

母亲想了想，无奈的，说：

“总不成我连话都不能说吧！”

在这中午的时间，山野的四周围仿佛是一片永无止境的灼热与幽幽的葱茏。园林内，除了斑鸠在山谷中传来的咕咕声依旧温和之外，这一切对瑾明来说，这儿的一切仿佛都成了一大团的铅块，压在心头，一层层的重叠，使人感到倍加的沉重。似乎，在空气中，还嗅到一股股的枪弹味。

这当儿，在不远的山腰下，瑾明清楚的看见，那一支有十几个士兵组成的英国的军队在沿着小径走了过来，他们各人手臂上荷着一把油亮亮的机关枪，还有一些枪却瑾明可是叫不上名称来。他们的腰板上还佩带着各样行军必备品，在村庄里执行日常性的巡逻任务。他们噤里啪啦经过胡椒园的沟渠边，当发现到有人在园坵内走动，于是，他们稍微放慢脚步，竖起耳朵和鼻子，他们用他们的蓝色眼珠子牢牢的望了望这一对母子，向着这些满脸平庸的村民观察了一阵，见他们一副粗粗俗俗的神态，还有些显得惊慌。认定他们没有什么特别须要搜查的和盘问，也就放下他们母子俩，往前面行去了。

母亲起先吃了一惊，然后才慢慢镇定下来，说：

“唉！回亚答芭去吧，以后再看情形才回来了。”

预备离开家园，她的神情显得万分舍不得，在屋前屋后，来来回回看了一阵子，还摘下一把凤仙花的种籽，采来一片树叶包裹着，仔细地收进小布袋内，还有毛尖草和清热解暑的荷包兰，几乎，她要把所有生长在园地上的植物都搬到住处去，再一株一株的种起来。瑾明已不想再逗留下去，带着纠结的心情，催促母亲离开！

母子两人越过浅水清澈的溪涧，一只绿颈项红喙子的翠冠鱼狗鸟，受了惊吓似的，在水面上一掠而去，像闪电一样快速。瑾明禁不住，称赞一句，说：

“冠翠鸟，高贵的鸟。”

母亲望着儿子的脸庞，心里万分忧愁，于是，她带着忧伤的口吻，说：

“不过是吃鱼的鸟罢了，怎么说它高贵呢？”

“它不闹事，不像成天呼朋引类呱呱吵的歌鸕鸟。”

“歌鸕鸟是歌鸕鸟，冠翠鸟是冠翠鸟，不能比对。”

走在小径上。抬眼望见半空中，绘彩上青绿颜色的军用直升机，一架接着一架，轰隆隆、嘎嘎嘎的，在树梢顶上低飞而过，打起的螺旋桨和人们的心情一般，在急迫地转动。同时，也加速地往下沉落。这个压在心头上的沉重，犹如被大石块捆绑在双脚上，再被扔进河里似的无奈感。

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预测，这样的局势还将维持多久！

这正是一九七十年代初期。眼看五、六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十年的时间，说过去就这么一瞬间地就过去了吗？不是的，人们可是千真万确，日子是一天挨着一天过下来的。动乱日子中的苦楚，不是能说给外人当故事听的呵！

在马来西亚国家成立后，这段时间来，与印尼的两国边界的局势略微缓解，政府与砂共也已在成邦江展开和谈事宜。由此，璿明同时也接到有关方面送来的消息，指明璿珠和她的几位同伴已被递解回砂拉越，将被关进古晋朋利逊路六里的政治扣留营内。

今天，中秋节的日子，太阳斜过屋檐的南边去了，这间扩建过的棚屋，比以往宽敞了一些，因为是个潮汐高涨的时日，潮水淹没亚答丛林的低洼处，泛起的水波还打起涟漪。现在，母亲把白色的中秋月饼垫在砧板上，仔细的在切，她默默在做着这个极传统的动作。

离开在大海上与风浪搏斗的渔船后，在一家货仓上觅得一份相对较安定的工作。刚结婚的璿明和桂希都分别工作去，日常，大家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今天，过中秋节，他们和璿珍都约定今天提早下班回来，母亲还特地做了卤味鸭。坐下来吃着晚饭，璿明还开了一瓶啤酒，璿珍问：

“你什么时候也喝酒的？”

“在渔船上的渔夫们，谁不懂得喝酒的，谁就是天下第一傻子，我这一瓶子儿，不能算作什么喝酒了。”

“哦，听你说来，你似乎是在庆幸自己还不是标准的酒鬼？”

瑾明眉头一皱，背转了脸，无谓的，说：

“哼！跟妳说话等于是在浪费我的口水。”

海上生活的劳累，这样的情形，不是外人能了解。听了姐姐这样冷漠的话，瑾明心里有些气恼，但不想在母亲的面前闹口角，且把话题扯开了，又慢条斯理，说：

“据说，在深夜里，水手们常看见大海上出现奇异的景象，我还不曾遇见，或许要在神秘的、浩瀚的大西洋上——”

瑾珍似乎也明白，在民间，总是有人喜欢在说着有关乎自己生活的故事！以叫旁人她也淡淡地，说：

“流传在海上和森林里的故事，一样都是又诡异又神秘的吧！”

“当然，只是故事的内容和方式不同。大海的胸膛豪迈，是一种狂放吧！连带水手说的故事也豪迈和狂放哩！”

儿女们的这些对话，听在母亲耳里，一点意义都没有。一会儿，她放下筷子，还是用她那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把手巴掌放在瘦怯怯的膝盖上，以哀求的口气，说：

“明天，我去扣留营看阿珠，总可以吧。”

瑾明听了母亲的话，立刻把刚才的激动情绪安定一下，想了想，轻声的说：

“妈，我和桂希先去走一趟，阿珠人已送到了，去探望需要办一些手续，我已经登记过了，那地方，不能大伙儿一起去。”

在一旁的媳妇桂希也安慰这位经过多少精神折磨的母亲，说：

“既然阿珠被递解回来了，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妈妈放心吧！”

母亲深深吸一口气，看着棚屋外翻飞的晚霞，迷茫的暮色，她慢慢地说：

“感谢观音娘娘的搭救！”

瑾珍在一旁，也欣慰地微笑地对母亲说：

“妈，我也常常为阿珠祈祷的，妳怎么不感谢我信的耶和华上帝？”

母亲没有回答瑾珍的话，反倒疑惑地望着这个女儿，然后，轻轻牵起衣摆，抹掉脸颊上的几滴泪水。

桂希却维护母亲，也微笑地说：

“很简单，妈妈知道观音娘娘是谁，不认识你信的耶和华上帝呀！”

瑾珍放下筷子，皱了皱眉头，把音调压得很低，说：

“妳可不能这样下定论。”

桂希对这些话题，几乎也是心不在焉的，她轻描淡写，回答说：

“这不是定论，是事实。”

瑾明也觉得苗头不对，赶紧打圆场，故作轻松，说：

“哈，信仰是一种意识形态，旁人很难理解的。当然，我们身为旁人的也理解不了个中道理！”

“什么叫意识形态，什么叫个中道理，不必说得太牵强，我们都不是小孩子了。”

其实，瑾明本身对于信仰，没有任何可以拿来说的大道理，他的心思早已消磨在现实生活里，早已被风化掉了。现在，他只能轻叹一声，说：

“唉！这些不是重点，我们现在重要的事是如何安排瑾珠的生活。”

其实，两天前，瑾明已经前往扣留营的办事处，作了探望瑾珠的登记手续了。这天下午，下过一场毛毛雨，阳光还是灼热的。瑾明把电单车停放在扣留营的门口的警亭外，向警卫说明已经向当局申请探访的名单，警卫复查记录本，然后，开了闸门让瑾明来到会客室内，他十分焦急地，等了一阵子，几乎是经过几个世纪一般的长久。之后，才通过一道铁丝网，见到一个身影出现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是瑾珠吗？看来不能肯定，但又肯定是她。瑾明赶紧靠拢一些，让自己看得清楚，深怕自己被对方认错，或者自己认不得人了。眼前，瑾珠的脸颊深陷，脸色苍白带黑，塌落的眼窝藏在颧骨底下，瘦削的肩膀像一副挂衣服的木架子，几乎，身上只剩下薄薄的，一块贴在骨头上的皮。瑾明紧紧盯着这张陌生的却熟悉的脸庞，他尽量在这张轮廓上找回昔日瑾珠的容貌。倒是瑾珠抬起眼望了哥哥，一后儿，又低下头，她强忍心里的激动，动了动干瘪的嘴唇，第一句话，问：

“妈妈呢？”

瑾明不愿给妹妹看到自己流落在眼眶下的，百感交集的泪水。他转过脸，用手背把泪水抹掉，吞了吞口水，才说：

“家里人都好，妳能回来最好！”

瑾珠用手掌拍了一下自己的短发，抬起眼，朝着墙外望了望，以一种茫然的口气，又说：

“几年前，佩真姐在边境的森林里，被一轮的机关枪打死了。倒是没

有想到，我还有一条命活着回来！”

“这一切，我们都无能为力。”

然而，接下来，搁在舌根底下，藏在心坎里，重重复复，或抱怨或懊悔或自豪，在一时间难说清楚，这当儿，替代语言的却是沉默。好一会儿，璩珠才喃喃地说：

“在印尼昆甸的监狱里，环境恶劣，我竟然还能活下来。”她颤抖的声音，继续说：

“我在那个晚上离开了家，前后将近十年了，我几乎不敢有回来的期望。当接到要被递解回来的通知，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妳没有做梦。”

“是，我没有做梦。”

半个钟头的探访时间已过，警卫在一边示意，于是，璩明离开之前，叮咛璩珠要把近乎枯槁的身子养好，下个月份的探访时间就留给母亲。只是，璩明在担忧，当母亲见了阿珠现在的情况，这残酷的事实，她承受得起吗？

傍晚，璩明在家里，吃过晚饭，开了已经通了电流的电灯，这段日子来，在夜晚时候，整个亚答芭村庄比以往用煤油灯时期光亮了许多。母亲默默地在折叠晒干的衣衫，把干净的衣衫放进一个纸盒内。璩明靠近母亲，向她提起璩珠的情形，对母亲说阿珠的精神还是镇定的，苍白的脸上可以明白她经历过多少惊险和颠簸，要母亲有预备心接受，现在的璩珠不是一个自由人。倒是母亲平静地，想了想，说：

“不管阿珠如何改变，也改变不了她是我的女儿。”

礼拜日，圣坛上，牧师在讲解《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他以深沉的、平稳的口气，把章节一句一句朗读下去：“耶和华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人呵，活着只靠一口气，仅仅一口气罢了，源自于此。

因而，人，吃了分别善恶的果子，从此，在自己找来的，认为适合自己的道路上走来走去。这么一趟，就走了几千年，往后，还不懂要徘徊多

久；像摩西带了出埃及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上漂流了四十年。直到不听话的老一辈人全都死去后，新一代才能进入流奶与蜜之地的迦南地。

已过了上午时份，一阵阵凉爽的微风，吹在路边的九重葛的枝叶上，多种颜色的花漫开着。像一盘子的颜料混合在一道，那样的自我陶醉。尤其，三角型的花朵仿佛依然沉浸在昨夜的睡梦里，未曾醒觉似的。

礼拜结束后，璀璨步下教堂大门外的台阶，脑子里还思想着，人类始祖的行为直到今天的世界性的人生价值观念上，各人有各异的斤两。

她径自往前走，身后边跟着走下来的一位男青年，他问：

“璀璨，这全本经书你相信其真实性的成份有多少？”

璀璨回头看了看，慢下脚步，站定了，回答说：

“我不懂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问题，你不是有所疑惑吧！”

“疑惑是罪吗？”

“嗨！”璀璨抱着一颗温和的心，笑着说：

“不妨反省一下的自己呀，耶和華吩咐不可做的事我们偏要去做，这就是夏娃的后代。”

嘿，璀璨忽然想起有一句话这么说的，掉下的苹果不会落在苹果树的树影之外。不过，这个年青人存心是在找话题。

“我们都不是犹太人，妳寄望《摩西五经》还是《新约全书》？”

“我可说不清楚，那是你和天父的关系，与我无关。”

璀璨望着这张熟悉的脸庞，揪心地，问：

“彼得，是不是你在生活上遇到烦扰了？”

这张下巴尖削，眉毛浓厚，紧绷的脸上还附带着一丝的似笑又非笑。这个是教堂里的，青年团契的聚会唱诗歌的吉打手，他瞅着璀璨的眼眸，说：

“一场的生活原本就是各项烦扰的组合，也等于说生活上的各项烦扰，组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这也不是主要的。或者，在疑惑中寻找真理，是一种操练吧！我们拥有的是恩典，不是律法。”

陈彼得皱紧眉头，装了一副卖弄世故的神态，璀璨心里暗自好笑，说：

“你原来是找我辩论的，你必须承认，社会次序必须靠强制。托勒的律法的作用就是这样。要不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人心背

叛，又如何能坚定到今天？”

“他们相信生命掌握在耶和華的手里，我尊重生命！”

“谁敢不尊重生命？你又不是法西斯纳粹党员。”

彼得没有作任何解析，他一股脑儿，自顾自的在说：

“法西斯主义是极端可悲的，他们不接受人类的本来面目，决心灭绝其他种族，打算以自己的办法和权势来重组世界，实施“重建社会工程”。”

璩珍也少不了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是圣经教育的基本，以仁义的角度，虽然说出口来显得有些单薄，她轻轻的说：

“他们到底也办不到。仅以一口气活着的人，他怎么能用有限的的能力来篡改以百年、甚至以千年、万年来计算的大事呢？”

他们一起踏下台阶，在人群中走过，前面那楼房与店家堆集的地方，就是古晋市中心了。

“我们扯远了，噢，若不急着回家，一起去吃个午饭吧！”

接近中午的阳光渐渐强烈起来了，它以美妙的姿态晒在中央广场上。广场上的青草苍翠，翻飞着闪闪熠熠的油光。斜坡上的博物院，那座墙壁髹上火灰色油漆的英国式建筑物。今天还出现一些游客在周围徜徉。长达沿着洋灰小道，璩珍和彼得往亚答街的店屋走去。这儿临近砂拉越河畔，微风拂面，可以嗅到从河岸那边随风飘来的水的味道。

在街巷当中，一座高悬着通亮红灯笼的寺庙，香火缭绕。信众们在预备举行庙会的庆祝盛典。他们在戏台上排练民俗歌舞，乐队锣鼓声咚咚，二胡声配着笛子。一番浓郁的民族色彩，这是祖辈南来时，守护他们到今天的神明。看上去，这里存在的实体本质，也是精神上的。它依旧保存着一种抚平伤痛的心灵，扶持软弱与坚持依靠的宗教观。

他们在一家咖啡店内坐下，因为是星期日，顾客并不热闹，他们各叫了热饮料，璩珍用左手端起咖啡杯子，尖起了嘴唇，把那热腾腾的咖啡晾凉一些，也好下口。她喝了一口，在以谈论自己的一番见解的态度，说：

“若往深一层思想，这又会使你感到疑惑吗？”

彼得心性快活，充满信心，他笑着，说：

“不至于，镇定会叫你肯定前面的道路，叫人走得更稳妥。”

“当然，稳妥是一个确定，人在时间点上是不由己的，因为，人，

终究都会病去、老去。”

“是呵！有一个欧洲的学者说：“凡是有东西活着的地方，都摊开着记载时间的账簿”你同意吧！”

由璀璨的耳里听来，心里有些好笑，觉得眼前这个年青人在费力地卖弄自己的一点学问，但又想了想。倒也无妨吧！于是，笑了笑，说：

“学者们在琢磨、在寻找证据来证明那早已存在的事实的真相，而且，许多过去的事，例如——掠夺和战争，这些行为不也都延续到今天吗？”

一时间，两人各有所感想，于是，都沉默下来，各人想着各人的看法。已不是年轻人了，思想上，身心上，都像栖息在池塘边的田螺，外壳上长了青苔似的顽固。

吃过简单的当午饭的干捞面，彼得提起他的姐姐在砂督街巷的星期天市场做小买卖，必须在中午之前，帮忙姐姐收拾摊子，彼得又带了一些担忧，说：

“今天的天气好，生意当然也不坏。”

“是呵，天气好，生意应该不坏！”

璀璨放下筷子，站起身，敷衍地了一句，说罢，即赶往邮政总局前面的巴士车站，搭上公共汽车回家去。

一九八零年之后，砂拉越的局势全面安定。

雨季，悄悄地到来了，像一个踮起脚跟走路的小孩，不声不响的，突然出现在门前，还拉起了嘴角嘻嘻地在笑。

雨丝随着急急的风，从空中轻轻飘落，远处的景物模糊起来了，在欣喜中带着几分忧愁。

这一天，是璀璨被释放的日子，璀璨特地请了一辆计程车，等在扣留营的门口接妹妹回家。璀璨的脸上虽然带着重见阳光的笑容，但却缄默不多话。母亲尽量让女儿心情快乐一些。还特地买了几块花布，一码的粉红色蕾丝花边，预备给璀璨缝新裙子。缝纫机车是桂希的嫁妆，恰好借来缝制。母亲的裁剪功夫还是老套式的，衣衫的款式近乎老土，只要胸脯不会暴露出来就是穿衣衫的目的了。母亲还爱怜地要璀璨到美容院做个美发，

让容貌看起来俏丽一些，而璩珠不答应，认为自己已经习惯了现在这个直溜溜的发型。

母亲还是慢条斯理地，一再提醒自己，不好听的话尽量不要讲出口，免得叫女儿的心理上不好受。她小心地劝说：

“现在，你是在家里了，不要再梳那个发型了。”

璩珠不回答，当然，她的心境还没有完全调适过来。虽然在精神和肉体上受过革命似的锤炼，对眼前这一切似乎即熟悉但又陌生，也令她情绪波动与不安，犹如一双脚踩踏在云端上，一时间，还没有一个她理想的着落处。

这个下午时分，天气从阵雨转为阴凉。母亲弯曲着背脊，坐在屋檐下的矮凳子上。她松散的头发已经斑白，脸色苍白而疲惫，她仰起下巴，看着灰蒙蒙的雾氛，飘飘扬扬地弥漫在亚答丛林中，她仿佛若有所思，在自言自语，以恳求的口气，说：

“时势都平静了，我想回去把老房子修一修，我们应该迁回去了。”

她把话哽咽住，停了一阵子，然后，再继续说：

“当然，若是你们不愿意，就在这里生活下去也无妨。我自己回去也罢！”

母亲说罢，还是朝着远处望，一双眼眸里潜藏着自己也不敢苛求的盼望。在一旁的璩珠的心里，对自己前面的日子，她本来另有打算。当听了母亲如此坚定的话，她禁不住背转身，悄悄地滴落两行泪水，这一辈子来，母亲身心上受的委屈，此时应该得到缓解。认为自己对母亲应该有一定的责任，她说：

“是，我想我们应该迁回去。”

璩明顺从母亲的心愿，请来几个朋友帮忙，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老房子修补过了。漏水的屋顶换了全新的锌块，墙壁也钉上新木板，木板还散发一股树木的宜人香气。也把以前的泥土地板铺上洋灰，脚底踩踏在洋灰上面，感觉是干净和爽快。尤其在下雨时候，雨水拨屋内来，也不至于满屋子内都是黏糊糊的泥浆。这一天，太阳把叠翠的山脊晒得光辉灿烂。虽然，那原本种植在半山腰上的胡椒园林，老早已经荒芜了，茅草、藤蔓肆虐其中。母亲看在眼里，嘴上已不想多说了，她已经把这份伤痛放在心坎底。现在，她在屋里，在屋外的周围看了一遍，心满意足的对儿子

说：

“不必用太多的钱来整修，只要把漏水的屋顶补一补就可以住人了。”

璩明不作答，他晓得母亲把节省看为是理所当然的事。

现在，璩明在山后边，砍来长长的竹子，用铁棒子贯穿竹节，然后一支一支拼接起来，连成做为水管的长竹筒，一头搭在山壁上的泉源处，把日夜在冒出来的山泉水引回来，收盛在大缸里，好让妈妈不必到小溪流去挑水了。

母亲在打理得干干净净的土灶台上，堆柴起火，熬煮饭菜，好给在忙碌的儿子吃。即将回来住了，她感激得眼泪直流，看山看水看天，哪一样不使她心里欢喜的呢？

下个星期日是冬至，今天，母亲收拾了一些她自己的衣包和用品，一边收拾一边开心地说：

“我们回去过节吧！”

桂希在待产中，暂时不迁回去。而璩珍肯定留下来，方便工作和作息，虽然她还是在印度街的一家布店里，当一名量布匹的小店员。年纪已过三十的女子，不能说年轻了，母亲看在眼里，十分担忧，唠唠叨叨地，说：

“求你所信的上帝给你一个结婚对象吧！要不然，谁能帮你？”

从情理上来说，璩珠对这个姐姐应该有所理解和同情才对，但她却把眼睛盯着璩珍的下巴，轻蔑地，有意无意的，还带了少许伤人的口气，说：

“这不会是你的上帝存心用你婚姻上的挫折，来考验你的信心吧！”

璩珍没有正面回答，她转开身子，只轻轻笑了一声，似乎在尝试冲淡这个可以引起一场争执的气氛，说：

“迁回到老家，母亲需要你照顾，真为难了你。”

璩珠听了，把脸连带头发，往后边一曳，冷漠地，有点莫名其妙地，说：

“那当然！”

母亲听了这两姐妹的对话，一时间心里十分懊恼。这个世界上的人群中，真有许多丑陋，连亲姐妹也有被嘲笑的一方。母亲已经不想袒护任何

一方，两个女儿都是一样生一样养，偏就有一个利己主义特别大。这种情况，不是她选择要看到的，于是，她低下头，顿时愣住了。

本来是淫雨缠绵的季节，今天，天气忽然一改，成为晴朗的日子。班鸠带着小班鸠在野橄榄树下觅食。喜鹊最欢喜的了，它站在山头上，那最高的一棵树枝丫上，拼命啁啾。午饭吃过了，母亲抓了锄头，又到胡椒园去。瑾珠在整理一些旧物品，看见母亲又往外走，追上前喊她说：

“妈妈，太阳灼热得很，连风都停止不吹，别去胡椒园了。”

“我给胡椒除野草，也必须翻新土了。”

“妈，那块地原本是向叔叔租借的，现在就归还给他们吧，不要再种什么胡椒不胡椒了，妳别再劳累了。”

“叔叔一家人已经搬到古晋去生活了，是他亲口答应给我们种植的，而且，还说不收租金。”

“哎，可是，堂哥们都很狡狴，将来可能反悔。”

母亲听了女儿这句话，又是沮丧，又是气上心头，把声调提高了几倍，愤怒地，说：

“再怎么狡狴又能赚到什么？也不过比我们多啃一条番薯罢了，人老了，我已经学会适应那薄过蝉翼的人情了。”

说罢，直往园地行去。那一株株已枯黄的胡椒藤上，几片枯黄的叶子吊挂在木柱子上，像一个个病弱的老人，奄奄一息地躺卧在撒满屎尿帆布床上。母亲曲弯着背脊，她已显出佝偻了，而她的志气可没有佝偻。还打算整理杂草，重新翻土栽种。她直忙到傍晚才荷着锄头回家。在厨房中，她预备淘米煮饭。瑾珠也刚刚从外边回来，她倒兴高采烈的，说：

“妈，石隆门镇上流传一个消息，说碧湖水将被抽干，重新开采了。”

母亲把饭锅摆在灶头上，取了柴火，才慢慢的回答，说：

“是呵！早就听说了；这是一百多前联系到一百多年后的事情，怎么了？人家开金矿，发财来了，用得着你也一齐来高兴吗？”

瑾珠仿佛被泼了一头冷水，她镇定了一会，说：

“或者，我可以觅得一份工作呢。”

“金矿要请女工人吗？没有听说过有这个例子。”

璀璨发现母亲最近的心境低沉，偏偏讲一些叫人听来很不舒服的话，还偶尔发牢骚。璀璨自己也有许多必须面对的困扰，最起码，前面的道路必须从头开始。这时候，若再给添加母亲的忧患，那也太残忍了，于是，让自己沉默了下来。

这个当年采金后，形成的矿湖，水深三百多尺，碧蓝的水倒映蓝天白云，一副豁达的风景。

现在，这个矿业主用了足足四个多月的日子，好几台的水泵日以继夜同时操作，汹涌的水冲出湖面，朝低洼处流去。水泵的威力可以转动天地似的，把这本来是蓝色的、漂亮的湖水化成泥浆往外边冲去，直到出现泥泞的湖底。

这里的地壳中掩埋在地底下的黄金凝结成了矿藏，那段时间说来也有成万上亿年吧，或许更加久远。如今，当被现代人发现之后，再被挖掘起来，把泥沙冶炼后，取走了数量稀少但贵重的黄金。接着就把废弃的沙土抛置在一旁，形成小山丘，而被挖掘后的地面上即刻形成一个矿坑了。这个金矿坑聚集了地底下日夜不停涌来的泉水，积聚在矿坑中，因此形成了今天这片碧水盈盈的矿湖了。它比如一幅绘画，比如一首歌曲，也可以是一篇散文诗。

这个老金矿湖的湖面宽阔，水深三百多英尺，也可以说明它纯粹是个人工湖。当年，挖掘黄金的开矿工人用铲子、畚箕、手搭棚架一寸一尺，一天两天、又一年两年以血、以汗、甚至以人命挖掘出来的。而今，这碧蓝色的湖水，淹没了当年矿工们的劳苦情景，且构成一副豁达的风景。湖水，在微风中泛起波粼，倒映着蓝天白云，这一个玻璃镜子似的，虽然不过是一个倒映，也足足倒映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了。

现在，这个金矿业主在湖边置放了几台威力强大的水泵，预备来抽干碧蓝色的湖水。像要给小孩翻开故事书来说故事似的。

这样的工程足足用了一百多天的时间，水泵日以继夜地同时操作，犹如要把世界这个翻转过来似的。尤其，水泵的引擎发出的嚎叫声，有着山

崩地裂的威力。本来，那长年荡漾在湖内的水，在水泵的威力下，滚滚逃窜而去，白哗哗的水，直朝着低洼处汹汹的涌流而去。

这个从来没有人敢作如此想像的情景，若不是亲眼所见，空口讲起来也很难叫人相信。如今，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发明出来的机械，足以让老百姓历来传说中的神话彻底破灭，像吹起的彩色泡泡，在被指尖一点，即刻无影无踪的消失在空气中。也仿佛一个人在梦境中，被突然掉落在地的玻璃瓶，那噹啷一声响，猛然的被叫醒了。

把这之前，人们对于测不到底的湖水，都喜欢添加许多绘声绘影的神秘传说；反正不会有人揭露的。现在，混浊的、泥泞的湖底，赤裸裸的展露出来了，像一张美丽的脸庞，赫然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竟然变成一张狰狞的面孔，使人瞠目结舌。百多年来，那些出自附近居民口中的，绘声绘影的传说，从此一扫而空去。

以往，一般人的想象里，那碧蓝色的，深邃不可测的湖水中应该埋藏着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甚至还有四脚怪鱼之类的。并且，还说有一个如篮球一般大的黄金团被遗落在湖底，似乎，故事非但讲得越离奇就越神秘，越神秘就越离奇，越离奇和神秘人们就越津津乐道。当人们说得眉飞色舞时，真是信不信由你！现在，终于全部陈列出来了，可是，事实给人看见，在湖底，里头什么怪物都没有，甚至连一尾大鱼都没有。反而，有一种使人失望，和恍然大悟的乖觉。

就在这一天，瑞明刚好在经过这里，不免驻足观看，当看清楚这个场面之后，回到家，不禁地评论一番，说：

“哈，绘声绘影的故事我们说了那么多，结果确实都是幻境和虚构！”

母亲听了，抬起头望着儿子，她想了想，用平静的、淡淡的口吻，说：

“其实，讲故事的人也没有什么坏念头，虽然故事有一些荒谬，也没有给人造成伤害。而且，这天底下，谁不是听着故事过日子的呢？反正，在一定时候，大事小事必都化作云烟而去。”

瑞明听了母亲的话，也觉得也有个中道理，说：

“对，没有故事的日子，人生哪来色彩呢？有故事听，不沉闷！”

母亲低下头，默然不语地继续她的编织，她把手中的竹片一根接着一

根扣紧、叠住，形成一个筐子。许久，瑾明却又疑问了，说：

“可是，人生呵，到底还有太多其它的内容——”

下面还有一番话，瑾明却又说不上来。他望着无边无际的蔚蓝色天空，空中飘飞的云朵，有无数种样式的变化都在一瞬之间，于是，他沉默了。

当湖水一被抽干之后，矿场员工即刻开始极重要的冲洗行动，工人们以特大的强力水管来沿着湖底仔细的进行扫射，必需把凝结了一百多年的深厚的泥浆彻底的刷洗掉，主要是便以清除沉埋在湖底下的，在日本投降时期，日方把手中的炸弹和军火抛进湖水里。矿方避免日后在开采期间触及爆炸物而发生人命死伤的意外，因此，彻底清洗湖底是一项重要工作。其实，日本投降已经六十多年了，工人们除了捡拾到几支日本宪兵在投降时，抛掷于此的短火。可见，不声不响的时间和水的破坏力，在悄悄的把该腐蚀的物品都已经腐蚀掉了。当然，没有被腐蚀掉的反而是那从老前辈的口中，长年累积下来的，以一厢情愿的心思来想象的神话。

母亲看在眼里，这个开采工程不小，当需要众多工人。她建议瑾明回来，这里可以得到一份工作，直到矿场与政府的开采合约期满也有十年的时间。瑾明的儿子也出生了，桂希也认为到处都是打工，不如回乡去吧。乡里的生活简单，安定。

瑾珠听了母亲的主意，她即刻说：

“哥嫂回来，妈妈有儿媳照顾，我不留在家了。”

母亲在厨房内煲紫色的大薯汤，听了，心里打了一个错愕，说：

“我们没有要妳离开家的意思。”

在瑾珠的脑海里，尤其在母亲的面前，她已没必要再提及那段武装斗争的日子。而今，她只能依赖这一份仅存的、勇敢面对生活，不回头的坚决志气，说：

“我留下来没有出路，我不能单靠空想来过日子。至少，在其他地方，那儿或许还联络得到一些老朋友来接应我，妈，妳尽管放心好啦！”

“或者妳和阿姐住在亚答芭的家，两姐妹好做个伴儿。”

瑾珠本来摇了摇头，但又回想了一想，平静地，说：

“好吧，就和阿姐一起住吧。我也可以到古晋的建筑工地当洋灰工，总有一口饭吃的，而且，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会好好过。”

母亲深深的叹口气，望着园丘上，一株红毛丹树梢头上，一扎扎的，已经呈现着朱红色的红毛丹果，她无可奈何地，说：

“唉！随妳吧！”

这个热烘烘的旱天，灼热的太阳把湖底的淤泥晒得干裂而结成硬块，淤泥的腐臭味散布在四周围。这样的浓烈的气味，使人的嗅觉在一时间迟钝下来。多台的强力的水泵继续日以继夜的操作，轰隆隆地不曾间断。因为坑底的泉水常年累月涌流不断，不能稍有疏忽和松懈，否则，水，即刻又汇集成一湖的大水，其速度相当快捷。

当清洗矿湖的工作一完毕，接着该金矿场开始大量招聘工人。已经被录取的有达雅族、伊班、马来人工友。璿明当然也在被聘用之内，当他走出金矿场办事处的大门，这才发现自己竟然和老林同在一个岗位上。璿明停下脚步，打量多年不见的老林，见他的额上铺满打横排的皱纹，灰乎乎的头剃得平短，虽然背脊有一点驼了，看来他的精神还是充沛和饱满。于是，才对显得一脸笑意的，却又几分苍老的老林，说：

“咱们又同事了，这片金矿场上的天空，真小。”

老林也抬头望了望头顶上的，一片蔚蓝的天空，呼了一口气，笑着，说：

“哈！这个石隆门的天空从来就不大，在小小的蓝空底下转了转，咱们又蹲在一块了。”

此时，在璿明敏感的心里，一霎那之间就连想起了许多事。面对这座规模不小的金矿场振兴开业，自己有一份工作做，本来应该高兴才对，不懂为什么心头上总含有一把难以形容的苦涩味，像搁在眉头上的—截梁木，拨又拨不掉，推也推不开。他当然也表示高兴，说：

“是呵，咱们还能蹲在一块，也算是不错了！”

矿场的工作已经进入另一个阶段，每天，璿明都习惯默默地站在湖口一角的边缘上，俯视在湖底中行驶的罗里车，铲土车，在湖底那些偌大的车子俨然如儿童玩的玩具车一般大小。这些物件在当中穿梭，像被电能操纵一般，一刻也不能停歇。

矿湖底尘土飞扬，几乎遮盖了整个湖面。现在，必需修建供给大型罗里车行驶的车道。还有挖土机、钻探机、风泵，各种必备的机械都运送到

湖底。以便快速的把铺陈在地底下的矿层，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深藏在泥沙，岩石中的黄金统统挖掘出来，尽快地归入矿主人的口袋里去。

趁着晴日里，太阳当着人的头顶晒直下来。连吹来的风似乎也带着火苗，在烧着人的眼睫毛。这样的情形，像打铁匠趁热在打铁似的，深怕手脚一个缓慢，即刻失去将令人痛心的利益。各项挖掘工程最终必须贯穿地底，深入地底的坑道，坑道的宽度有如三个足球场一般大。起重机、凿土机、电钻机等等，一切工作程序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没有一刻停歇。整座偌大的矿场力像已被开足马力的机械所驱动，工作的工人更不容有所停歇了。此时，飞扬的尘土几乎把天空中的太阳都变了颜色，闹哄哄的矿地上，漫天的喧嚣使得原本栖息在附近树林里的鸟儿们也都躲得老远去了。

那如小山一般堆积的，被挖掘起来，在通过鉴定后，肯定它藏有含金量的石块，再以舀土车舀进罗里车斗中，送到轧车间，用轧石机砸得粉碎。然后再把黄金物体从碎石沙土中冶炼出来，冶金的化学药物剧毒，它的质量和黄金的含量构成正比。这个冶炼池是个重要的部门，所以它设在矿场中的一侧，方便沙土输送带操作。

还不是下雨季节，园丘内的丛丛叠翠，铺陈在这个灰溜溜的天色底下，像受了委屈的小孩，眼眶里在噙着眼泪，扁着嘴唇，要哭又哭不敢出了的伤心样子。有一棵生长在半山腰上，可以被削来做木屐的日罗东树，撑开的枝丫圆成一圈，像武士健壮的肩膀，在举着孔武有力的双臂，挡住了半边天空。像希腊神话故事里，那个被宙斯处罚永远扛着地球的天神阿特拉斯。

母亲到胡椒园地的后边的山脊上，采摘刚刚成熟的栗子。栗子树长在蔓生的芒蕨丛中，搭开的树梢头上端，如针刺的外壳包裹着褐色的种子。枝丫中，几只褐色的松鼠，翘着蓬松的大尾巴，一瞥见有人出现，就敏捷地“索”的一声，从树梢头上逃离而去。它们把还未成熟的青栗子，啃得刺针似的碎屑撒满地，母亲用竹干子打落一些吊挂着的栗子，不多了，捡拾起来放进竹篮里，带回家。她边走边咕哝，骂一回松鼠骂一回人，最后自己都不懂自己在骂谁了。总之，环绕在自己身边的事，身边的人，虽然，这些都不是大到不得了的大坏事，也使到体力渐渐衰退的母亲也随即失去以往的耐心和容忍。因此情绪越加不安和烦躁，显然母亲是越老越唠

叨了！

刚刚生过孩子，坐完月子的桂希看在眼里，娓娓地劝告，说：

“不过是几只松鼠，小动物，妈，妳气恼什么来呢？”

母亲把竹篮往地上一摆，神情显得十分疲惫。她坐在矮凳子上，深深抽了一口气，一双茫昧的眼睛被从眉头上悬落下来的皱纹遮盖住了，她动了动干结的嘴唇，终于说出心中最大的隐忧，她怨气重重说：

“我恼什么？我还能不恼吗？你说，阿珍和阿珠这两姐妹今年几岁了，还不嫁，我还能不恼吗？”

刚坐完月子的桂希，腰部肥胖了许多，她把娃娃的尿片洗干净，仔细地晾在屋檐下的铁线上。她晓得这两项事自己切莫添加意见，若说得不恰当，反倒成了嫂嫂在搬弄姑姑的是非，招惹口舌之灾，这更没必要。想了想，慢慢地说：

“嗬！天地自有各人的，一支草一点露呵！”

这样的一番话，听在母亲的耳里，还是带了一点使人不太好受的疙瘩。虽然这是个用斧头来劈也劈不掉的事实。可是，桂希实在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更悦耳的话好说了。母亲思索了一会，想起襁褓中的小男孙子，她立即换了个思维，把自己的忧虑暂时往心头上一搁。才用温和的，充满期许的口气，说：

“娃娃睡了？天气乍冷乍热，蚊子多，把蚊帐挂上了？”

“是，挂上了，还是新买！”

瑾明在砸石机的轧机台架场工作，要严紧地看守机械的操作情况，不能有稍微的疏忽。台架场就设在矿坑的入口处，这个深入地底的矿坑的宽度也有两个足球场一般宽大，这个金矿场的规模不能说小了，每天被冶炼出来的黄金数目也不小。老林也被安置在和瑾明同一个单位。

这个砸石臼上头吊挂着一个以吨计算的大铁锤，以电流操作，威力强大。开动时候那轰隆隆的响声，和砸石声混杂在一起，噼噼嘭嘭，震耳欲聋。

老林和瑾明每天的工作范围都是环绕在这些大石头与大石头之间，当舀石车斗投掷下石块后，砸碎，然后又把碎石用输送带载到冶炼黄金的池边，等待加工冶炼后，吸取黄金。老林必须负责开动电引擎以给轧车的输

送带顺利运作，面对庞然大物的震耳欲聋的响声，掌管这项工作，不但呆板，却很沉重。

今天，出现在头顶上是无边无际的天空，那一片的蔚蓝，蓝到发青。热烘烘的太阳晒在堆积在一堆的石块上，热度加倍，晒得石头几乎冒出白烟来。老林的汗流浹背，他拼命把水罐里的水往喉咙灌，像一辈子来没喝过水一样。他的妻子和女儿继续住在亚答芭，他独自回来。把老房子修一修，屋顶补一补，再把门前的杂草，藤蔓除一除。仿佛给心脏作了个深呼吸，顿时感觉空气还是清新的，于是，自己就住下来了。

午休时间，瞿明正要前往矿场内找个阴凉角落，坐下来吃午饭。老林还没有去吃午饭的意思，因为砸石台上的轧车的输送带突然停止运作，他望着这突然停止操作的大机械，它像一头凶猛的野兽睁着大眼珠，在恶狠狠地盯着老林的脸庞看。老林十分懊恼，破口大骂，说：

“这家伙又被大石头卡住了，真他妈的！”

瞿明提着饭盒子，站在一边，看了看，以习惯性的、轻描淡写的口气对老林说了一句：

“石头过大，角度有错，砸不动。又是履带出问题！”

老林面对这情形，一头火气直冒，前看又后看，然后，又自己告诉自己，说：

“看样子，又是大石头在履带下被扣住了。我得下去把卡在履带下的大石头翻开才行。”

于是，老林连想也不用去想，即刻转过身，伸起手臂，用食指一按，关熄了钉牢在砸台旁边的电座引擎的按钮。再拿了一支铁棒准备爬下砸石台，要扳开那个可恶的大岩石。瞿明看了看，晓得这是必需要做的动作，也是老林经常做的动作。也就不说什么，径自走开，找个阴凉处，吃午饭去。

中午的阳光最强烈，灼热得在烫人皮肤。风，停止不吹了，似乎，天气也存心在虐待人似的，拼命朝着地面晒。矿场上一批工人在歇息。各自蹲在各个阴凉处，吃着各自在早晨时候，从家里带来的已经冷却的午饭。汗水的酸臭味混着饭菜香，矿工们的日子就是这样过下来了。

这正是换班时间，一个替班工人走来，他是个华人与达雅人的混血儿。二十多岁年纪，个子不高，皮肤黝黑，他曳着双手，口上还打着口

哨，摇摇摆摆地往前走，他的动作敏捷，显然，今天，这个年青工人的心情十分愉快。

离开砸石台有百米之遥的瑾明，他原先坐在把阳光掩蔽掉的石壁下的一块岩石上吃饭。饭吃过了，他正在把饭盒收拾好，放进母亲给自己编织的竹篮子里。再拿起水罐子，仰起喉咙，在呼噜呼噜喝水。中午时分，这片大地可灼热得很，热到使人烦躁。这当儿，瑾明一抬头，遽然望见那个年轻的工人已经走近砸石台，正在抬起手，预备开取引擎的电座。瑾明即刻想到老林还在轧车底下，还来不及上来。于是，他朝着轧机台高喊：

“有人在下边——”

距离太遥远了、太遥远了，似乎隔了半个地球。瑾明的惊呼、高喊出口的话，犹如被太阳晒成烟，化掉了。那个年轻工人根本听不到，他的右手，迅速地按开了铁架上的电插座，嘎嘎嘎声即刻响起，庞大的引擎即刻操作。只是一霎那，在场的所有人都呆住了。瑾明把水罐往地上一丢，立即飞跑向前去，一瞬间、就只是那么的一瞬间吧了，只见砸石台下鲜血直往外流，老林没有逃离的机会，连皮肉带骨头被以吨位数的轧石机砸碎！快步奔到了前面的瑾明，眼睛沿着输送带望去，老林的身子被砸在轧车底下，鲜血涔涔在流，一见这情景，瑾明双膝跪落在地，手抱着额头，失声高喊：

“天啊！”

此时，那刚被关熄了电流的机械，还发出几声嘎嘎嘎的哀号声！

今天，今天的时间和每一天一样，它总是那么无情，没有感觉，它不管世界变得怎么样，人的心里如何惨痛，它同样还是嗒、嗒、嗒自顾自在跑。

瑾明靠着门板坐着，神情沮丧，他紧紧捉住自己的脖颈，用颤抖的声调，欲哭无泪地断断续续，说：

“当时，我不应该离开砸石台，不应该赶去吃饭，反正不吃一顿饭也不至于饿死。是我贪吃那一顿饭，害死了老林。我若在旁边，可以止住那个同事开电插座，老林就不至于被砸死了。”

又是过了一天了，瑾明还是呆滞地坐在屋檐下的板凳子上，不言不语地低着头。现在，母亲手中端着饭菜，走过来劝说瑾明吃饭，对于这个悲惨的工场意外，她除了同情，还添加一份难以磨灭的伤痛。当年，瑾明

的父亲不也是这样被石块砸死的吗？死在矿地的一座山脚下。二十多年以来，本来已经流干的泪水，现在又像山涧水一般，涟涟地流下来，好一阵子，她才抹了抹泪水，劝说：

“你已经三天没有吃饭了，多少也得吃一些吧，那是人各有命呵，大家都是这么说，只能怪一个人自己的命，不能责怪旁边人呵！”

“那不是老林的命，我原本是个杀人凶手。昨晚我又作了同样的梦，梦到老林满身鲜血，手脚都稀烂了，额头破裂了，在对着我喊——痛呀痛！”

母亲在一旁陪着儿子，在用起茧的手巴掌抹泪，眼眶里的泪水，几乎永远抹不完似的，直沿着脸颊落下来，她对瑾明说：

“再这样内疚下去，你会精神错乱。”

欲哭无泪的瑾明，这一个揪心的悲痛，说：

“我能不内疚吗？妈，你知道老林死的惨状吗？他的头颅都被砸成浆了，我们只能把他穿的衣服连着裤子包在一起，和着一堆血块，放进棺材里，当做全尸来安葬。”

“唉——！那情形，可以想像呵！”

对一个母亲来说，一声长长的叹息，这一声叹息，包含了多少忧患、感伤和无尽的磨难。似乎可以暂时舒缓累积在心灵上的挤压感。唯有抹泪、叹气之后，再打起勇气来面对生活。虽然，根本问题还是存在。

家里人为了让瑾明心理上能平复下来，母亲和妻子劝他辞掉工作。离开那个使他精神上陪受折磨的地方。当不能面对的时候，避开，成了最佳选择。这一天，天在下着凄迷的雨，淅淅沥沥的，都下了半天了，天色还是一片阴暗，雨，没有停止的样子。远山，在迷茫的雨中，神态也模糊了。

听到这消息，也赶回来的瑾珍两姐妹，她们也明白，生活原来就是一个冷酷的战场。瑾珍给瑾明出个主意，拿了一笔钱，交给瑾明，说：

“你就在园地里的低洼处挖掘鱼塘，养草鱼和松鱼，也养一些家畜过日子吧！我们不妨尝试改变生活方式。”

经过几天残酷的折磨，瑾明的精神上已渐渐恢复平静，时间教他学会以克制来镇定自己，于是，想了想，说：

“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打算，你们挣的也是辛苦钱，你们自己收

着。”

“你还能有什么打算？”

瑾明望着天边一片在山麓上飘荡而过的云朵，他天生就不是一个精明人，有的话也只是刻苦耐劳的性格。他明白自己的所在，淡淡地，说：

“我可以回去工作，只要换一个岗位，同时，我也挖掘鱼塘养鱼，多一点收入，小孩长大后，给他一个好教育，这本来是一个人的一生中，一个最起码的期望吧。”

大家静默无语，一阵子后，瑾明感触地，继续说：

“妈妈常常这样催促我，她说人的一双脚踏在土地上最好，最实在。我从来就不曾听话。”

瑾珍和瑾珠不约而同，望着远处陡坡上，那一株株母亲新种植的胡椒，它的缠绕茎有半支柱子高了，阳光晒在上头，闪着油光。她们想了想，以颤抖的声调，说：

“我们也同样不曾听妈妈的话！”

在十多年后，二零零四年的一天。

下午时分，太阳依然光彩、灿烂。微风吹拂，高过人头的九重葛花色缤纷。她们总是自在地绽放，给多变的人世点缀一些绚丽。

母亲年纪老迈，体力渐渐衰退。身上的病痛加剧，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了，下午，瑾明驾驶一辆二手轿车，往伦乐路的石隆门医院去，把要求出院的母亲接回家。午后的阳光晒在木槿花的梢头上，绽放着的木槿花，一朵朵，无拘无束地在微风中轻轻地点头。祖母蹒跚地走过来，小孙子给祖母拎着包袱，上了车，坐在身边，用稚嫩的声调，说：

“奶奶，我们回家！”

这个祖母挣开眼睛，怜惜的、微弱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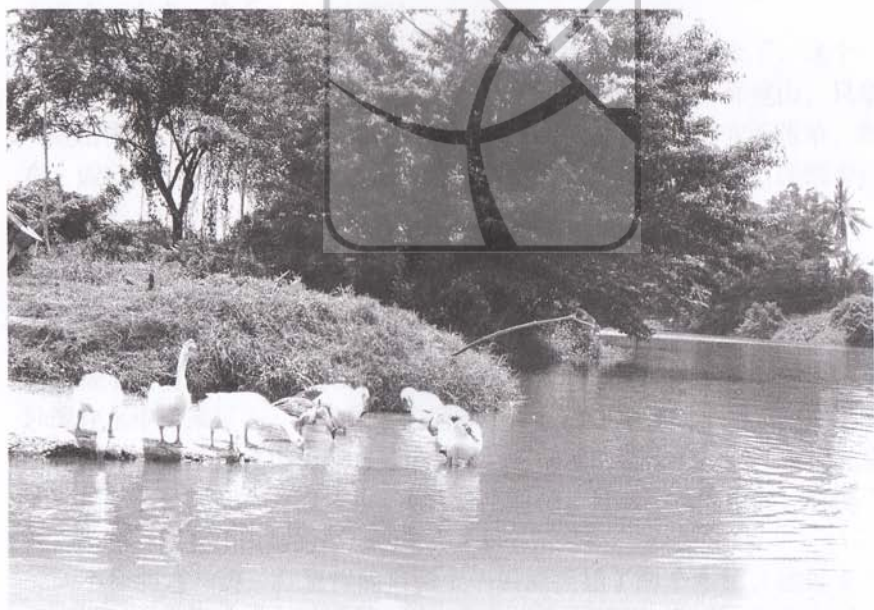
“是，我们回家，回家最好呵！”

车子经过曾经是个繁忙的金矿场的碧湖，今天，这一百多年来曾经两次开采的金矿场，今天已全面停止开采。经过一段时日，碧湖，又重回一泓绿水了。在开采时期，挖掘矿地的机械发出的嘎嘎声已完全静止。天空，依然一片蔚蓝色，滚滚的白云倒影在粼粼水波上。四周的青山翠绿得像在作着一场场温馨的美梦，却又不必要被晴天的微风唤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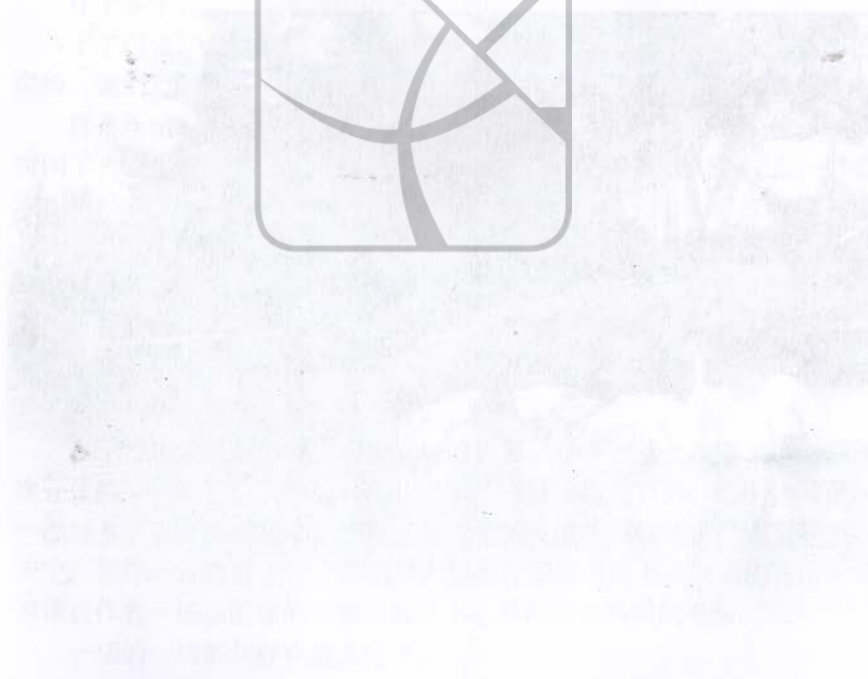
一切的一切都共存在蓝天底下。

当又一个清晨起来，黎明的光芒，山涧水的长流，溪流的跳跃，犹如小鸟展开了翅膀，愉快地飞舞在这片永远明媚、宽阔的土地上。

1/12/12



那天，我独自一人，从山脚向山顶，气喘吁吁地走着。我忽然感到一阵凉意，抬头一看，原来是大雨即将来临。我赶紧加快了脚步，向山顶跑去。雨终于下大了，我浑身都湿透了。我站在山顶，看着山下的一切，心里感到一阵莫名的感动。雨后的空气格外清新，山间的景色也更加迷人。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都焕然一新了。



水边

都说，天下的江河水都是向东流去！

当然，这句话不是全都说得对，但被说出来的话总是有因由的吧！

都知道，在这蓝天底下，有许多江河的水，从来就不是向东流去。可是，偏偏，这条河水，迢迢的，它流过这个湾头，然后，又绕过那个湾头，就是那么的，日以继夜，唱着它自己的歌儿，翩翩然地，迳自向东流去了！

然而，在田野辽阔，绿草萋萋、树丛深邃、庄园僻静两岸上头，百年来，曾经发生过的事，或者正在发生的事，那悠悠的河水都是那么忍心，不曾停留下来，给予爱心的慰问！

这个清早儿，河水尽头的东边上，太阳一瞬间就升高起来了。这个一个翻身就醒来的太阳，晶晶亮亮、溜溜地撒在西珥山岭上。那座山，只是一重山而已，没有其他山脉的托付与连绵，所以，它显得高亢而孤单。现在，诚心向山峰献礼的旭日，给了它一匹镶满金蝉花朵的丝巾，还缀着锦绣的云彩，山，很满意的，微笑地披上了它。

这样的大地，像跳起了一支年轻的舞。

听一听，围绕着山峰跃起的云雾，拥簇在一块，也跟着唱起歌来了，这一首唱在早晨里的歌！

被水波覆过的河滩，泥泞上面泛起了浅浅的、薄薄的、透明的水，小沙鹭在水中走来走去，弄着细尖的嘴啄子。在沙土中寻找小蛤。河岸上的小径两旁，开着白色小花朵的叉芽合树，它细瘦的枝桠上，钩挂着猪龙草的藤蔓。飞过树梢头去的鸟儿，是那羽毛鲜艳，自命不凡的山鹊，它掷下几声喧啸，就直往田野的那一端飞去了！

小径的这一边，三舅母的肩膀上一根扁担挂了两个水桶，她过来挑水，她站立在岸边的木板桥上，把一个水桶往水面上一抛，水桶在水面上

翻了一翻，再提起时，那一把透亮的水，就盛在水桶当中了。同时，水面立即跟着泛起了涟漪，久久未消。

于是，扁担一搭就搭上肩膀，扁担两端悬起两个重重的铝桶，呼噜噜地，三舅母一口气的，把水挑了回来，今天，她必须首先把厨房后边那几个大水缸灌满了水。

此时，厨房正在大用水。尤其，土灶中的柴火熊熊，烧得正猛烈，滚滚炊烟，浓成一大团一大团的，绕在果实累累的杨桃树上。看来，这个土灶是临时搭起来的，今天的情景很特别，应该是个极重要的日子。

原来，在大铁镬前，大舅母开始炒寿面了。只听到一声哗然作响，寿面条从大筛子中被推落到油烟滚烫的镬中，再被那大火一烧，铲子一拢一撩的，再撒一把把、翠绿的马里菜叶，于是，香味立刻散发开来。在中午开席时，大人小孩都一样，每人手上都分得一碗。家乡的菜肴不是山珍海味，那滋味，从来不曾消去，它烙在心坎，也留在唇上，让生活在外头的人，思念家乡的时候，可以细细咀嚼。所以，从外地回来的大表哥，此时，站在一边，说：

“这炒寿面的滋味，人在远方的时候，特别的想念。”

谁说不是呢？在旁边听的人，大家也点头同意。当大家说得开心时，有人把话题一转，问起桂花表姐今天回来吗？大舅母那握住镬铲子的手停在半空中，再稍作镇定后，淡然地说：

“她回来了，叫她待一回儿再过来。”

大舅父一家住在庄园的另一边。说起这个桂花表姐，前年出嫁到美里城。谁晓得相亲的时候，媒人说那是个生意人家，好吃好穿的。所谓吃粥人家的女儿总希望嫁给吃饭人家的。嫁了过去，才知道，根本不是所想像的那般美好。大家都说媒人的话可以相信，但是，还是有人深信无疑。

“若是好人，怎么在自己地方上娶不到妻子呢？可见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了。”

因为当时还看不到事实，这样的话儿谁敢讲出口呢？现在说来又成了放马后炮，说话的人倒还说的轻松哩！桂花姐说那就认命了，可是，孩子生下来，自己又卧病了，夫家又不管，说是母子生肖相克，总要死人的。又说死了长男孙不如死掉媳妇。于是，大舅母说女儿是自己的，亲家不管自己可要管，总不成由女儿活活病死。她就搭了长徒巴士去，一劲儿的，

把女儿带了回来。

——哎，这样熟耳熟面的，老到发霉的故事，怎么在这个摩登大时代里还有？

正说着桂花表姐缓缓地走来，她身穿着一袭花裙子，瘦削的脸颊，无神的眸子，她俯下身，给灶火加上木柴，火筒一吹，灶火旺旺的，细小的火星在飞，那被翻炒的面条，香味更加浓郁了。看看没有自己要做的事，桂花表姐转过身，她发现鸡冠花都盛开了，这小时候大家都爱植种的，鸡冠花贱生，把黑油油的种子往泥土上撒一撒，三五天后，它就发芽了。所以，这种花卉，在村庄上，你家有我家也有。

好在天气还不炎热，在屋内，女眷们在陪着外婆看录影带，荧幕映放的是香港制作的戏剧「南海十三郎」。那个十三郎呀，长得眉清目秀，原来是大富人家的独生子，被父母握在手掌护着长大的，重的拿不起，轻的又做不了。却只爱唱戏曲，唱戏的才华是有的，那可不是家传祖业。他晓得自己不能留在家，于是，他流落他乡去了，当个假和尚住在一座庙里。那是痴、是呆、是智、还是傻？没有人能说的清楚。当戏演到最后时刻，那个瞎眼长工来到庙堂上，请求十三郎为其老主人诵经超度。老长工眼盲，不晓得站在面前的这个和尚是何许人，他苦苦哀求，颤抖地要求，说：

“我没有香油钱，只求法师行个好。”

而这时候，十三郎才知道，一向溺爱自己的父亲已死去好多年了。受了这样沉重的冲击，他又疯起来了，蓦地一个转身，走了。更叫人悲凄的是那名忠心的、还在苦苦哀求的盲眼老长工，他，还不懂发生了什么事。

这一幕戏，要说有多凄苦就有多凄苦，五姨婆用巴掌抹了抹脸颊，抹掉泉涌而下的泪水，说：

“以前的时势，以前的人，日子就是这样过下来的。”

个子瘦弱的四姨婆在一旁，镇定地说：

“以前呀，就有搭起的戏台。在台上，或在台下，做戏的人和看戏的人，大家一脉相系情切，故事里、故事外，都是一样的人生戏一场。”

大表哥看见女眷们为戏抹眼泪，禁不住笑着说：

“都是戏呵，你们都当真的来了！”

还能说不能当真的？哎！古老的圣经里，不是有话这么说的吗：

“哭有时，笑有时，环抱有时，不环抱有时。”

说的还不是这种场面吗？没有抹过泪的，怎么会懂！

年轻的女眷们都说时间不早了，都到厨房做事情去了。

通常，男眷是不上厨房的，坐在屋檐下矮凳子上看报纸的大表哥，翻开经济板，字节眼上几乎全版都是在报告同一件事，——市场行情萎缩。他叹口气，忧虑地，自言自语，说：

“这样子的行情要到几时呢？这暗淡的时代要到几时才结束呢？”

厨房内再忙碌，也没有大舅父立脚的份儿，可以说话的男亲戚又还没人到，他无聊地坐在小凳子上捡麻草，用来编绳索。听到儿子这么说话，缓缓地：

“哎，艰辛的岁月每个年代都有，每个人要靠自己的坚强渡过。”

接着又说了这些重复又重复的老话：

“在那日本占领时期，没有人拿得准自己还能活多久，我们这些没有被日兵捉去活埋的，大家也一天一天过下来，就这样地活到今天。”

——突然想起在遥远的一个地方，那是采珠人家的家乡。那些住在海边的采珠女，当夏天到了，正是潜水采珠的时刻。女人束起长发，手挽着网篮，即刻往海水中一跃，潜入海涛中，深水中的水草，飘飘曳曳，是千百年来，它生长在蔚蓝的海洋中，它温柔地缠绕着她们的脚尖，似和她们相依相伴！

女人赶忙捡拾起混在泥沙里的蚌只，收入网篮中，再敏捷地反转身冲出水面，回到岸上。再把蚌只剖开，掏取蚌壳内的粒粒珍珠，那些小小珍珠粒，有完美的，也有不全的；而且，不全的总比完美的多的多。这样的讨生活，是祖母传给母亲，再由母亲传给女儿，这生生息息中，有多少委屈，多少纷扰，是滔滔的水，也是不曾止息的波涛。——

犹如，也是在那个遥远的地方，有一个拜山的民族，老人为了子孙往后有好日子过，独自走百里路去祈福，那一步一祈求，直向着山的方向拜去。那教人震撼的场面，可以让天地更辽阔，让远山更苍翠。上天的应允，总会实现在他们辛劳的生活上。这些连绵的，不止息的，都在影印青山流水的永恒中。

政表嫂端来糍粑，糯米粉烹饪出来的，沾白糖混合花生米粉，一团团

的黏腻腻。还问说：

“吃不吃？”

“喂，还有谁不吃的吗？”

又有人在催促，说：

“葵花姐煮的擂茶，烫热的。要吃的人自己盛了，碗筷就搁在桌面上。”

擂茶菜摆放在一张长长的桌子上，数下去也有十多种，外婆只要了一些，五姨婆舀了一大碗，碗口还直冒着烟，葵花姐在一旁，还解释说：

“哟！新采摘的苦刺心、雷公根、大风草、尖尾风，新鲜的，滋味好。还有没有叫上名字的，萝卜干、艾草、九层塔——。想来，长辈们在吃的擂茶，那一口苦、甘、涩、甜的滋味，一匙匙的深邃，如此的百般牵连，吃在各人的嘴里，感受在各自的心坎，原来各自咀嚼着各自的，已流逝的、当年岁月！

由身材肥胖的美花姑搀扶着，穿一袭裁缝的很合身的唐衫衣裤的二伯婆，年纪也有七十岁，慢慢地走来。她带来两盒子的寿星牌子的寿面，一只母鸡。她到厨房把礼品交待过了，走出来，到屋前，她眯着一对小眼睛，咬了咬外露的牙齿，看她气都没喘过来，怒气未消的，就尖着嗓子，说：

“那个没门槛出生的女人，大清早，回她妈家去了。”不用听下去，大家都可以知道，那个被她批判的女人肯定是她的媳妇。大舅父平静地，劝说：

“他们年轻人也有年轻人要忙的事，把话说过了头，对你自己也不好的。”大家都觉得二伯婆讨人厌，怕被她扯住，听她的闲话，因为她尽爱说媳妇的是非。外婆走过来，招呼她进屋里去看戏，她却说她不爱看戏，那些花花假假的东西她看不懂。又走到三舅母身边，蹲下来帮忙剥蒜米，切青葱，有人听她说话，她的话又多起来了。《南海十三郎》的戏结束了，五姨婆也过来帮忙清洗盘儿碗儿，还有筷子匙子，这些用具一些还是向邻居借来的。她嘴巴里碎碎地喃喃地在说着话，这些话明明是冲着二伯婆来说的，好在二伯婆专注着自己喋喋不休的嘴巴，无暇顾及旁人。

“都说媳妇不孝顺，不想想当年，自己又是怎样做人家的媳妇的，古人不是有这么说的吗？“孝道有亏，有子亦不贵”五姨婆虽然识字不多，一些

道理她还明白。

还有呀，说什么“檐前看滴水，滴滴不偏移”话里的意思，也不是人人都能懂，要真能懂得，可是开了心窍了！

是呀，若自己不孝在先，今天儿女不孝，还怨得了谁？

其实，这个五姨婆的容貌在众女眷中算是最较好的，中年一过，身材富泰起来了，脖子上的金项链、手腕上一条条金镯子，小金蛇似的。她说这些可是自己凭劳累赚来的。做姐妹的笑着劝她，说：

“也不需要把全部家当挂在身上给人看呀！”

她和儿子在七里镇上开了个炒番茄面的档子，每晚忙到深夜，热闹最好，当一个人忙碌起来的时候，好事坏事都可以全忘了，感觉上，日子也就平坦了许多。

“我担心即将要娶进门的媳妇，儿子只这么一个，和媳妇相处不来的话，怎么办呢？”

身为大姐的外婆对着这个妹妹，细声细气地，说：

“养得了儿子养不了媳妇呵！一个人一个心肠，长长短短的，你还能担心多少。”

话虽然是这样说，对于这桩事，五姨婆想开了，但想多了又不免忧愁起来。为什么忧愁呢？自己也说不上来，人，真贱。

说来也凄凉，也教气愤。在日本占领时期，五姨婆才十六岁，被日本宪兵收起，日本投降后，宪兵走了。五姨婆嫁了个行货船的，生了个儿子还不到四岁，丈夫不幸从船上摔下河，溺死了。儿子被男家要回去，从此断了消息。也有人不怀好意，其实也想知道多一些内幕，问：

“为什么当时你不跟着宪兵回日本呢？”

五姨婆以那经过风浪后的平静说：

“你以为我不想活了吗？我可还要活下去的。”

后来，有人说那个宪兵最后是切腹自杀的。大家觉得若再追问下去，对一个无辜受害的年轻少女，这样的际遇也太残忍了，从此没人再提起。之后，五姨婆再嫁了个木匠，木匠是个好人，可是，好人偏偏不长寿。难怪五姨婆常常抱怨自己的命比纸还薄。

菜肴都摆上了桌，热乎乎的，就只等今年八十六的大老舅公一人了。老人家说过今天一定会到，他家住在成邦江路九十多公里，等一等，也是

个敬重。旁边有人说，今天有他来明年又未必。这句话的人说得有道理，听在耳里的人，心里倒有一些不舒服！

现在，太阳挂在天空的正中央，树荫缩成一团，烈日当头晒了。外婆吩咐先把还不会走路的小娃娃们喂饱，再把那在胡椒园林内玩抓迷藏的小孩叫回来，大人就多等一等也无妨。这当儿，大老舅公由孙子陪着，来到了。

大哥哥来了，这个作妹妹的外婆最高兴了。大家赶紧请大老舅公上座，于是，寿面立即端了过来！

——大世界里说幸福如过眼烟云，这个小世界中的幸福乃垂手可得。闹乎乎的，大家饭饱后，另一场话题开始了。

有人问起有没有白毛猴茶叶，大舅母说有的，新买的，香郁熏人。

“就沏一壶来。”

大老舅公说。大家都在把老话当做新话说，这么一说直说到太阳斜过西边去。于是，都说该散了，就散了。

三舅母在一旁，问大家还要不要看戏？

“看那苦命的十三郎吗？啊哟，看他惨过看自己，不看了，不看了。”才有一份好心情的五姨婆摆摆手，说话的当儿，她的儿子开了车子来接她了。她站在一棵芙蓉花树下，抬起头，望着那由清早的净白色转变为粉红色的芙蓉花朵。朝开暮谢，这一树即将凋零的花朵，被微风吹拂。开过的花，谢了。明天再开的已不是同一朵！

五姨婆的儿子把车子停在屋檐下，让他的妈妈坐进车，她依依不舍的坐上了车，人在车内，摇下玻璃窗，在车内把话喊过来，说：

“得闲再来！”

在屋后，堆放了许多长长的水管，原来，自来水即将接到村里来，所以，各人家各门户都预备了各自要用的水管。到那时，各家有各家直接到厨房的自来水用了。三舅母挑水用的水桶和扁担，和那特大的水缸，都将被遗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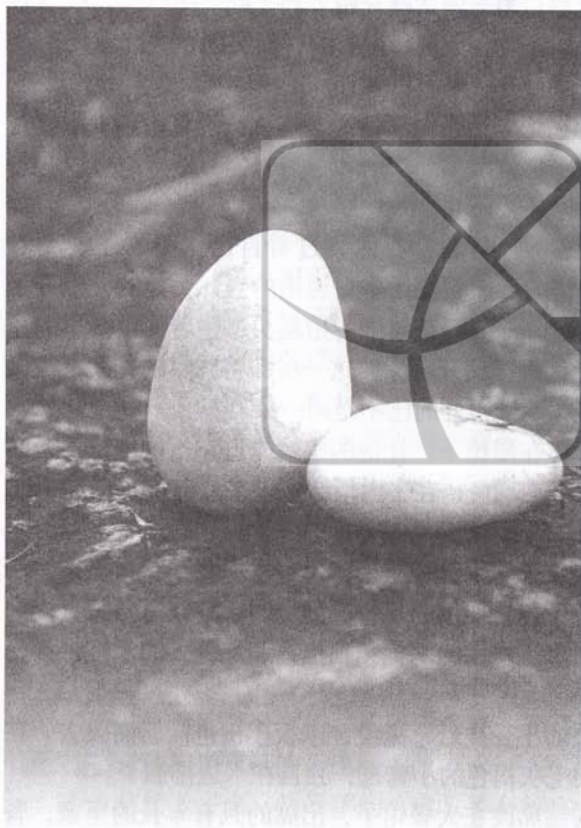
从此，那条往河边去的小径被野草淹没，木板小桥也倾斜而毁去。在静静的河滩上，只留下羽毛灰褐色的小鹭鹭，独自在水边徘徊了。

此后，给外婆做寿的筵席改在大餐馆了，出席的只有年长的至亲，餐馆的座位有限，一般小辈多不到场。不能到场也就不能到场，当年总还是

当年!

世事总是有变化，因着在眼前，迢迢的河水流之不尽，涟漪在旋转，一圈紧扣着一圈，圈圈缠结。犹如身边的人儿事儿，来来往往，挥手而去也罢、留着也罢，是长是短，更或是圆是缺，那种种，是歌吟、是奏乐、是眼泪、是迷惘，回荡在各人胸怀里，总是教人眷恋!

21/4/20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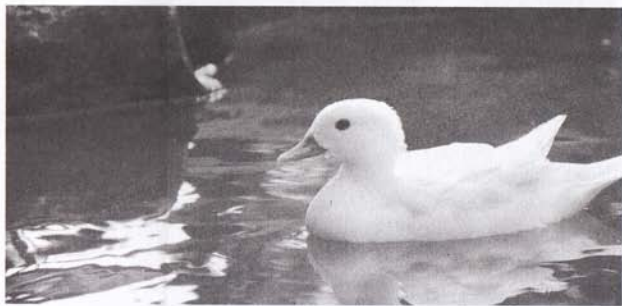
后语

把六个中短篇小说合辑成书出版，是一拖再拖再也不能拖了。好不容易打起精神来整理，也告诉自己对自己的创作当珍惜。西马的诗友王涛对我说：“创作就是创作，不必迁就什么！”

在此，特别感谢马来西亚砂拉越华文作家协会主席、东南亚诗人笔会会长吴岸先生的鼓励和指点，诗人田国清老师的勉励，感恩我国资深心理治疗师黄晋亮弟兄的代祷。

以及诸文友们的爱戴，家人的关照。

仅此致万分谢意！



哥 尔



（此处为模糊的中文文字，可能包含品牌介绍或产品信息）

有情天地 有情人

黃葉時著



大馬福聯會暨雪蘭莪我福建會館資助叢書

露從今夜白

黃葉時著





ISBN 978-983-3233-23-6



9 789833 233236

1st Kluantan 90
A. ng